战国日本

[日] 茂吕美耶 Moro Miya



著

Miya带你生动盘活历史细节

硬汉当道的战国也可解读得细腻好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战国日本

[日]茂吕美耶

Moro Miya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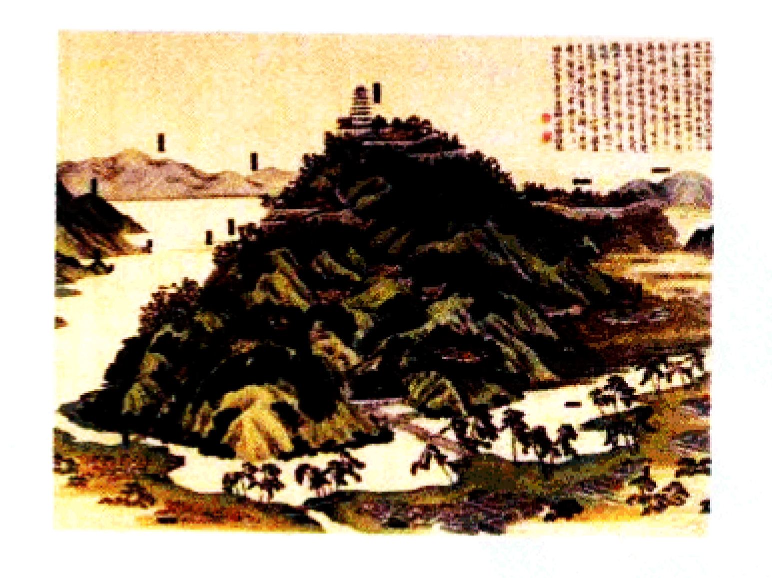
战国日本 /（日）茂吕美耶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633—9894—2

Ⅰ.①战... Ⅱ.①茂... Ⅲ.①日本—中世纪史—战国时代(日本) Ⅳ.①K31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325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110 千字 图片:169 幅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5 000 定价:36.00 元

大事篇



战国史揭幕起源

室町时代中期1441年，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遭暗杀，使得原已飘摇的幕府名存实亡。讨伐暗杀者的守护大名——山名宗全逐渐扩张势力，成为九国守护大名。守护原为统率各地武士团的大帅，日后演变为拥有一国或数国统治权的领主，室町幕府可以说是各国守护大名的联合政府。日后，这些守护大名有些成为新兴战国大名，有些则渐趋没落。

六代将军遭暗杀后，由年方九岁的长男足利义胜继位七代将军，但在位八个月即过世。接位的义政是义胜的同母弟弟，年仅八岁。当然兄弟俩都是傀儡将军，真正的掌权者是幕府三管领（地位相当于宰相）斯波氏、畠山氏、细川氏。

由于八代将军这宝座有名无实，义政打小就对政事灰心丧意，在位十五年便逼迫异母弟足利义视（义寻）还俗，收他为养子，打算让他继承将军之位。不料义政的正房日野富子竟于翌年产下一男义尚（日后的九代将军）……这下有戏可看了，四周的守护大名为了争权不打才怪。

日野富子的后台是上述的山名宗全派，而山名的女婿是名门管领细川家嫡子细川胜元，这两位翁婿起初关系很好，后来成为死对头，因此义视的后台

自然而然便由细川胜元派坐镇。加上斯波家和畠山家也因为继嗣问题而鸡飞狗跳，于是各国守护大名干脆分裂为东军、西军，在京都燃起战火，名为“应仁之乱”，亦是战国时代开幕式（对“应仁之乱”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1994年NHK大河剧《花之乱》看看，万屋锦之介饰演山名宗全，野村万斋饰演细川胜元）。

1467年5月，东军二十四国十六万兵员，西军二十国十一万兵员，在人口只有二十二万的京都喊杀连天，害得后土御门天皇和后花园上皇紧急逃难至足利将军宅邸。同年3月，四十七岁的日本水墨画画圣雪舟搭乘遣明船自博多港出发，一路往浙江省宁波航行。两年后回国时，京都和大阪均因战乱尽为焦土。

1473年3月，西军大将山名宗全过世，享寿七十；5月，东军大将细川胜元也暴卒，享年四十四。12月，九岁的义尚正式登上九代将军宝座。此时，各国守护大名因经不起长年开销，双方士兵也陷于厌战情绪中，开始陆陆续续撤离战线，返乡人潮不断。至于长野县、静冈县以东的东日本则因内战频繁，没空顾及西日本的战乱。日本史上第一位战国大名北条早云，正是在这时期登上历史舞台。



应仁之乱遗址纪念碑。

1477年11月，长达近十一年的大乱方始终结，然而，战火早已蔓延全国各地。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守护大名通常兼任幕府要职，必须住在京都，领地只能托守护代管理，守护大名和家臣、乡民之间的主从信赖关系极为淡薄，导致守护代或家臣下克上地跃升为战国大名。

首位战国大名北条早云

明治维新之前是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江户时代之前是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掌权的安土桃山时代；安土桃山时代之前是战国时代，正式名称是室町时代后期。室町幕府维持了二百四十余年，直至织田信长驱逐了十五代将军后，室町幕府才正式灭亡。

初期的室町幕府是一个稳固的执政组织，卓越将军辈出，但是传到第八代将军时，制度完全松懈，将军只顾享乐，不顾庶民生活。当时全国各地均配置守护大名，相当于现代的县长，由于一手包揽行政、立法、司法，因此也可以说是独立国。

守护大名必须住在将军所在的京都，实际在领地掌权的是守护代（代理之意），守护代底下则是地方豪门。这些守护代以及地方豪门在烽火连天、弱肉强食的时代中，逐渐演变为日后的战国大名。战国大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守护大名发展而成，另一种是典型的“下克上”大名；前者的代表是武田信玄，后者的代表是上杉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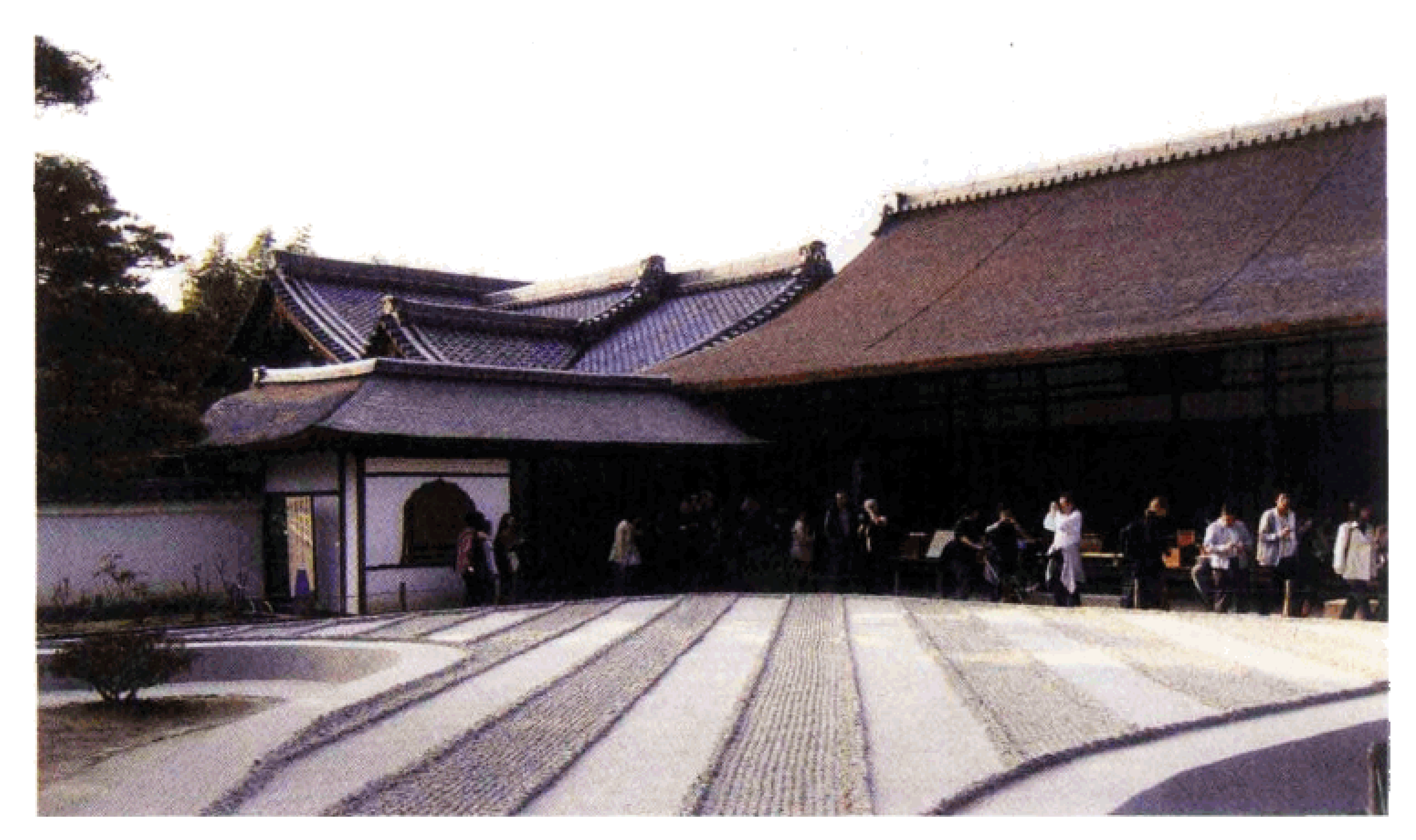
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不顾政治，而是热衷土木工程，现今京都银阁寺正是他别墅内的建筑之一。义政起初没子息，又讨厌执政生活，二十九岁那年费尽唇



银阁寺的东求堂是足利义政创建当年留存至今的唯二建筑之一，另一栋即是别名的来源观音殿（银阁）。

舌，终于说服已入沙门的弟弟义视还俗，日后继承将军地位。不料义政夫人竟于翌年生下儿子义尚，如此一来，夫人当然想让亲生儿子接班。因此全国各地的守护大名便分为拥立弟弟与支持夫人的东、西两派，1467年聚到京都打了起来。

东军军力约十六万，西军军力约十一万，总计二十七万军力汇集在京都人喊马嘶，且持续了十一年，这正是日本史上的“应仁之乱”，也揭开了战国时代序幕。当时关东地区内乱频繁，众大名没有余力参与这场战乱，因而造就了日本史上第一位战国大名——北条早云。



京都银阁寺正式名称为慈照寺。图中为银沙滩。

根据最新研究得知，北条早云并非来历不明的流浪武士，他其实是名门伊势家之后。父亲是备中国（冈山县西部）高越山城主，北条早云则是俸禄三千石的领主，后来被拔擢为京都室町幕府引见人。生于1432年，殁于1519年，享寿八十八。

室町幕府的礼节仪注原本只限弓箭、驭马、骑射等武艺，没有宫廷礼仪，以至于诸大名在拜见将军时吵得跟菜市场一样，毫无上下之分。因此第一代将军的弓马师傅小笠原贞宗便制订了宫殿礼仪。小笠原曾跟随来自元朝的临济宗禅僧清拙正澄（大鉴禅师，1274～1339）学习清规。

清拙是福州人，俗名刘氏，1326年来日，先后驻留镰仓建长寺、圆觉寺、京都建仁寺、南禅寺等，并将唐代《百丈清规》改编为适合日本风俗的《大鉴清规》。小笠原正是参考《大鉴清规》而编排出幕府宫廷仪注。三代将军时，再度由小笠原氏、今川氏、伊势氏三家合力重整节文，其中伊势家专门负责宫廷礼节规范。现代日本人的行仪规矩与庆吊仪式都是在此时奠立的。



北条早云。

备中伊势家与京都伊势家是远亲，北条早云能够登上将军引见人地位也是很自然的事。北条早云原名伊势长氏，通称新九郎。当时的将军没什么实权，主要工作是评判各国大名的领地纠纷，因而引见人的存在非常重要，大名能不能进谒将军全看引见人喜恶。话虽如此，新九郎是那位还俗和尚弟弟的引见人，地位却轻如鸿毛，而此时代的天皇地位相当于神社主祭总管。

"应仁之乱"爆发后，还俗和尚义视逃到伊势国（三重县），新九郎当然也陪同流亡。第二年，战况有点好转，义视又回京都，然而新九郎却辞掉官职隐居伊势。说是隐居，实为无职浪人。正值壮年的新九郎为何会辞掉官职甘当浪人呢？原因不详。或许是不想卷入骨肉相残的丑剧，也或许是看清了还俗和尚的气量，更或许是收到妹妹的"到骏河国来玩"之邀约。

新九郎的妹妹是骏河国（静冈县）守护大名今川义忠宠妾，宅邸位于骏府（静冈市）境内北川河畔，通称北川夫人。新九郎与还俗和尚分道扬镳后，似乎立刻动身前往骏府。这时新九郎召集了六位好友，扬言曰：

"现在正是立身扬名的好机会。关八州古来便是群雄割据之地，只要掌控此处，定能夺取天下。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开创新天地吧！"

"关八州"是"关东八州"简称，八州是相模（神奈川县）、武藏（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东部）、安房（千叶县南部）、上总（千叶县中部）、下总（千叶县北部与茨城县西部）、常陆（茨城县）、上野（群马县）、下野

（栃木县）八国。

六位武士分别是荒木又次郎、荒木兵库头、山中才四郎、多目权兵卫、在竹兵卫尉、大道寺太郎。七人于前往骏河国途中特地到伊势神宫参拜，喝了神水，并在神前立誓："无论发生任何事，七人绝不能反目不和。彼此摩旗相助，努力建立军功，砥行立名。如果有人幸运当上大名，其他六人必俯首称臣，协助该人治理国家。"

以上典故出自《北条记》、《名将言行录》等古籍。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后人添枝加叶。新九郎此时三十七岁，经历领主、将军引见人身份，又亲自目睹豆萁相煎所引发的战争惨状，很可能已看破红尘，想到妹妹那儿养性修身，毫无夺取天下的欲念。这可从他日后的行动看出。

事实上新九郎一行人在骏河国始终是客卿身份，即使妹夫终年奔波战场，七武士也仅是偶尔参加一些小阵仗而已，毫无"努力建立军功"的迹象。新九郎在这段期间完全没有留下足迹于史料。直至1476年，新九郎四十四岁时才再度登上历史舞台。或许应该说身边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令他不得不跃上舞台。

此时，"应仁之乱"的东、西军已交锋九年，京都四处断垣残壁，荒烟蔓草，民不聊生，一片凄凉。天皇为了赚取外快在皇宫大门外摆地摊，卖和歌、诗笺、绘画；公卿贵族也放下身段去当家庭教师或药剂行商；宫女则为了筹措宫廷内三餐米饭，不是变卖服饰便是客串流莺，情况比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更惨不忍睹。

1476年某日，骏河国守护大名平定了一场战乱，凯旋途中竟被叛乱军余党杀死。失去主君的家臣乱成一团，因为守护大名正室没有孩子，只留下宠妾北川夫人所生年仅六岁的一子，幼名龙王丸。若处在太平盛世，六岁幼儿也可以登上大名宝座，无奈时值乱世，上头若没一个能顶天立地的君主撑家，国土随时都有可能遭瓜分。于是家臣一分为二，一派拥立龙王丸，另一派则坚持让已经成人的今川义忠堂弟嗣承。

今川家祖宗是足利幕府之祖足利尊氏的三男，权势相当于副将军，而且是直系子孙，如果京都将军无后，今川家有资格继承将军地位。如此重要的家系一旦闹起后继问题，中央幕府当然不会作壁上观。然而此时的中央幕府也正为了后继问题打得尸横遍野，哪有闲情来管地方的事？

这时期的关东地方内情相当复杂。由于离京都太远，幕府无法直接管辖，于是幕府之祖足利尊氏派儿子到关东地方当管领，世代相传下来，势力逐渐与京都抗衡，自成一个王国。京都将军向来自称“公方”，势均力敌的关东管领也跟着自称“公方”，表示自己是关东地方的将军，而本来在管领底下的行政官便跟着自称“管领”，这个管领正是上杉家。

上杉家日后分成两派，立场敌对，一派是住在镰仓扇谷的上杉，通称“扇谷上杉”；另一派住在山内，通称“山内上杉”，日后的“越后之龙”上杉谦信所承继的姓氏正是这一家。

由于关东公方气焰太嚣张，幕府终于派兵歼灭关东公方，如此一来，剩下的二位管领更是恣心所欲。八代将军只好再度派儿子到关东地方当公方，但是这位儿子不争气，被两家管领逼到下总国（千叶县北部）古河，于是人们通称这位儿子为“古河公方”。将军见状，只好再派弟弟过来，可是弟弟也无法攻进镰仓，在伊豆堀越定居，通称“堀越公方”。简单说来，这时期的关八州有两位公方、两位管领。

今川家为了后继问题而闹得天翻地覆时，新九郎身边的六武士也惶惶不可终日，轮流向新九郎建议，要他出面解决问题。但新九郎却从容自在地答道：“为时尚早。”

“可是，万一北川夫人母子被人暗害，咱们也不得安宁。”

“放心，拥护龙王丸的重臣戒备森严，母子俩不会有事。”

“话虽这么说……”

“别慌。目前的今川家等于是刚长出一个肿包，要让这个肿包完全化脓后

才能对症下药。如果我现在出面调解，恐怕效果不彰，且会弄巧成拙。反龙王丸派一定会认为我偏袒自己人，要我别多管闲事。记住，我们现在只是客卿身份，没资格插嘴。”

六武士听后，只得作罢。事情果然越闹越大，堀越公方风闻此消息后，派武将前往骏河，而关东管领之一的扇谷上杉也同样派出武将太田道灌。二大将各自率领三百兵力前往骏河。

听到此风声，今川家重臣慌了手脚，六神无主拿不定主意。每日逐朝召开会议，却都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妙计。磨磨蹭蹭之余，二大将已然在八幡山（静冈市）布阵安营，今川家重臣更是慌得脸都绿了。

“完了！完了！骏河国将会被管领吞没！”

“谁能担肩此责任？诸位重臣到底都在干什么？”

万一今川家真的为此而破家危国，就算所有重臣都引咎切腹也无法扭转乾坤。话虽如此，却也没人敢自愿前往八幡山进行谈判。这时期的地方大名与重臣依旧保有浓厚的封建思想，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根本无法与贵族平起平坐，更别说是谈判事情了。

“我来试试看。”

六武士听到新九郎总算肯出面，个个笑逐颜开，宽下心来。

“先前我说过为时尚早，现在应该正是时候。如果诸重臣亲自来恳求，当然最好，可事情已经不允许我装聋作哑了。现在出面，是拔刀相助，不是多管闲事。”

诸重臣哪敢说是多管闲事？谢天谢地都来不及了。况且新九郎本是贵族出身，又曾任将军引见人，理所当然熟谙一切贵族礼仪。这么适当的人选恐怕打着灯笼也没处找。

“是呀！新九郎氏虽是客卿身份，说到底也是今川家的亲族之一，让他当今川家代理一点都不失体面。那就万事委托你了。”

事情明明迫在眉睫，某些重臣依然想保住权威，故意提起新九郎在今川家

的客卿身份，之后再攀亲引戚，以表情非得已才会让新九郎担负此重责。新九郎只觉得好笑，懒得在重臣面前卖舌。不过，新九郎出发前，没忘记对重臣打开天窗说亮话：

“交涉能不能谈妥，完全看老天爷帮不帮忙。既然今天我代表今川家去和对方谈判，请各位千万别轻举妄动，一切都等谈判结果出来再说。”

言外之意，是要诸重臣在新九郎前往八幡山进行交涉期间，不准动龙王丸母子一根毫毛。

“那当然！那当然！”诸重臣均满面赔笑连连点头。

六武士伴随新九郎来到八幡山。引见人带领新九郎到客房，六武士则在休息室静候。二大将大模大样地坐在客房床柱前。新九郎则坐在二大将面前，恭恭敬敬道了礼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公方派出的大将高傲问道。

新九郎出发前已有心理准备，万一谈判失败，大概无法活着回去。既然如此，便没必要对眼前的人卑下地摇尾求食。于是新九郎先报出身份，再沉稳回道：

“这回完全是今川家重臣与家臣因担忧家门没落，杞人忧天，事情才会闹大。不过，他们也颇有自悔之心，问题已逐渐收束。还望两位大将大发慈悲，手下留情。”

“你真的可以平息纠纷吗？”

“往后若再发生类似问题，在下就算交出小命一条，也定会居中调解。”

“好，”始终不言不语的太田道灌打破沉默：“我相信你，也相信今川家重臣不会再度惹事，更相信你的能力。再说，我也不想因这种事而坏了名声。”

太田道灌的一句话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问题。新九郎感激不尽地双手伏地施礼。二者不但年龄相同，也都具有识英雄的慧眼。

“龙王丸殿下还小，就请新九郎氏暂且担当未来守护的监护者，直到守护

成人。有关这点，我会向所有有关人士申令，以免风波又起。”



太田道灌。

太田道灌正是建筑江户城的那位名人。当时的城堡都类似山寨，没有防卫设计，但太田道灌建筑的江户城却是平地城，深沟高垒，内部城廓组合也很复杂，在当时被称颂为筑城名人。除了江户城，埼玉县的川越城、岩槻城也出自他手中。

太田道灌亦是“足轻战法”创始者。“足轻”是应京都“应仁之乱”而生的步兵。平常是农民，每逢战乱，各大将为凑人数会临时征召他们打仗。想当然耳，这群乌合之众缺乏武术与功夫，更欠缺武士阶级的军法观念与律令知识，因此战乱平息后往往沦为土匪。太田道灌将这些农民步卒编排到自己手下，加以培训锻炼，成为训练有素的军队。日后的新兴战国大名均仿效他的手法。

太田道灌的逸闻中最有名是“山吹之里”（“山吹”指棣棠花）。话说年轻时的道灌，某天放鹰捕鸟归途巧遇大雨，到附近某农家借蓑衣。农家女儿一语不发，捧出笊篱，上面搁着一朵棣棠花。道灌很不高兴地说：“我要借蓑衣，你给我棣棠花干嘛？”道灌回城后愤愤向家臣抱不平，有一位古典和歌造诣深的家臣向道灌解释：“那姑娘是假借《后拾遗集》中兼明亲王的和歌，诉说她家穷得连蓑衣都没有。”

兼明亲王的和歌意思是“山吹花开得五彩缤纷，却没结任何一个果实，实在很悲哀”。和歌内的“结果”与“蓑衣”同音，所以少女才会递出一朵山吹花表示家中穷得没蓑衣可借。道灌听后捶胸顿足，愧汗连一个农家姑娘都具有古歌素养，自己竟因才疏学浅而错怪对方。自此道灌便奋发图强，力学不倦，



山吹之里石碑。



山吹之里铜像。

成为能文善武的武将。日后江户时代诗人以此轶事为题，作了一首《太田道灌借蓑》汉诗：

> 孤鞍冲雨叩茅茨，
> 少女为遗花一枝。
> 少女不言花不语，
> 英雄心绪乱如丝。

话说回来，新九郎成功解决今川家危机，让龙王丸顺利承继守护地位，诸重臣开始对新九郎另眼看待。而且既然由客卿身份升至守护监护人，总是要有个名实相称的禄位。骏河国内有许多今川家的直辖空城，除非有战争，否则这些空城平常只有几个人留守。重臣请新九郎挑选喜欢的地方，岂料新九郎竟然选了最偏僻的爱鹰山南麓兴国寺城（今日的静冈县沼津市）。

据说太田道灌日后听闻此消息时，曾苦笑道："那小子果然不是凡夫俗子。"

新九郎为何选中兴国寺城，大概只有同是英雄的道灌深知细底。关东与



坐落在埼玉县川越市的太田道灌铜像。

关西之间隔着一大片箱根山脉，形成天险。而从关东通往关西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相模国（神奈川县）足柄山道，另一条正是箱根山道。当时的道路非常狭窄，行军时常成一列纵队，必须分成几队同时进军。而无论走足柄山道或箱根山道，二者都会在富士川附近会合，要不然就在爱鹰山南麓的根古屋附近齐集，然后再循着根方街道（古道）往骏府前进。

当全军将抵达根古屋时，必须通过一处左边是沼泽，右边是高地的地方。兴国寺城正是在这个高地上傲睨所有欲西行的军队。换句话说，兴国寺城是关东军队西行时必经之路的要塞。此要塞也能牵制关东两位公方与两位管领。然而除了太田道灌，没人识破新九郎的意图。

未来的守护龙王丸与其母则迁移至离骏府不远处的山中，以免遭谋杀诡计。龙王丸改名为今川氏亲，正是今川义元之父。德川家康自八岁起便成为今川义元家人质，直至织田信长于“桶狭间之战”取得今川义元的首级后才恢复自由身。

新九郎虽擢升为兴国寺城城主，却没有立即接收城乡，又离开今川家四处游荡去了。他在这段期间到底在哪里做些何事，完全没有史料可稽查。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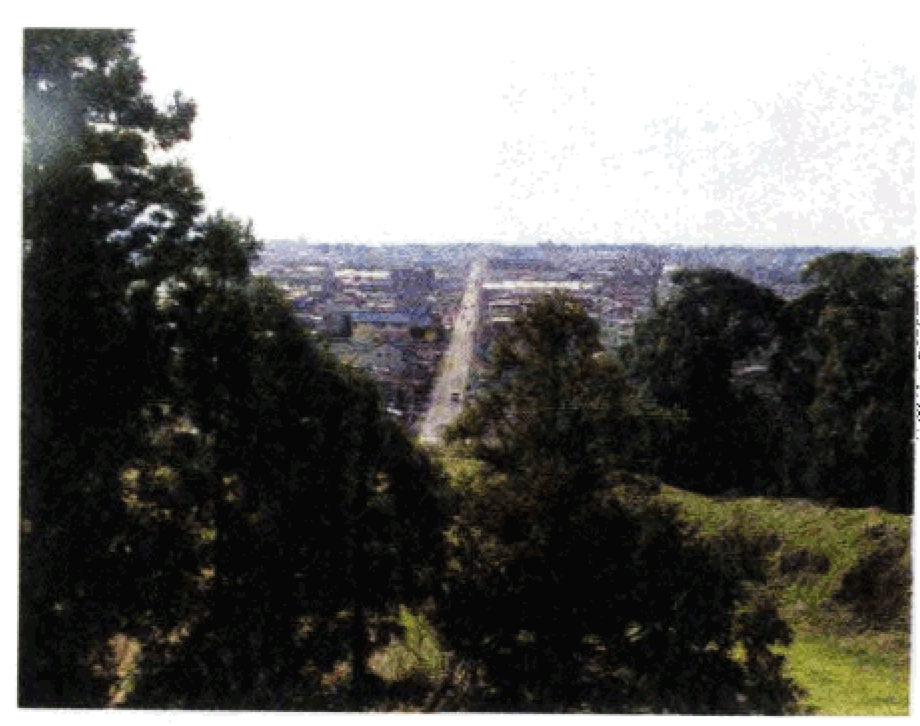
兴国寺城址。

之，他是在龙王丸十七岁时才回到今川家。由于代理龙王丸执政的人一直不肯让位，新九郎只得再度从中调解。他让龙王丸正式当上守护后才移转至兴国寺城。换句话说，新九郎是五十六岁才当上城主。

兴国寺城领地仅有十二乡，且不是沼泽便是湿地，算是不毛之地，整体收入顶多可养二百至二百五十个手下。这位新城主完全不端任何架子，成天戴着斗笠，穿着破旧，马不停蹄巡视领地各角落。只要发现可以排水的地方，便召集农家次男、三男等壮丁，让他们开垦新田。更亲自深入农村排解田地纠纷，发现有年轻寡妇苦苦撑家时，还会代她找个夫婿。租税是四公六民，这在当时是极为宽厚的税率。如此，新九郎一方面忙着经营自己的领地，另一方面也公私两尽地辅助龙王丸。

太田道灌则在前一年7月遭主君计谋，于入浴时被暗杀，享年五十五。道灌临死前吐出一句："当方灭亡！"意思是说，扇谷上杉家将自取灭亡。新九郎听闻此消息时痛心道："太不公道了，身边有个德高望重的臣子，理应是主君的荣幸，岂能妒贤嫉能而加以谋害？"

与道灌同年的新九郎这时才刚开始跨出他的人生之途。1491年春季，堀越公方病逝。这一年，新九郎五十九岁。





从兴国寺居高临下望去的景色。



兴国寺天守台遗址。

堀越公方有三个儿子，长男茶茶丸是嫡子，次男与三男是侧室之子。侧室为了想让自己的幺儿继承父业，有事没事便在公方枕边告状，灌输茶茶丸精神异常的谗言。可怜的茶茶丸，十六七岁时就因继母的奸计而被关进牢房。父亲病逝后，茶茶丸于某天暴风雨夜晚逃脱出来，当晚杀死了继母与幺弟。次男义澄这时已入法门，侥幸逃过一难。义澄正是室町幕府日后的第十一代将军。

茶茶丸性格乖僻，且用非常手段继位，家臣当然无法心服，于是内讧频繁。再且，这时代的管领、守护大名等官衔早已失去实质意义。以上下关系来看，是天皇—将军—管领—守护大名—守护代—地方乡豪—地方武士团—村民，而天皇和将军已失势，管领也就有名无实了，守护大名更是徒负虚名，实际掌管村民的是地方乡豪，对最底层的劳动阶级来说，守护代以上都是寄生虫。新九郎大概前半生看过众多浮名虚利的例子，因而年过半百拥有领地时，深知必须掌握民心才能巩固领主地位，他的作风在当时算是别创新格，许多后起之秀的战国大名均加仿效。

堀越公方病逝后，新九郎时常化身为僧侣到伊豆修善寺泡温泉。兴国寺城的地理位置虽属骏河国，也就是今日的静冈县沼津市，离伊豆很近。堀越御



位于修善寺（地名）的修禅寺。

所位于三岛，抄近路的话，兴国寺城距离三岛仅十六公里。沼津市则离骏府约八十公里。对新九郎来说，只要除去有名无实的公方，眼前这个伊豆半岛相当于无主领地。

伊豆半岛多半是山，与关八州隔着高山峻岭的箱根山脉，算是东海十五国之一。大概是地理环境使然，无法耕农，致使此半岛国家没有强劲有力的乡豪，只有零星几个贫弱头目。然而，半岛三边是海，海产丰富，最重要的是面临骏河湾有一块名为土肥的小平地，可以取得沙金。只要用心经营，不要说是民生国计，或许还可以培育出杰出水军。

新九郎和近侍不时抽空短期逗留在修善寺，每天与来修善寺泡温泉疗养痼疾的当地居民谈天说地。当然主要目的是密察民情，居民均异口同声抱怨食不糊口。

“为什么？因为伊豆是瘠土？”

“也不全是这样，所有谷类都被公方征收了，我们老一辈的就算有心想开辟新田，饿着肚子怎拿得动锄头？家中壮丁都被召集去打仗，剩下的老小和妇

道人家只能吃小米山菜……早知有今天，当初不如学捕鱼……”

“听说目前是少爷继位了？”

“哎呀，根本不是什么少爷，是非人！狂人！不但杀死继母和胞弟，动不动就滥杀忠臣……想到我们辛苦种的谷类都被那个狂人吃进肚里，实在不甘心！听说邻国兴国寺城主税收是四公六民，很多人都想逃过去，可想也没用，除非一族人全摸黑连夜潜逃，不然会连累到留在村里的亲人呀。”

北条早云能够赤手空拳跃升为关东霸者的原因，在于他非常注重天时地利人和，绝不因一时冲动而铸成大错。这跟日后的德川家康有点类似，但也可能与年龄有关。那时代的六十岁男人应该是含饴弄孙的年龄，鲜少有人会在这年龄还妄想出人头地，更何况是争夺山河。或许新九郎只是想留点资产给孩子？新九郎因为晚婚，当时六十岁的他膝下只有两个儿子，长男未满五岁。

1493年秋季，京都管领细川政元拥立茶茶丸的异母胞弟义澄发动革命成功，让义澄当上室町幕府第十一代将军。这时期的将军都是傀儡将军，没有实权。而关东二管领扇谷上杉与山内上杉又在上州（群马县）打得鸡飞狗跳，堀越御所的兵力都被召集到战场。伊豆是山内上杉的管辖区，新九郎便暗地与扇谷上杉联手举起“打倒诛杀新将军胞弟”的义旗，筹备渔翁得利计划。

新九郎手下只有二百兵力，再向骏府今川氏亲借了三百兵力，总计五百。战国后期由于稻米收获量大增，武将可以动用大规模兵力，但这时期的兵力规模都很小。况且此时的“兵力”通常是农民，不但要自备甲胄、弓箭等战斗武器，连马粮、兵粮都必须自己随身携带。

在墨守成规的守护大名眼里看来，所谓兵力并非武士，而是老百姓，地方乡豪才勉强可称“野武士”。而地方乡豪在非常时期，到底能筹集多少兵力，就看他平常如何对待农民了。以此类推，守护大名或管领一旦想召集兵力时，全看他平常如何对待以及战后又如何奖赏地方乡豪，否则没人肯干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



伊豆半岛骏河湾的壮丽风景。

新九郎的五百兵力虽不多，若走陆路还是会引人注目，因而整个队伍花了三天陆续聚集在清水港。袭击兵分乘十艘船后，天未亮便起航，船队在伊豆西海岸登陆。沿海村落与渔民看到大批武装部队登陆，惊惶失色疾声大呼：

“海盗来袭！海盗来袭！女人小孩快逃！”

跑得动的人都一窝蜂逃进山里，沿岸村落只剩病人与老人。堀越御所由于毫无防备，只一天工夫便被新九郎占据。当事者茶茶丸逃到伊豆东南方深根城，再搭船横渡相模湾，投奔相模国（神奈川县）三浦半岛名族三浦氏居城。占据了堀越御所后，新九郎马上命人四处竖立布告牌，声明不准任何兵士做出趁火打劫的事，如果有人违规，村民可以越级上诉，直接到堀越御所找新九郎。

几天后，新九郎又亲自巡视各个村落，发现大部分均人去楼空，只剩下奄奄一息的病人。细问之下，原来最近流行热病，加上海盗（新九郎等）来袭，村民都逃进深山了。





“枯山水香炉峰”据传为北条幻庵建造的庭园，位于箱根汤本的早云禅寺内。

没有村民，哪来的领主？于是新九郎下令让五百名兵士分散至各村落负责看病与维护田舍。新九郎经营兴国寺城领地时极为节俭，连一根缝线针也不轻易丢弃，总是以“积少成多”这句话训诫家臣。但碰到出征或类似上述例子时，往往一掷千金，不惜挪用库银。这回也是，不但免费提供医药，连伙食也照料得无微不至。消息传到躲在深山的难民耳里，起初大家半信半疑，几次哨探后才欢天喜地回到住居。

既然村民甘心服从新领主，几位地方乡豪也就争先恐后前来投诚。古籍中记载，新九郎大约只花三十天便平定整个伊豆半岛。不过事实上应该更久，毕竟半岛内还有几位固守坚城的堀越公方家臣，他们不可能立即见风转舵。

总之，六十一岁的新九郎在堀越御所附近修建了韭山城，终生以此城为扩大版图的据点。这座韭山城固若金汤，百年后，丰臣秀吉的家臣率领四万四千兵力包围韭山城时，城内仅有三千六百兵力，却死守了整整三个月。这时的韭山城城主是小田原第四代城主、北条氏政的弟弟北条氏规。氏规的母亲是龙王丸今川氏亲的女儿。

氏规幼时在骏府今川家当人质，与德川家康比邻而居，两人青梅竹马。丰臣秀吉攻伐小田原时，氏规作为交涉使者到处奔波。氏规是在小田原城开城前十二天经德川家康力劝，加上秀吉答应保全北条家后代以及领地，才开韭山城的。没想到秀吉不守约，还让氏规当两位哥哥的介错人。氏规于事后原本打算自杀，却被德川家康阻止。

不过秀吉还是极为敬佩氏规当时死守城池的精神与毅力，封给他河内国二千石领地，后来又继承了侄子遗下的七千石领地。江户时代，氏规的儿子成为河内国（大阪）狭山藩一万石藩主，一直延续到幕末时期；明治维新后，北条家被封为子爵。那位名满一时的明治天皇近侍北条氏恭正是氏规后裔。

新九郎六十一岁那年，三男于兴国寺城呱呱落地，他正是日后的北条五代长老北条幻庵。幻庵身份虽是僧侣，却是关东数一数二的文人，更是智谋武将。活到九十六岁才过世，正是在秀吉攻打小田原的前一年。幻庵可说是北条五代百年历史的唯一见证人。

同年10月，扇谷上杉管领过世，继位的养子是一个庸才。然而庸才底下有两位名臣，一位是小田原城城主大森氏赖，另一位是三浦半岛新井城（神奈川县三浦市油壶）城主三浦时高。自从太田道灌遭暗杀以后，大森与三浦便成为扇谷上杉的双璧。巧的是，老顽固大森氏赖也在同一时期病逝，继位的是次男藤赖。这位不懂世故的少爷，在新九郎眼中看来相当于手无寸铁的赤子。

机运，再度来临。

小田原城城主大森氏赖生前极为戒备新九郎，时常告诫家臣与藤赖说："伊豆那个新九郎是窃贼，专门偷窃别人家的山河国土，无论他派人来说什么甜言蜜语或送任何奇珍异宝来，通通不准接受！"

事实上自从新九郎平定伊豆半岛后，为了与邻邦结盟，时常派使者送礼物到小田原进行邦交。但顽固老头子就是不肯答应，也坚决不收新九郎送来的礼品。老顽固过世后，继位的藤赖少爷大概想在旧家臣面前显示自己的权柄，一

改父亲旧有作风，不但全数接受新九郎的赠品，更时常邀请新九郎到箱根、小田原游山玩水。而新九郎也尽全力争取藤赖的信赖。如此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1495年秋季某天，新九郎遣使者向藤赖申诉："最近伊豆群山内的野鹿繁殖过多，造成村民生活上的困扰，敝国计划举行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届时若围猎者误闯贵国领地箱根山脉，还望贵国多多包涵。"

藤赖一听，喜出望外。他想，至今为止新九郎也曾多次送来鹿肉、熊肉、鹿皮、熊皮等珍品，这回既然是大规模狩猎，事后理应又会送来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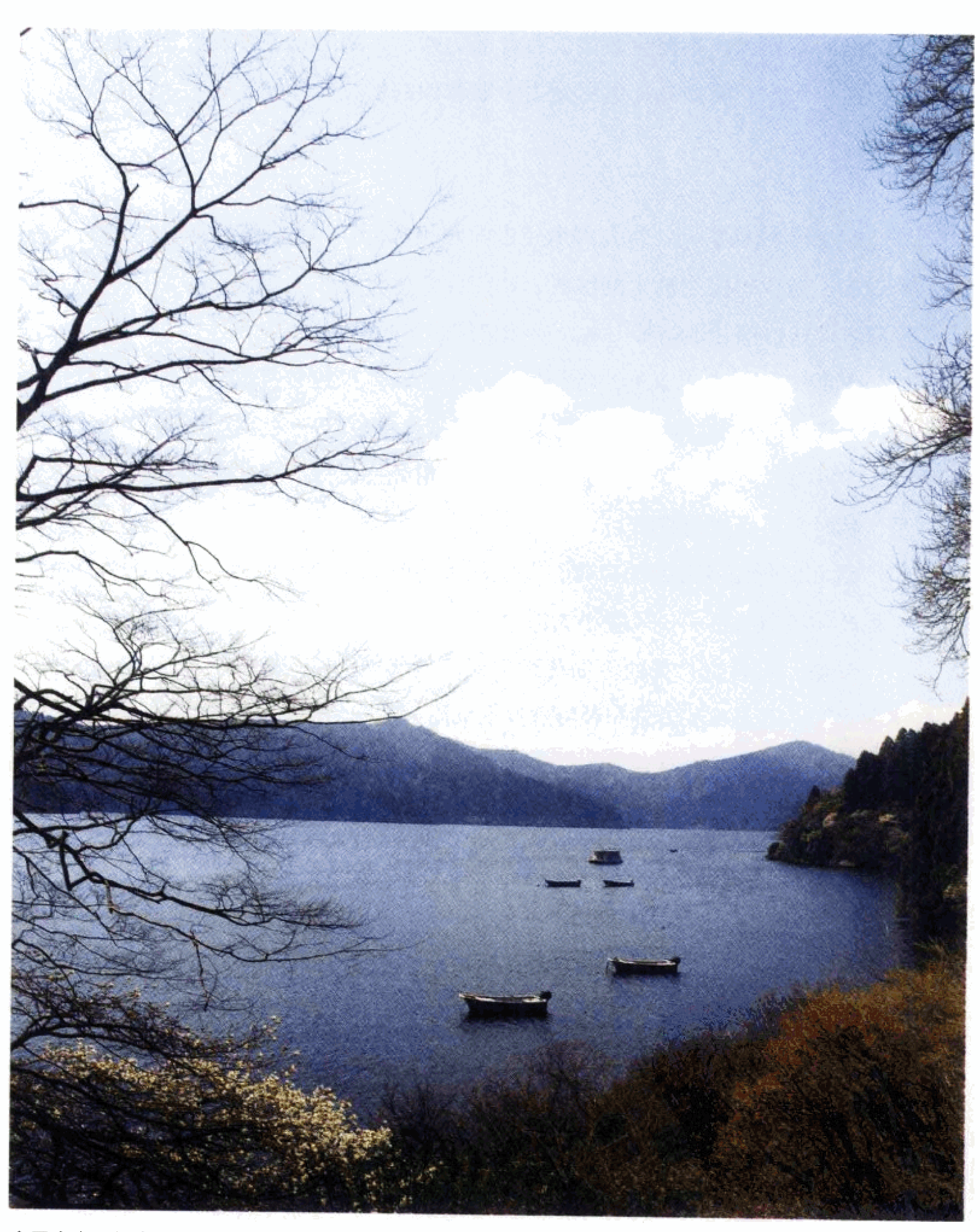
"小事，小事，请转告新九郎大人不用如此客气，就把箱根山脉当自家院子，随时都可以进行狩猎。"

新九郎听使者带回的口传，马上派人传呼居于小田原西方金时山风间谷的"乱波"集团头目——风魔小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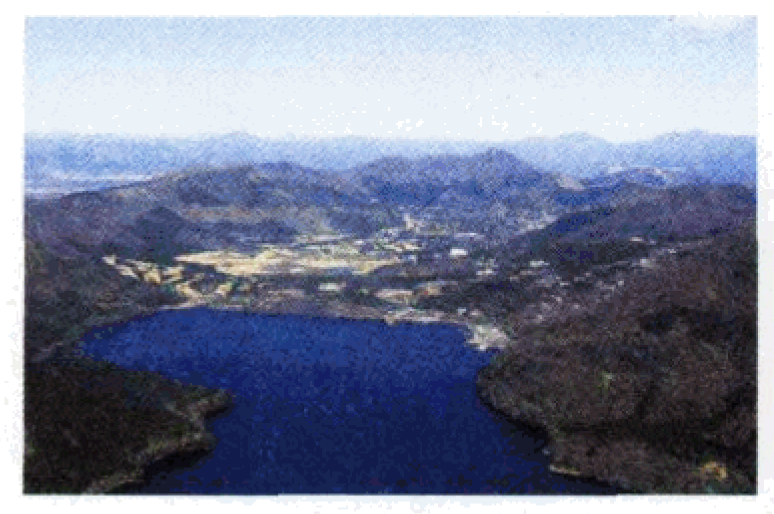
乱波，忍者也；关西方面称伊贺、甲贺集团为"忍者"，关东方面则惯称"乱波"。忍者或乱波是一种特殊技术集团，专门为雇主收集战线情报、搅乱敌方后援基地。他们没有君臣的观念，只要交易条件谈妥，任何人都可以是雇主。而一旦交易谈妥，他们会尽全力完成工作，不会因贪生怕死而中途背叛雇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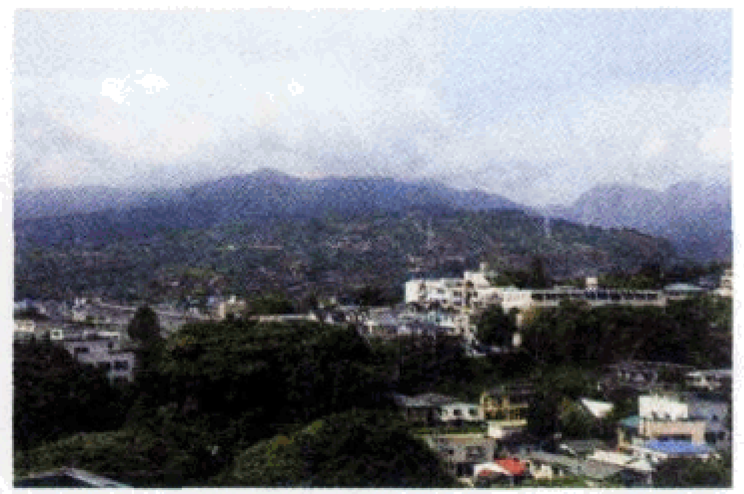
新九郎吩咐风魔小太郎在箱根山脉内布下结界。所谓结界，意思是不准其他忍者或敌方兵马闯人箱根山脉。另外又召集五百名壮丁与一千头牛。全体兵力与牛各自出发，最终聚集地点是芦之湖。

芦之湖位于箱根山上，海拔七二五米，三千年前火山爆发时形成。背倚富士山，四周环列二子山、驹之岳、神山、冠岳、屏风山等。湖畔有历史悠久的箱根神社。新九郎在芦之湖畔过了三夜，等全体部队都聚集后再举行祀神仪式，向箱根权现祈求战事顺利。第四天早朝将部队分成两队整装起程，打算以火牛阵上下夹攻小田原城。



金石山山顶望去的芦之湖水。


芦之湖。


从小田原城望去的石垣山。

从芦之湖湖畔到小田原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须云川、早川溪谷道下山，途经海拔一百米的汤本，至小田原约二十二公里，普通旅人都走这条路；另一条是足柄山道，从海拔一〇〇四米的鞍挂山出发，途经海拔一〇一〇米的大观山、九三三米的白银山、八二五米的圣岳……一路沿着山脊，最终来到小田原城西方海拔二六一点五米的石垣山。新九郎与主要兵力走溪谷道，五百名壮丁与一千头牛则走山脊道，一千头牛的牛角上均绑着两支沾油木棒。新九郎吩咐山脊道领队说：

“抵达石垣山山顶后先别妄动，等风魔小太郎一票在城外放火后，再于每头牛的牛角上点火，一口气冲进小田原城。另外，下山时，两队只能每隔十人举一支火把。”

火把太多，会招惹疑惑，十人一支的话，敌方仅会认为是新九郎在进行狩猎。

石垣山山顶离小田原城仅三公里，一在山顶，一在小丘，彼此都能够以肉眼察看对方动静。百年后，丰臣秀吉正是在同一处建造了“一夜城”，每天笙歌鼎沸、饮茶进酒，静待小田原城无血开城。俗语说，“风水轮流转”，历史果然是一连串的循环与重复。

这时代的贵族或守护大名的居城与非战斗员的一般住居差不多，完全没有



依江户时代图面重建的小田原城天守阁。



丰臣秀吉在石垣山建筑的一夜城二丸城址。

防卫设施，甚至连历代天皇御所也一样。主要原因是日本列岛的地形与民族构成令领导干部无须防备。战国时代虽然各地霸主你争我夺，却鲜少出现滥杀整个城镇居民的例子。只要城主投降或引咎切腹，通常不会连累当地居民。要是将当地居民全杀光，谁来负责农作物？霸主又要向谁征税？总不能从海外带移民过来吧。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小田原城是一座孤零零坐落在小丘的平房建筑，小丘下方四周只零星分布着几个小部落而已。北条早云占据了小田原后，日本的筑城技术与城下町文化才逐渐兴起。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话说回来，当天午夜，藤赖在酣睡中醒来，发现城内人相喧嚷，马尽嘶鸣。

“失火了！失火了！”

“不是！是地震！是地震！”

“什么事？来人啊！到底发生什么事？”藤赖大喊。

藤赖万万也没想到，时代竟然会在一夜之间冠履倒置。他只听见远处传来万马奔腾般的轰隆声，城外亦传来有如千军拥沓的嘈杂声，而且整



一出小田原车站便有北条早云铜像相迎。

座城不停震动且摇晃不止。待他奔到窗前一看，西方石垣山一片火海，且随着轰隆声直泻而下，城外远处也四处燃起火焰。难道是火山爆发了？

“藤赖大人！藤赖大人！不好了！是夜袭！夜袭！”

“夜袭？谁胆子那么大？”

“伊豆的新九郎大人！”

藤赖听后，茫然自失。竟然是那个时常送珍贵礼物来的新九郎？时常讲述京城趣事给自己听的老人？他不是还在箱根山脉猎鹿吗？为什么？

“藤赖大人！逃命要紧！逃命要紧！”

如此，东方天空还未发白，小田原便落到新九郎掌中。

这一年，新九郎六十三岁，日后的战国群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都还未出生；仅有有“蝮蛇道三”之称的斋藤道三于前一年来到这世上而已，之后又过两年，统领关西十国的霸主毛利元就也呱呱落地。

掌握了伊豆与小田原后，新九郎依然据守在韭山城，不过他经常到小田原



小田原城菊祭，以菊花布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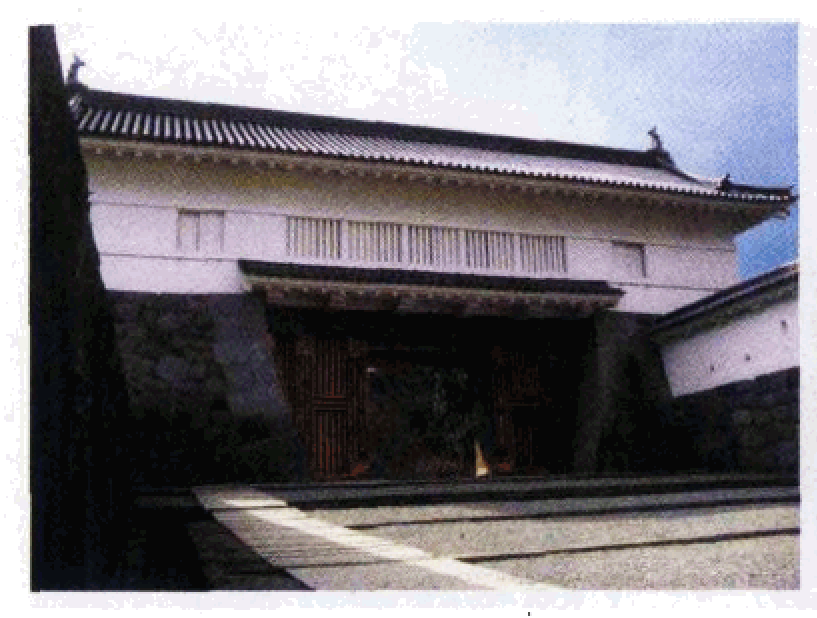
小田原城模型。

监督筑城工程。他打算在小田原建造一座关东最坚固的城堡。小田原城的特色是“城邦都市”，可以说是日本独一无二的建筑方式，类似欧洲或中国中世、近世的城池，除了城主住居、守卫兵团，工商业居民也一并住进城内，四周农民则在危急时逃进城内避难。根据《北条五代记》记载，小田原城在最繁盛时期的规模是东西宽五四五〇米、南北长七六三〇米，周围二十公里。

新九郎虽占据了小田原，但相模国（神奈川县）东半部仍是三浦时高养子三浦道寸的势力范围。以新九郎目前的军力来说，绝对打不过历代是三浦半岛雄豪的三浦道寸。事实上三浦道寸于第二年便率领雄厚军力来攻打小田原。所幸是第二年，否则新九郎肯定不堪一击。三浦攻打小田原时，新九郎禁止众人与敌方正面交战，以致三浦军只能在城外谩骂叫嚣，而新九郎则在城内巡视，叮嘱众人说：“不能出去，千万不能出去。我们目前打不过人家，只能忍。”

三浦军没仗可打，干脆在城外收割起农作物。新九郎见状，依然冷静地告诫大家：“不要冲动，不要气愤。要打，就要打胜仗。稻米可以重新播种，失去的性命却无法挽回。”

六十四岁的新九郎耐性强韧得令人几乎以为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因为这一



铜门为二丸的正门，有铜板装饰因而得名。1997年重建。



小田原城二丸。

“忍”，足足忍了十五年。

每年逢农作物收割时期，三浦必定会带着万马千军到小田原来收割稻米。其实三浦的目的并非专程来收割稻米，他是想收回小田原领土。然而每次来包围，都不见有人出来对打。这种仗一点意思都没有，只好于回程时顺便收割敌方稻米当作战功，聊以自慰。

要说新九郎耐性坚韧，三浦也不落新九郎之后，竟然不厌其烦地每年定期来报到。过了几年，三浦军一听要攻打小田原，无不雀跃万分，反正新九郎的军队绝对不会出城，他们的工作只是在城外骂街、游山玩水一番后，再收割稻米“凯旋”而已。

第十五年的1512年，三浦军宛如来会见想抛弃又觉得弃之可惜的老情人，浩浩荡荡来了。归途中按惯例在河川游泳、刷洗甲胄、让马匹休息喝水时，远方冷不防传来排山倒海般的厮杀声。就在大家丈二金刚地愣在河中时，新九郎的军队已冲到眼前……

小田原军已忍了十五年，军容当然不比往昔，正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典型例子。当三浦领悟“老情人”的厉害时，为时已晚，小田原军一路





箱根汤本的早云禅寺。北条五代之墓都在此寺中。



墓碑上的俗名是伊势新九郎。

追杀到三浦居城冈崎城（神奈川县伊势原市），不过半天光景，便将冈崎城据为己有。三浦只得落荒而逃，躲进三浦半岛新井城。如此，将近八十岁的新九郎再度掌握镰仓以北及以西的大半国土。四年后，新井城也陷落了。

新九郎自六十一岁攻打伊豆半岛以来，二十多年岁月里，不但赤手空拳成为二国之主，也在封建时代狠狠划下一刀，为日后的战国时代辟出一条路。当然新九郎本身在当时毫无自觉，“日本史上第一位战国大名”是后人封给他的称号。

1518年，新九郎将城主地位让给三十二岁的长子氏纲，退位隐居。

无论在当时或现代，八十六岁才退位，说得好听点是老当益壮，说得难听点是恋栈权位。然而，以身为人父的立场来看，老蚌生珠，年过半百才得长子，老爹怎能说走就走？拼了老命也要给儿子留下一点东西吧。六十岁掌握伊豆半岛时，或许新九郎也认为自己来日不多，后半生就当成是老天爷赏赐的，

走一步算一步。没想到老天爷对新九郎情有独钟，让他活到八十七。退位后第二年，新九郎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

虽说战国时代的社会原理是“下克上”，而后人也封北条早云为“史上第一位战国大名”，但严格说来，新九郎始终没有真正“克上”过。新九郎的“上”，是兴国寺城以西的今川氏亲，也就是当年的外甥龙王丸。新九郎直至晚年，除了专心经营自己的国土，还充当外甥的军师兼战友，每逢外甥派人来求援，他都有求必应。因而与其说新九郎是第一位战国大名，毋宁说他是第一位体现实力主义的人物。

有段小插曲非常有趣。话说某年韭山城行政官在审讯盗马贼时，新九郎躲在邻房听审。盗马贼大概自知无法抵赖，干脆豁出去了：

“大人，您说俺是盗马贼，不过，真要比的话，早云老爷才是大盗。俺只不过偷了匹马，老爷却偷了整个小田原。俺这种小角色，算得了啥？”

行政官气得怒发冲冠，新九郎却扑哧一声笑出。由于盗贼说得也有三分理，新九郎便命行政官放了盗贼，只是不准他再犯而已。

莲如与一向一揆

“一揆”本义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志同道合，后泛指武装起义的武士与老百姓集团及其行为，目的在于冀求统治者减轻租税年贡，或威胁高利贷业者、地主取消借贷。“一向一揆”是本愿寺信徒发起的武装起义行为，而本愿寺是净土真宗流派之一。净土宗创始人是法然（1133～1212），但当时净土宗有四支流派，法然的弟子亲鸾（1173～1263）遂另创净土真宗，加个“真”字表示“真正”继承了法然的教理精髓。

亲鸾不设立寺院，只在全国各地开设简陋道场讲经说法，主要经典是《佛说无量寿经》，尤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的第十八愿为重：“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净土宗教义很简单，主张五浊恶世的众生难以自力解脱，若乘佛的愿力，一心持念阿弥陀佛名号，死时便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再轮回。信徒的主要修行方法为念佛，以往生极乐世界为目的，这正是“他力本愿”。亲鸾还强调“恶人正机”，意思是被其他神佛抛弃的恶人也是救济对象之一。此处的“恶人”并非吾等凡夫俗子以现代一般常识所判断的善恶，而是神佛眼中的善人、恶人。

净土真宗跟其他佛教宗派的最大差异是僧侣可以食肉并娶妻生子。日本直至明治时代，僧侣不需持戒的佛教宗派只有净土真宗，毕竟“他力本愿”的目的是普济众生，总不能让所有人都剃发出家吃素。亲鸾过世后，曾孙觉如（1270～1351）虽然建造了京都西本愿寺，但直至莲如（1415～1499）登场之前，教团势力始终非常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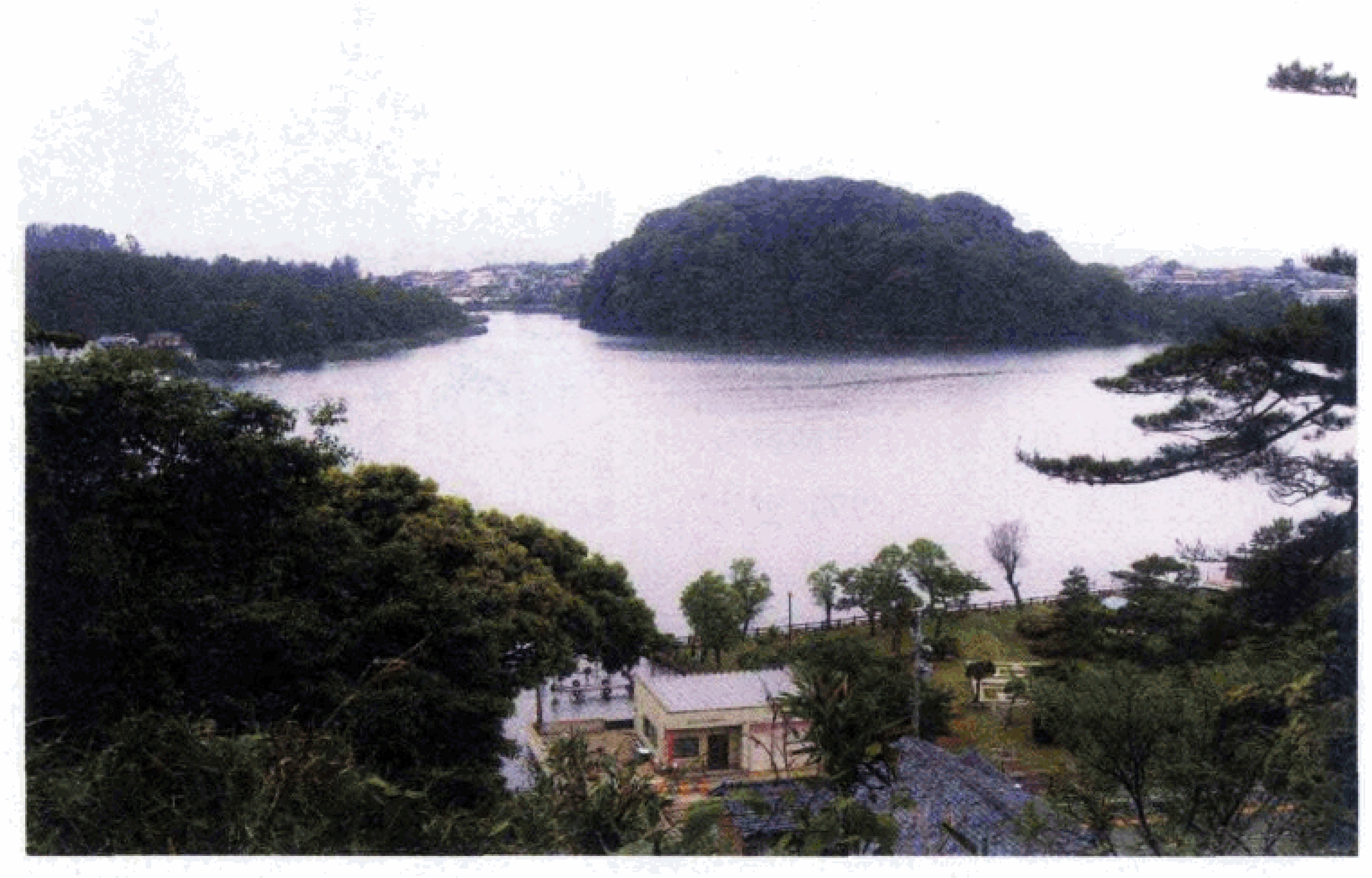
京都山科别院长福寺的莲如铜像。

莲如四十三岁时成为第八代宗主，是亲鸾的十世孙，亦是净土真宗中兴之主。当时的本愿寺已奄奄一息，随时都可能关门大吉，莲如登上宗主位子后，大胆进行改革，把教义简化为“只要口诵南无阿弥陀佛，任何人均可以往生极乐净土”。他又设立说法结社组织，开放门户提供场地让一般群众自由参加法会，这对弱势族群来说是一种精神救济，于是信徒便如小雪球越滚越大。

莲如的传教根据地是京都右邻的近江（以琵琶湖著名的滋贺县），而近江原本是位于京都府与滋贺县境界的比睿山延历寺的地盘。就组织构造来说，本愿寺是延历寺的分寺；以企业组织来比喻，就是小职员的名气比老总旺。身为老总的延历寺当然很不爽，认为莲如这个小职员想造反离职另立公司。

1465年1月，延历寺派出一百五十名（也有三百名之说）僧兵袭击本愿寺，莲如好不容易才逃到近江金森。两个月后，延历寺再度攻击金森，致使莲如的信徒不得不拿起武器应战，这正是日本史上首次的“一向一揆”。

“一向宗”是其他佛教流派称呼本愿寺信徒的别称，并非莲如自创。莲如在写给信徒的法语中便说明：“我们可以不理会其他流派称呼我们是一向宗，但自己人不能自称一向宗……我们是净土真宗，简称真宗……自称一向宗的人绝非我们门下信徒。”



吉崎山。

树大招风的莲如二度遭延历寺欺压，只得在近畿（京都四周各国）辗转流浪，1469年才回近江。这时期，京都众多文人、知识分子、宗教人物均因应仁之乱纷纷逃往外地，莲如也决定另选新天地继续传教。他选中的新天地是越前（福井县北部）吉崎。

莲如在北潟湖吉崎山建立了“吉崎御坊”，积极传教。由于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和戒律，吸引了众多老百姓，北陆（富山、石川、福井、新潟四县）一带信徒骤增，香客全汇聚在吉崎。如此一来，对当地现有的佛教势力来说，本愿寺信徒便成为一种威胁；但对本地土豪来说，这些信徒的团结力足以成为政治工具。

聚集在吉崎的信徒不计其数，但信徒中夹杂当地土豪和武将，另有经营信徒道场兼宿舍的商业组织，这些半吊子信徒经常倚仗莲如的权势做出反体制破

坏行为。莲如一而再再而三劝诫，然而信徒屡劝不听，导致莲如曾一度隐遁越前，只是最终仍抵不过信徒强力恳求，再度回吉崎。

前面说过应仁之乱的影响波及全国，因此各地守护也分为东军、西军打得鬼哭狼嚎。北陆加贺（石川县南部）、越前（福井县北部）当然也分为东西两军不停打来打去。莲如移居吉崎时，北陆地区是东军占优势。这时加贺国有两位守护，北加贺守护是赤松政则（1455～1496，既是一流文化人也是一流日本刀刀匠），南加贺守护是富樫政亲（1455～1488）。富樫政亲因与弟弟相争守护继承权，败给了参与西军的弟弟而被逐出加贺。当时富樫的弟弟幸千代才十多岁，按理说不会篡位，总之战国时代的“下克上”，很多例子都是家臣为了私人权益而挟天子以令诸侯。

富樫的主战场是京都，听闻莲如在吉崎的风声后，马上整兵归国。富樫自京都返国后，为了从弟弟手中夺回守护地位，向莲如本愿寺教团求援，条件是“绝不诛伐净土真宗信徒”。由于新守护和同为净土真宗支派的高田门徒联手镇压本愿寺门徒，莲如才答应同富樫联手。1474年7月开战，战役情况不详，但据说本愿寺门徒牺牲者多达二千名。同年10月，富樫终于夺回加贺守护地位。然而，重新登上守护地位的富樫发现本愿寺门徒是无政府主义教团，富樫等于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完全收不到年贡，于是马上翻脸不认人，跟莲如断交，并于翌年3月和本愿寺门徒交战。门徒军败北逃到越中（富山县）井波瑞泉寺。

这些败北门徒遣使者前往吉崎，恳请莲如出面与富樫和谈，应对使者的人是莲如的亲信莲崇。莲如本来就反对门徒与守护抗争，所以同意和谈，但莲崇是主战派，他不但没传达莲如的意见，反而向使者说谎：“上人坚持交战。”

收到谎报的主战门徒于6月再度发起暴动，依旧被富樫镇压了。心痛不已的莲如不仅开除了莲崇，并决定同长男顺如（1442～1483，比父亲莲如早逝，第九代宗主由四弟实如继位）离开吉崎。据说8月21日早上，莲如父子搭船欲离开吉崎时，莲崇也躲在船上，结果被顺如发现，把他推出船外，起航后，莲崇一



世界遗产合掌集落。

直趴在海岸哭泣，直至看不见船影。二十四年后，莲如临终时才原谅了莲崇。

离开吉崎的莲如始终在近畿地区传教，从未再返回北陆。只是北陆地区的本愿寺门徒因失去莲如这个刹车片，逐渐往大规模的“一向一揆”前进。

富樫军和高田门徒烧毁吉崎御坊，北陆本愿寺门徒只得投靠上述的瑞泉寺。瑞泉寺是本愿寺分寺，整个越中均为其地盘，院主是莲如的次男莲乘。因加贺本愿寺门徒陆续拥进，当地掌权者遂与富樫联手打算攻打瑞泉寺；而位于加贺、越中境界的天台宗巨刹惣海寺，也因众多分寺均改宗为净土真宗，早就嫉恨得咬牙切齿，于是趁机插一脚。

瑞泉寺得知消息后，召集四周的农民信徒，包括五个山（世界文化遗产合

掌集落）农民，总计约五千名；加贺本泉寺（石川县金泽市）也召集了二千名信徒赶来助阵。结果瑞泉寺旗开得胜，实质掌握了政、教权势。

加贺门徒眼见瑞泉寺马到成功，也决心重振旗鼓，目标是打倒守护富樫氏。1488年5月，加贺规模最大的一揆爆发，富樫军只有一万，一揆军据说有一二十万，以人海战术包围高尾城（金泽市）。一个月后，高尾城被攻下，富樫也自刎而亡。

当时京都朝廷与幕府都称高尾城的一揆为“土一揆”，即以农民为中心的起义，而且此次的一揆大将是富樫政亲的伯祖父。自此以后，加贺便成为由僧侣、豪族、农民代表组成的自治国，将近百年都不受任何大名统治，直至织田信长登场。

另一方，莲如离开吉崎后，1478年在京都近郊山科兴建寺院，两年半后御影堂竣工。八年后，加贺一揆爆发，莲如发出“斥责御文”，禁止本愿寺门徒参与这场战争。翌年，莲如将宗主位子传给五男实如，隐居山科本愿寺南殿。1497年，石山御坊（大阪本愿寺）竣工。1499年，莲如圆寂，享寿八十五。

“蝮蛇”斋藤道三的悲剧

战国时代有不少号称枭雄的人物，然最符合枭雄形象的人应该非斋藤道三莫属。“一代枭雄”、“美浓之蝮”、“蝮蛇道三”……光别称便不止一个。

想当初柴田炼三郎于196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斋藤道三残虐谭》中，将道三描述为“牺牲骨肉、出卖恩人、诛讨主君……战国时代中，没有任何其他武将如他那般祸稔恶盈，残虐毒辣，不顾廉耻爬升至战国之雄地位”。再往前推，中山义秀于1956年发表的《战国史记斋藤道三》中，也将道三描写为典型恶汉。这些形象的嚆矢很可能是直木三十五于1932年刊行的《斋藤道三杀生传》。

当然各位大作家在小说中并未百分百丑化道三，让他成为大逆不道的人物。不过，上述几位作家却不约而同地塑造出道三原为京都妙觉寺僧侣，日后还俗，入赘京都油商奈良屋，再到美浓国以花言巧语取悦守护代长井氏，逐步以阴谋诡计放逐守护大名土岐兄弟，并夺取守护弟弟土岐赖芸（1502～1582）爱妾，又杀害主君长井氏，最后掌权美浓一国的枭雄形象。

1952年及1955年，坂口安吾与山冈庄八先后执笔连载《信长》、《织田信长》两部大作。两位作家均把道三与信长描写为情投意合、互托肝胆的翁婿。

而司马辽太郎于1963年连载的《国盗物语》，可以说是各种道三形象的集大成之作。他甚至把明智光秀也拉进来，让织田信长与明智光秀成为道三弟子。这位大作家在小说中主张织田信长继承了道三的革命精神，明智光秀则承袭了道三的古典文化教养；前者为统一天下而极力破坏一切固有传统，后者却是典型的传统主义人物，日后才会发生本能寺之变的悲剧。

1973年，NHK播出《国盗物语》大河剧（平干二朗主演），斋藤道三的枭雄形象更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然则，史实真是如此吗？

1964年，岐阜县在编纂“岐阜县史”过程中，发掘出《六角承祯条书》，文中详细记载斋藤道三与其父新左卫门尉父子两代如何篡夺美浓国的来龙去脉。简单说来，原为京都僧侣，日后还俗入赘油商奈良屋，再前往美浓国谗谄长井氏继而成为重臣的人是道三之父。道三在父亲过世后继承了重臣地位，之后逐步掌控整个美浓国。

六角承祯（1521～1598）是近江（滋贺县）守护大名，也是土岐赖芸的妹夫，于道三死后第四年，为了阻止儿子跟道三孙女成婚，写下《六角承祯条书》寄给家臣。而江户时代《江浓记》战史中便已明确说明道三与其父两代合力夺取美浓国的过程。现今，所有与岐阜县有关的县史或岐阜城内外的说明书、看板，均采用“二代父子夺取美浓国”说法。

虽然道三赤手空拳成为一国之主的形象破碎了，但他的人气指数依然不减，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悲惨下场。战国时代的确是下克上、背恩忘义的时代，然而子诛父的例子却古今少有。为何道三会死于亲生儿子的毒手呢？

美浓国（岐阜县南部）位于日本群岛中心点，四周有六个国家，离京都不远，自古以来是交通要冲。但守护和守护代因争权而内乱不断，守护家兄弟俩亦反目成仇，最后是拥护弟弟土岐赖芸的长井氏举兵成功，让赖芸坐上守护之位。道三的父亲正是长井氏家臣。被夺走守护地位的哥哥赖武当然不甘心，时时发兵与弟弟交战。



描绘织田信长与斋藤道三会晤的浮世绘。

长井氏于1533年骤逝，道三的父亲似乎也在同一时期过世，道三承父之位跃升为赖芸的心腹重臣，但赖芸只是傀儡守护，实质是道三在掌管政权。此时，南方尾张国（爱知县西部）织田家兴起，对美浓虎视眈眈。

织田家几次攻打美浓，却没获得战果，这时期织田家已占领三河国（爱知县东部）大半，六岁的德川家康成为织田家人质。松平家（德川家康旧姓）为夺回领地与骏河国（静冈县中部）联手，织田家只得放弃攻打美浓的企图，让十五岁嫡子信长迎娶十四岁的道三女儿浓姬。如此，织田家不但可以专心应付三河国的动向，道三也能在无后顾之虑下全力平定内乱。1552年，五十九岁的道三将傀儡守护赖芸驱逐出境，正式成为美浓国国主。

翌年4月，道三与女婿织田信长在尾张、美浓两国交界处的正德寺会晤。正德寺是大阪本愿寺分寺，不隶属任何政权，算是中立地带。在此之前，道三早已风闻织田信长的种种荒谬奇行，例如在父亲葬仪当日迟迟不现身，待众人等得不耐烦时突然骑悍马出现，抓了一把香灰抛向灵牌，当场转身走人。

对道三来说，即使把女儿嫁给信长是一种政治手段，但以岳父立场思及女婿的各种传闻，免不了会替女儿怀忧。因此他提早抵达寺院，安排好迎客准备后，躲在镇内某茅屋观察织田信长以何装备而来。

当天的信长跟传闻一样衣衫不整，头上绑马尾巴，上半身是短袖麻衣，下半身是虎豹皮裙裤，腰上除了大小二刀，还挂着打火袋和七八个葫芦，且横骑

在马背。但前后跟随的长矛队、弓箭队、步枪队均整齐划一，比道三的军队更出色。而令道三刮目相看的是信长出现于会晤室时，服装、发式均换为正式礼服，判若两人。据说连信长的家臣也大吃一惊。会晤时间很短，只是吃了泡饭，对饮一杯酒而已。

道三在归途中向家臣述说会晤感想："我儿子大概会成为信长的臣下。"这正是所谓的慧眼识英雄吧。此时信长年仅二十，道三已届花甲之年。


斋藤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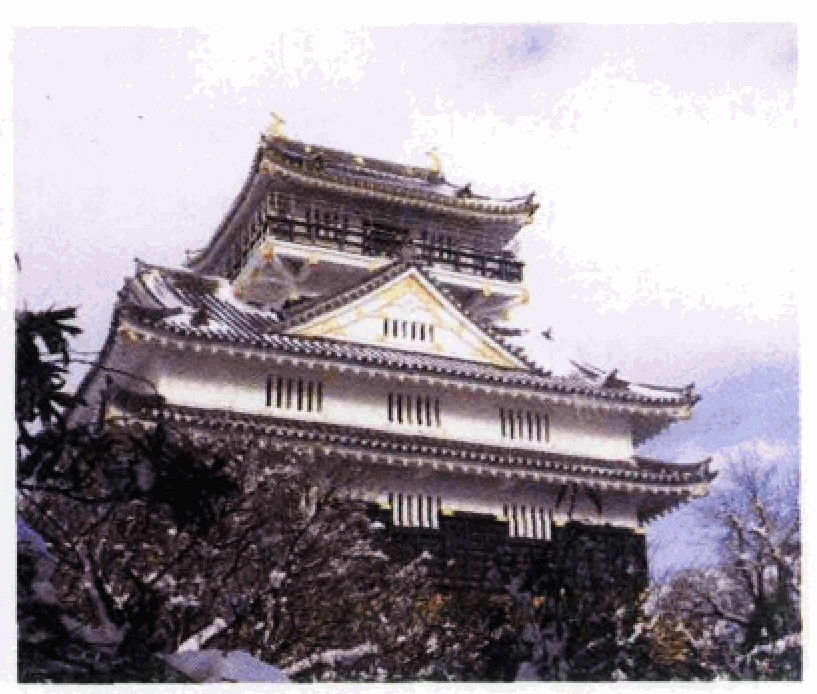
斋藤道三有四个儿子，长男名为义龙，不知为何，这个大儿子在道三眼中是个糊涂虫，不讨喜爱。由于义龙的生母本为赖芸爱妾，往昔的小说家都把义龙描述为前任守护土岐赖芸的儿子，而非道三骨肉。但一级史料《信长公记》与《信浓记》中均无此记录，因此现今历史家都认为此事很可能是江户时代的战记作者添枝加叶。现代人不也是如此吗？亲生父子成为死对头的例子多得很。

总之，《信长公记》记述父子四人本来同住稻叶山城，但道三打算废嫡立庶（可能在见过信长后，事事都拿儿子跟信长比较吧），义龙遂于1555年10月佯病隐居城内里屋。义龙身边也有家臣，众人大概早就在策划造反。一个月后，道三离开稻叶山城前往山脚私邸时，义龙便趁机杀害了两个弟弟，革命成功，掌控了稻叶山城。

身在山脚的道三闻讯后惊怒交加，召集手下放火烧了城下，但无法进城，只能逃进深山。他打算反攻，无奈几乎所有重臣均站到义龙那方，道三这方兵微将寡。

翌年4月20日，三千名道三军与一万两千义龙军隔着长良川开战，理所当


斋藤道三之墓，至今仍有敬奉。


美浓国的稻叶山城，信长后将之改名为岐阜城。

然寡不敌众，道三死在儿子手上，享寿六十三。开战前夕，道三留下遗书，说要将美浓国让给女婿织田信长。而信长虽然也带军前往美浓援助，却没赶上决战。信长正在布阵安营时即遭义龙军袭击，当下明白岳父已阵亡，只得亲自殿后边开枪边撤军。

道三在战场目睹“糊涂虫”儿子的精彩指挥，这才恍悟自己看错了儿子的才干，可惜为时已晚。织田信长大概也深知这点，义龙在世期间（1561年殁，享年三十五）始终没攻打美浓。

义龙死后第六年，三十四岁的织田信长才平定美浓国接收了稻叶山城，并改名岐阜，也就是现代的岐阜县。“岐”是根据中国岐山而取，周文王在此奠立了八百年江山；“阜”则取自孔子出生地曲阜。织田信长取此地名的目的，是想以美浓为基地大展其统一“太平”与“学问隆盛”天下的抱负。

桶狭间之战真相

今川氏与足利幕府将军同族，是具有继承将军地位资格的名门，累代担任骏河、远江两国（静冈县）守护。第九代守护今川氏亲制定了自治权“分国法”，才蜕变为战国大名。氏亲有六个儿子，为避免日后起内讧，其中三个均被送到寺院，包括生于1519年的五男今川义元。义元四岁时便与一家人生别，成为小和尚。

只是，本应继承国主地位的大哥于二十四岁骤逝，十八岁的义元虽是五男，但生母是正房，其他哥哥均为庶子，幕府遂批准义元还俗担任国主。翌年，义元迎娶邻国武田信虎的长女（武田信玄的同母姐姐）为正房，此举触怒了武田家的死对头相模国（神奈川县）第二代当主北条氏纲，他举兵侵攻骏河国富士山以东一带。义元花了八年才平定变乱，继而占领了三河国。

义元三十六岁那年，今川、武田、北条彼此以联姻方式成立“三国同盟”，骏河国也就无后顾之忧了。翌年，义元又出面调解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的第二次川中岛合战，让双方和解。也是在这一年（1555），织田信长歼灭主君家夺取了清洲城。两年后，三十九岁的义元让出国主地位给嫡子今川氏真，不过仍在幕后掌控实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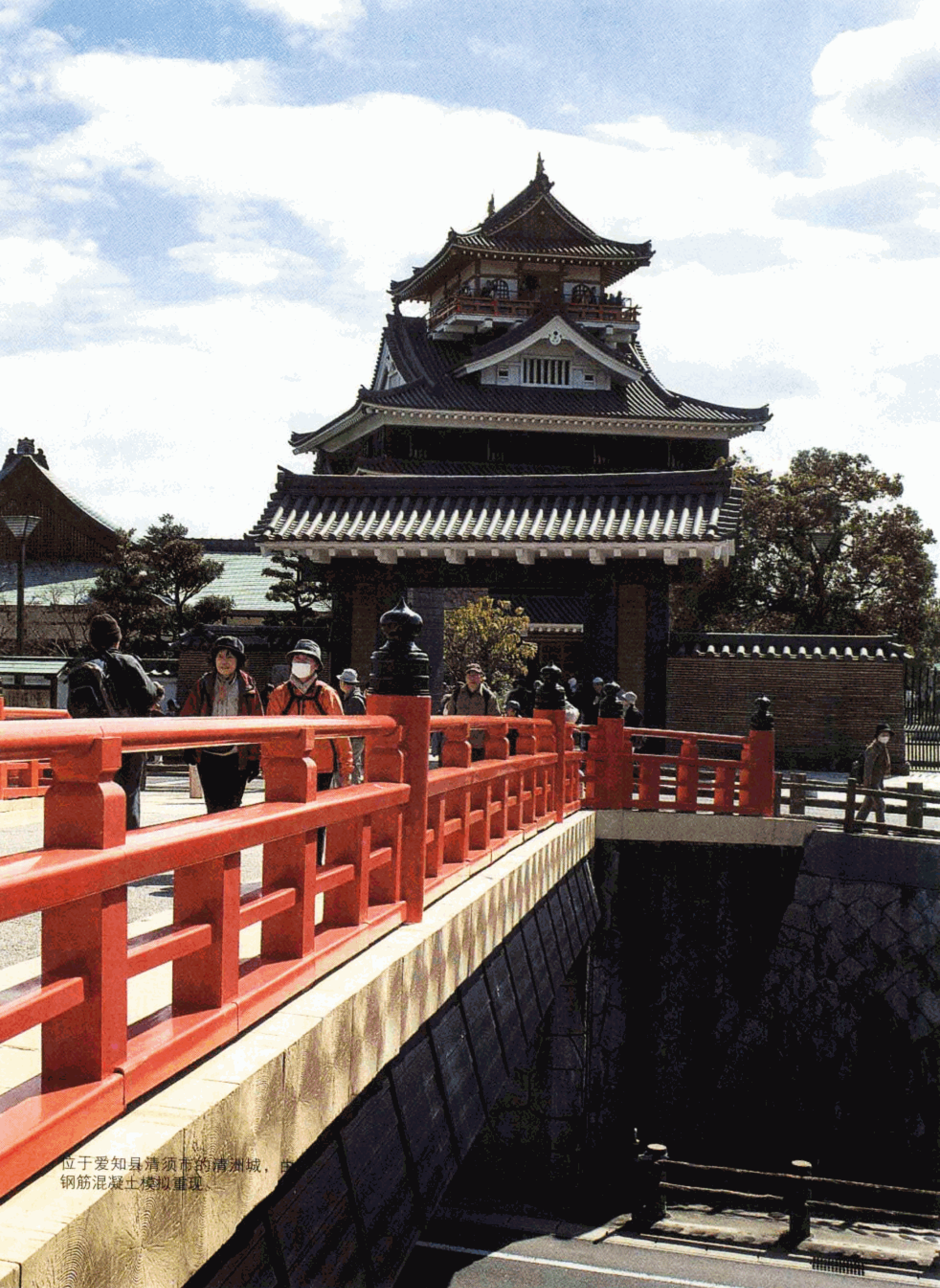
织田信长于1559年统一尾张国，然此时的信长并非完全掌握整个版图，内乱依旧不止，尤以尾张、三河国境为甚，有三座城均倒戈投敌。三河国虽是德川家康松平家领地，支配权却在今川义元手中，既然尾张国三座城均被邻国夺走，信长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他在距离最近的鸣海城、大高城（均位于名古屋市）附近构筑了五处堡垒，断其粮道以示威。

1560年5月12日，今川义元率领二万五千大军自骏府（静冈市）出发。若按往昔说法，义元出征目的是上洛（前往京都）欲号令天下，但现今此说法已完全被否定，毕竟尾张与京都之间还有一位“美浓之蝮”斋藤道三的儿子斋藤义龙，光二万五千军力不可能击破这位枭雄第二代，义元出征的真正目的是排除织田信长所筑的五处堡垒。简单说来，今川义元只是打算拯救那两座被断粮的城，可能的话，最好顺便除掉织田信长并拿下尾张国。

今川主力军一路往西前进，18日顺利越过尾张国境进入沓挂城（名古屋东邻丰明市），此城距离鸣海、大高二城仅有十余公里。而德川家康等先锋队也早已进驻尾张。义元打算让德川先锋队攻击大高城附近的两处织田堡垒，运军粮进大高城。当天深夜，先锋队大将德川家康奉命率领千名士兵出发前往大高城。

然而，今川的计划全传至清洲城织田信长耳里。按理说来，接到急件的信长应该召开军议与重臣商讨对策及善后问题，但《信长公记》记载信长只是与重臣闲聊家常，最后说“夜深了，大家退下吧”，导致众重臣哀叹“运数已尽，连智慧镜子也模糊不清”。聪明的信长大概已预测到若召开军议，得出的结果只有一个：守城。毕竟当时二者的势力范围及军力众寡悬殊，怎么看都是鸡蛋碰石头——稳砸。

19日天还未亮，信长接到大高城附近两处堡垒均遭攻击的急报，他命侍童击手鼓，舞了一曲能乐谣曲《敦盛》：“人间五十年，与下天比之，直如梦与幻……”信长舞这首谣曲时，内心可能已决意视死如归；舞毕，穿上甲胄，吞下一碗泡饭，跃马而去。时刻约凌晨四点，身边只有五名侍童。



位于爱知县清须市的清洲城，由钢筋混凝土模拟重现。

主从六骑于上午八点抵达热田神宫。清洲城至热田神宫约十二公里，根据我过去骑摩托车上班的经验，大约花半小时而已，可见此时的织田信长并非马不停蹄地赶路，速度跟徒步差不多。后续武将和士兵也立即赶来，约有千人。如此看来，信长于前夕不开军议是故意的，目的在于以实际行动诱出那些很可能主张守城的重臣，否则何必如此慢条斯理？他存心让那些徒步士兵跟上来。前往热田神宫的目的也非祈求"武运昌隆"（这是旧说法），而是只有神社才有宽阔空地能够点军。

这时，德川家康先锋队已完成运军粮人大高城的任务，天亮前便和织田堡垒兵战得火热。信长在热田神宫望见东方烟雾上升，明白大高城那两处堡垒即将覆灭，遂率军南下前往鸣海城的善照寺砦。此时士兵又增至三千。鸣海城与善照寺砦距离数十米，同样位于丘陵，织田在善照寺砦可以眺望其他堡垒。

另一方，今川义元于上午八点出城，往西前进。自骏府出发以来这七天，由于沿途在各城歇宿时均留下一两千士兵，此时的今川军只剩五千。正午抵达桶狭间山休息，不过现代没有这座山名，后人推测应该是沓挂城与大高城之间的中央点，该处有一座标高六十四米的丘陵，离织田军中岛砦仅有三公里。

若按旧说，义元是在谷底设宴遭织田军奇袭而人头落地，如此描述比较戏剧化。但一级史料《信长公记》描述，今川军是在丘陵布阵而非谷底，且派出先锋队防卫四周。

信长本队抵达善照寺砦时，指挥堡垒兵的守备队长可能因大将到来而士气大振，率三百士兵冲进今川前锋队，结果当然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几位守备队长均阵亡。信长见状，率兵移至南侧中岛砦，此堡垒位于两条河川汇合处的沙洲，在那一带算是最低位置。过去的历史小说通常描述织田在此绕道山中，自高处袭击今川军。

然而，军事史研究家藤本正行于1993年刊行《信长的战国军事学》（文库本改名为《信长的战争》）之后，此说法已完全被否定。一则战场大半为今川势力，织田不可能于事前得知义元所在；再则义元很可能在织田军绕道时便收

拾阵营出发。那信长为何能以少克众呢?

其实并非织田用兵如神，这完全是上天助力，是人力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的历史英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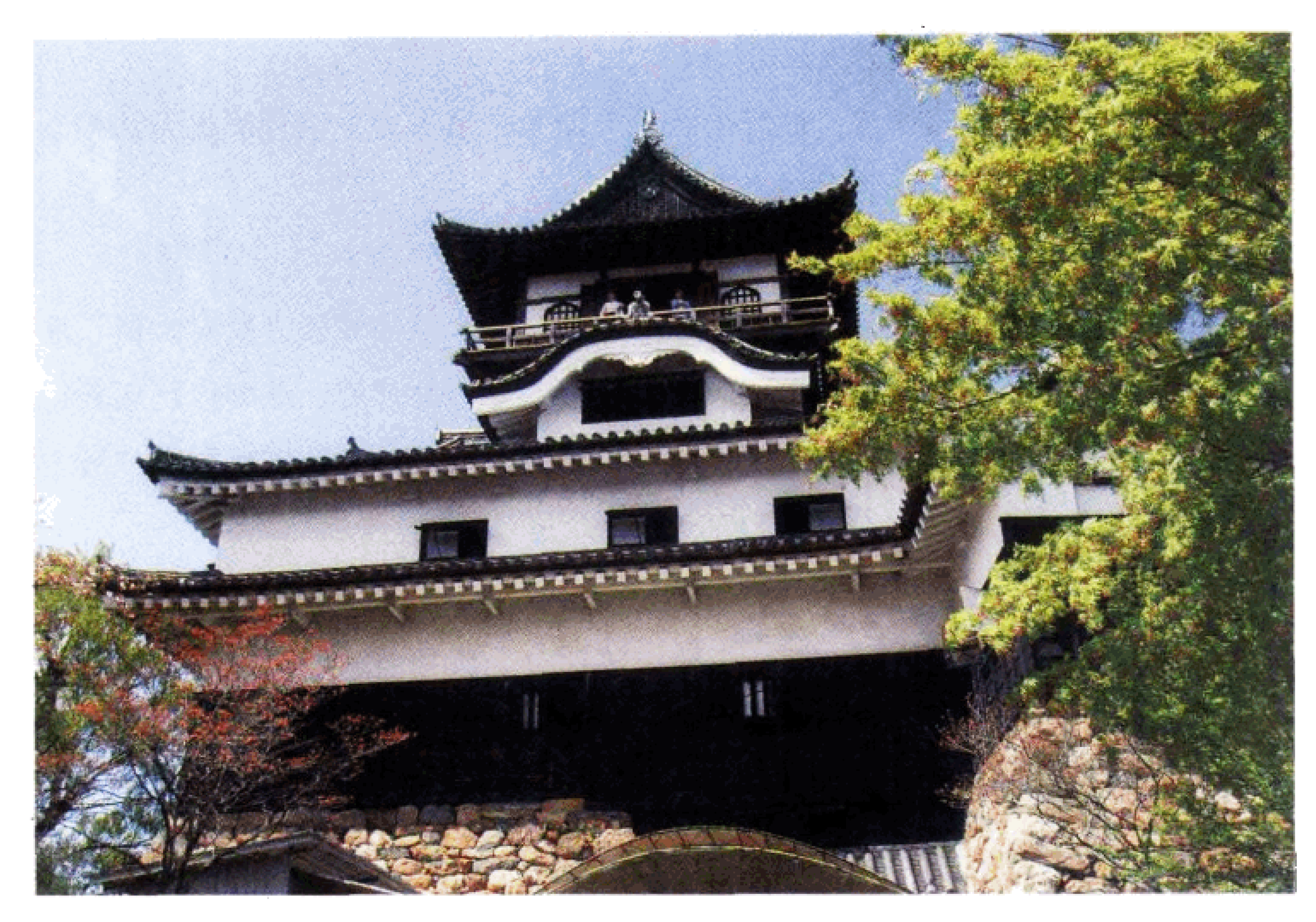
信长抵达中岛砦后即宣布将直捣今川本队，众家臣当然极力反对。信长斥责家臣道：“敌方运军粮进大高城，又与我方两处堡垒苦战，此刻应已疲累得在城内休息，我们虽然人少，但没必要过于畏惧。”信长又特别叮嘱：“敌方若进，我们退；敌方若退，我们进！”

换句话说，织田信长以为今川义元与德川家康等人仍待在大高城内，他完全不知道义元本人就在三公里前的丘陵布阵休息。信长根本没说“目标只是今川义元的头颅”这句话，那都是江户时代战记或小说家的虚构情节（江户时代太和平了，写战记的作者当然会添枝加叶）。信长只是想搅乱今川前锋队，幸运的话或许能让义元撤军，遂率兵顺着谷底前进，而前方正是义元本队。

当织田军前进至山脚时，桶狭间一带突然变天，突如其来的疾风骤雨令今川军个个抱头鼠窜，而且风向直指今川军。也就是说，织田军是背对暴风雨，今川军却面向暴风雨；织田军看得清敌方动向，今川军则是睁眼瞎子。待雨停，上空隐约出现阳光时，信长即号令进攻，亦即自山脚往山顶进行正面攻击。

今川前锋队已被暴风雨打得如同落水狗，冷不防眼前又出现“倾盆大雨”（出自《信长公记》）般的敌军，全体马仰人翻，连义元自骏府一路坐来的漆轿也顾不得抬走。信长看到这轿子才明白眼前的敌军正是义元本队，当下大喊：“此为大本营，快上！”号令传开后，所有分队全聚集为一队。

此时大约下午两点，义元起初以为营内某处失火或士兵打架，不以为意。当他得知是织田军进击时，立即让三百名骑兵密密麻麻围住自己，边打边退。只是，义元的护卫队虽死命保护主君，仍寡不敌众，应战了四五回合后，最终只剩五十骑兵。织田信长深知此良机不可失，干脆下马亲自冲锋出战，部下目



今爱知县冈崎市的冈崎城，也是钢筋混凝土再造。

睹大将不顾生死往前冲，当然会比大将更卖命。首先与义元展开肉搏战的人是信长护卫骑兵之一服部小平太（一忠），他用长矛刺向义元，遭义元反击，被砍伤膝盖跌倒在地。其次是毛利良胜上前与义元交刃，最终砍下义元头颅。据说，义元在临死前咬断了良胜的手指。

号称东海道第一大名的今川义元便如此丧命，享年四十二。今川军死的死、逃的逃，只有一位城将锲而不舍，与织田信长硬撑到底，他正是鸣海城守将冈部元信。信长于日后派今川家旧臣前去说服，但冈部屡次坚拒，连信长也不得不赞叹冈部的忠诚，终于答应冈部的要求，送回今川义元头颅，这才顺利接收了鸣海城。信长还在清洲城南方二公里街道旁造了义元冢，举行千僧诵经法会（千部经），隆重祭祀，这是信长对败将的一种诚意表现。



桶狭间古战场遗址。

再回头来说说德川家康。家康六岁时在织田家当人质，八岁起又成为今川家人质，运军粮进大高城这年，年仅十九。桶狭间之战当天傍晚，家康接到义元战死急报，起初不相信，待前往战场侦察战情的探员归来，他才明白大势已定。众家臣劝他赶紧逃难，家康却泰然地说："摸黑上路会迷路，等月亮出来再说。"

家康一行人于20日抵达故乡冈崎，因冈崎城内均是今川势力，是故并未立即入城，而是先前往城北大树寺静观其变。23日，今川势力撤回骏府，家康才说："既然是弃城，我们就捡回来吧。"如此，家康总算恢复自由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冈崎城城主。

屈指谋将毛利元就

大内义隆本为统治西日本七国的名门守护大名，于1542年远征出云（岛根县），惨败尼子氏手下，又在这场战争中失去养嗣子，便和出云国尼子氏、丰后国（大分县）大友氏缔结和约，自此沉迷风雅之道，朝夕宴请自京都逃至地方城市的公卿贵族与文化人，整天调弦弄管，吟风咏月。八年后的1551年，重臣陶晴贤等人叛变，歼灭了主君及其嗣子。

陶晴贤本身并无跃升大名之野心，只是众家臣主张“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深恐大内氏再如此萎靡下去，总有一天必定自取灭亡。因此在众重臣叛变成功后，陶晴贤立即拥立主君外甥为大内家当主，自己则退于幕后掌握实权。陶晴贤决意讨伐主君时，曾向当地各小领主求助，安芸国（广岛县西部）毛利元就正是其中之一。

毛利元就长年臣属大内氏，受过大内氏众多惠顾，然而当时他只是支配半个安芸国的小领主，对陶晴贤的叛变之举敢怒不敢言。他表面佯装臣服陶晴贤，其实是专注养精蓄锐，扩张领土。三年后，毛利元就终于向内外宣告与陶晴贤断交，并在数天内攻下安芸国内的陶方诸城。



毛利元就。



广岛县安艺高田市吉田郡山城，毛利元就铜像。他的火葬场也在附近。

翌年9月，日本史上著名的严岛之战爆发。这场战役为何能流芳百世呢？因为当时毛利元就只能动员四千兵力，而陶晴贤则有两万，元就以寡敌众得胜，埋下日后统治安芸、备后、周防、长门四国（广岛县、山口县）之基石，又让毛利家成为支配中国地方（指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地区）十国的战国大名，故又别称“海上桶狭间之战”。毛利家于日后的关原合战中是西军将帅。

毛利元就自1555年3月起便施展离间计，让陶晴贤杀掉自己旗下大将，并在严岛北部筑诱饵——宫尾城。严岛是濑户内海航路要冲、神圣之岛，通称宫岛（广岛市），古来即为大内氏侵攻安芸国时最重要的前线基地。毛利打算在严岛引诱陶军上陆再封杀全军。

同年4月，宫尾城竣工，毛利让敌方间谍放出“元就很后悔筑了宫尾城，正日夜担忧万一陶军攻来，恐怕会不堪一击”的假情报，并让重臣谎称将与陶军里应外合……在毛利的种种策略下，陶晴贤逐渐失去理智，9月2日率领两万大军出发。陶军勇将均主张走陆路，陶晴贤却一心想先拿下严岛，确保海路运输



严岛神社鸟居，平安时代末期受平清盛庇护而大有发展。



世界遗产严岛神社，每年有将近三百万访客。

后，再沿岸收回被毛利占领的诸城。

9月21日，陶军分乘五百艘战船，渡海上岛，布了铜墙铁壁般的阵势，而宫尾城守军仅有六百。陶晴贤命千名劳役挖掘城墙，并切断供给城内的水路。元就虽然接到“城兵撑不过十天”的报告，却无法立即伸出援手，他在等唯一能让此封杀战术成功的村上水军（本为海盗，战国时代成长为海上武士团）到来。

村上水军大致分为因岛（广岛县）、能岛（爱媛县）、来岛（爱媛县）三大家，三家均采取独自行动政策，各自拥护不同大名，但彼此都有不打自己人的默契，团结心很强。此时毛利元就仅有因岛村上水军和三儿子小早川隆景水军，加上其他，总计一百二十艘而已，拼不过陶军的五百艘。宫尾城撑到27日，能岛、来岛村上水军仍未出现。翌日，毛利元就只得率军移至严岛对岸。

陶晴贤于事前当然也威逼利诱能岛、来岛两大水军，但直至28日当天，陶军、毛利军双方均不晓得两大水军到底会帮哪方。中午过后，海面出现三百艘船只，正是能岛、来岛两大村上水军。他们对严岛陶军不屑一顾，直接停泊在

毛利这方海岸。据说，毛利军见状欢声雷动，严岛上的陶军则哑口无言。10月1日，陶军战败，陶晴贤在岛上自尽，享年三十五。

战后，毛利元就尽己所能重建严岛，并修复严岛神社神殿，如今严岛神社已于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对后人来说，毛利元就在此事上也有相当大的贡献。



能岛水军统帅，村上武吉雕像。

有关毛利元就的逸闻，最有名的是“三矢之训”。据说元就以三支箭训诲三个儿子，说一支箭很容易折断，三支箭则很难折断，告诫儿子务必团结。其实此故事是后人虚构的，不过毛利元就确实亲笔在家书中写着：“倘若三人之间稍有隔阂，三人必均灭亡。”



爱媛县今治市村上水军博物馆。

这位战国屈指谋将于1571年6月病故，享寿七十五。此年，武田信玄五十岁，上杉谦信四十一岁，明智光秀四十三岁，织田信长三十七岁，丰臣秀吉三十五岁，德川家康二十九岁，石田三成十一岁，伊达政宗则仍是个四岁幼童。

对这位谋将有兴趣的人可以找1997年NHK制作的大河剧《毛利元就》来看。



因岛村上水军城。

甲斐之虎武田信玄

如果随便抓一名日本人问道：“你认为战国武将中，谁最强？”对方很可能会在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这两人之间犹豫不决，但绝不会选择最终纳天下入掌的德川家康。毕竟德川家康曾数度惨败如山崩。

武田信玄是甲斐国（山梨县）守护武田信虎的嫡子，生于1521年，时代刚好处于长约一百三十年的战国期间正中。最初令武田信玄播名天下的是放逐父亲事件。

名门武田家统治的甲斐国四周环列险峰，对当地人来说，自己的村落便是他们的全世界，独立精神非常强烈，做事风格习惯于自扫门前雪，因此主从关系极为淡薄。武田信虎以武力平定内乱，统一甲斐，却也因屡次用兵，脾气暴躁，施行一言堂政治，导致国内民穷兵疲，众家臣无法与主君交心。当时嫡子信玄是个浪荡公子，成天吃喝嫖赌，不管政事，众家臣便暗中策划：若抬信玄上台，他们即可掌控政权，让信玄当个傀儡国主。

至今为止的说法均为信虎打算让信玄的同母弟信繁继位，信玄为了保身才同众家臣联手放逐父亲。然事实并非如此。信玄与信繁兄弟俩情深似胶，信玄登上国主地位后，信繁始终是哥哥的左右手，可惜在第四次川中岛之战阵亡，





山梨县甲府车站前的武田信玄铜像。



武田信玄石碑。

享年三十七。据说当时信玄搂着弟弟尸体号啕大哭。

二十一岁的信玄登上国主宝座后，那些将信虎逐出国外的家臣当然不肯臣服。信玄曾留下一首和歌："不可求，人心之无情，愈恨夜愈深。"（出自《武田晴信朝臣百首和歌》）这首和歌的意思是感叹自己虽当上国主，却无法驾驭众臣的苦恼。他之所以再三和上杉谦信交战，目的是想让众家臣团结一心，而且每次战后都会表彰立功者。信玄在位三十五年，最费心思的大概就是该如何让家臣成为铁壁军团这件事。虽然信玄最终实现了梦想，然而却是在他病逝前四个月才完成后人所赞誉的甲州武田军团。

信玄于三十三岁那年平定信浓国，信浓国败将逃至越后（新潟县）向上杉谦信求救，谦信受人之托出征，这正是日本史上著名的川中岛之战。双方从第一回打到第五回，打了十一年，最后仍不分胜负。

第一回的翌年，甲斐武田信玄、相模（神奈川县）北条氏康（北条家第三代当主）、骏河（静冈县）今川义元缔结三国同盟，令信玄可以专心攻占信浓。但今川义元于1560年桶狭间之战丧生，翌年，信玄和谦信又发动第四回川中岛之战。这次是规模最大的激战，弟弟信繁和武田家军师山本勘助均战死，双方依旧雌雄未决，陷入僵局。信玄眼见今川家逐日力弱，打算转移目标侵攻骏河。



甲府市的武田神社至今仍以“甲斐国总镇护”自居，奉祀信玄为“武田大神”。

然而信玄嫡子义信的正房是今川义元之女，儿子站在老婆这方与父亲敌对，义信为此被废嫡且软禁两年，1567年自尽，妻子也被赶回骏河娘家。翌年，信玄和三河国德川家康联手东西夹攻并占领了骏河，三国同盟因而失效，嫁到北条家的信玄长女也被赶回甲斐，不久过世。

织田信长于1571年火攻比睿山时，被信玄批评为“天魔妖怪”；与此同时，信玄接纳保护自比睿山逃出的僧侣，让他们在甲斐国重建延历寺。翌年，信玄受幕府将军之托，率兵上洛，途中攻打德川家康，即三方原之战。这场仗把德川家康打得屁滚尿流，而闻名后世的甲州铁壁军团也正是在这场仗中凝结成形。无奈造化弄人，再强的武田信玄也敌不过老天爷的一句话，就在他打算攻打织田信长时，宿疾肺结核（另一说是食道癌）恶化，在撤军北上回信浓途

中撤手尘寰，享年五十三。

信玄留下遗言叮嘱儿子胜赖，务必在三年内秘不发丧，但十三天后，此信息即传到上杉谦信耳里，半年后，巨星陨落的消息传遍天下。之后，胜赖一直跟家康、信长对打，也扩张了领土，并遵守父亲遗言于1576年举行了盛大正式殡葬。只是胜赖最终仍败给织田信长，信玄过世九年后，一族人全体自尽，武田家就此灭亡。

旧说大多描述信玄攻打德川家康、织田信长的目的是上洛（前往京都），事实并非如此。武田家在三方原之战前后确实从未攻打过家康，而且明明把德川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却没乘胜追击置家康于死地。通过三河国之后正是织田信长的尾张国，不过此时的织田家已将根据地移至美浓国，信长本人则身在京都跟幕府将军对打，无法动弹，清洲城如同空城。倘若信玄没病倒，应该可以拿下尾张国，上述这些事实令后人误以为信玄南下的目的是上洛。然而，在尾张国之后不但有美浓国，还有个近江国，信玄必须突破此二国城墙才能跨上京都之地。试想，即便武田军有两万五千，此事真能实现吗？简直在做白日梦。

何况武田军团中有八成士兵都是农民，也就是兼业士兵。武田军团虽强悍，但“兵农不可分”也正是他们的致命伤。攻打德川家康时已值岁末，这些兵团要在春季前赶回老家种田，哪来的余裕再去跟美浓国、近江国交战？

由此看来，信玄率大军南下远征的真正目的是“上洛效果”，而非“上洛”。他只要拿下三河、尾张两国，织田信长势必会派驻大军力阻信玄继续扩张领地，如此一来，信长便无法长驻京都，幕府将军也就能保住宝座。事实上，信玄一死，织田信长便派七万大军围住京都二条城，放逐了室町幕府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长达二百余年的室町幕府就此闭幕。

武田信玄的“风林火山”军旗，典故出自中国《孙子兵法·军争篇》：“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信玄在过世四个月前才组成甲州铁壁军团，但继任者胜赖自尽后，失去主子的这些军团到底何去何从呢？



大阪三光神社的真田幸村铜像，旁边有幸村开挖的地道，据说可通大阪城。

正是曾遭这支军团痛击的德川家康收容了他们。基于感激，他们日后在关原合战中也拼命立功。

此外，家康五男信吉的生母跟武田家有亲戚关系。信吉二十岁时前往水户（茨城县）任职藩主，铁壁军团也全体跟去。但信吉翌年病逝，家康命幺儿赖房继任，而铁壁军团也全体留任。换句话说，辅助江户时代德川御三家水户藩首任藩主的家臣，正是武田家的铁壁军团。

日本《历史读本》月刊曾经针对历史迷读者进行了一项战国武将人气投票调查，排行榜结果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上杉谦信、武田信玄、德川家康。但把调查对象锁定在男性上班族时，排行榜竟变成：织田信长、德川家康、丰臣秀吉、上杉谦信、真田幸村。

我不知道日本男性上班族为何将武田信玄挤出排行榜，但站在女人立场来看，比起真田幸村，我宁愿选择信玄。他是真正文武双全的当世英杰，除了会打仗，还懂得经营公司（扩张领地）并得人心（铁壁军团），另一方面又会写和歌、作汉诗，这种男人上哪儿去找啊？而且近年已确定，至今为止那个肥头大耳、彪形大汉形象的信玄肖像画并非他本人，真正的信玄是个白皙温文的诗人武将。在此选三首信玄汉诗为证。

惜落花

檐外红残三四峰，

蜂狂蝶醉景犹浓。

游人亦借渔翁手，

网住飞花至晚钟。

（此处的“花”指漫天飞舞的樱花花瓣。）

蔷薇

满院蔷薇香露新，

雨余红色别留春。

风流谢传今犹在，

花似东山缥缈人。

（“谢传”指中国东晋谢安传记，谢安年轻时隐居浙江省临安东山，年四十余才出任桓州司马，淝水之战任征讨大都督。蔷薇在战国时代算是珍贵花种，信玄在院子种满蔷薇，而且院子规模应该是吾等现代人难以想象的那般大，可见他非常喜欢花草。）

旅馆听鹃

空山绿树雨晴辰，

残月杜鹃呼梦频。

旅馆一声归思切，

天涯瞻恋蜀城春。

（最后一句是比喻思乡情浓得很想如中国蜀望帝那般，化为杜鹃飞回故乡。据说蜀望帝于死后魂化为杜鹃，每年3月总不忘回乡提醒子民别忘了春耕。）

越后之龙上杉谦信

四十九年一睡梦，

一期荣华一杯酒。

生于1530年的上杉谦信，于1578年因脑溢血而骤逝，享年四十九，刚好与他生前留下的这句诗相合。谦信是越后（新潟县）守护代幼子，四岁丧母，七岁丧父，从小在寺院长大；十九岁继任长兄位子，登上国主宝座。二十一岁时成为越后守护。

当时上野国（群马县）关东管领上杉宪政抵不住北条氏康的攻势，逃到越后向谦信求援。年仅二十三岁的谦信立即率军击溃北条军，自此驰名天下。次年，谦信又受人之托，与三十三岁的武田信玄展开第一回川中岛之战，岂知这一打竟自第一回打至第五回，整整对打了十一年。

江户时代后叶儒学者赖山阳（1780～1832），留下一首描述第四回川中岛之战雌雄对决的汉诗《题不识庵击机山图》：

鞭声肃肃夜过河，



谦信单挑信玄的场面脍炙人口。

晓见千兵拥大牙。

遗恨十年磨一剑，

流星光底逸长蛇。

“不识庵”是谦信法号，“机山”是信玄法号。据说，谦信在这场战役中，头缠只露出双眼的白绢，单独一人骑马冲进武田军营，挥刀直砍坐在凳上指挥的大将武田信玄。信玄来不及拔刀，仓皇之际举起军扇抵挡。谦信第一刀砍碎军扇，第二、第三刀砍伤信玄肘、肩。许多历史学界权威认为此事是江户时代初期成书的《甲阳军鉴》作者捏造，但日本历史小说家兼研究家的井泽元彦却主张，这段轶闻极有可能是事实。

《甲阳军鉴》是研究甲州武田流派的兵法书，按理说，作者若只想发扬武田军法，应该不可能记载“我方”糗事。然作者不但记录了武田军师山本勘

助的失败，也描述了信玄遭谦信砍了三刀的过程，因此井泽元彦宣称《甲阳军鉴》的史料可信度非常高。

以一般人或现代人的常识来看，身为大将身份的上杉谦信确实不大可能只身骑马冲入武田兵营，单挑大将信玄并连砍三刀。可是，这场战役是空前未有的大混战，当时，上杉军有人砍下武田军副将信玄弟弟信繁的头颅，却没人于事后出面领取巨大奖赏，而且众多日本史家直至今日仍找不着记载砍下信繁头颅的人名史料。由此可见，当时战场确实混乱得足以让谦信逮着时机单挑信玄。再者，以谦信生前的作为及个性看来，这段令后人传诵称道的事迹，盖然性很高。

上杉谦信极为信奉毗沙门天，甚至自诩为其化身，他相信敌兵绝不可能伤到受毗沙门天庇护的自己。也因此，他敢单独一人骑马闯进敌军兵营单挑敌方大将，其实并非“有勇无谋”或“轻举妄动”。另一点，谦信生前不近女色，终生未娶，没有妻子儿女等家累，也不在乎地位与财产。他在二十七岁那年，因家臣间领土纷争不绝，曾宣告隐退，表示将剃发出家，藏身山中。此举令家臣手足无措，联名写下将誓死不二的切结书，虽然谦信最终未能如愿，却间接强化了家臣间的团结心。这样的人，会眷恋尘世地位与财产吗？

另一个问题是，谦信在单挑信玄时，战况处于下风，部队死伤惨重，他没必要考虑身为大将的责任。试想，士兵都没了，哪来的大将？而武田军那方亦是非死即伤。在这种混战中，两位大将身边凑巧都没人在的时机并非不可得。

三年后的第五回川中岛之战中，谦信和信玄并未交锋，仅僵持六十余日便收兵结束战役。此时的战国背景情势有变，突然跃出一颗新星织田信长，谦信和信玄均没有多余时间和精力继续耗费在彼此的争夺战中。讽刺的是，正因为谦信和信玄老在一边对打，织田信长才有机会蹿上来。

织田信长生前最惧怕的人正是上杉谦信，他不但以“保护幕府”为由和





上杉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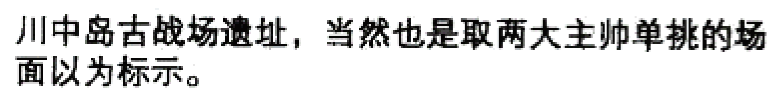
上杉谦信军旗，字取自“毘沙门天”的头一字。

谦信结盟，还不断向谦信进行“送礼攻势”。这也难怪，根据越后史研究家花前盛明调查，上杉谦信的生涯战绩是“七十战，四十三胜，二败，二十五平手”，战胜率是百分之九十七点一。这种战绩，谁惹得起？而且在当时的所有战国大名中，唯有上杉谦信类似“外星人”，世界观与他人迥然不同，既不想掌控天下，亦无意侵犯他人领土，仅在有人求援时才会动兵，这在织田信长眼中看来无疑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存在。既然无法理解，也就会望而生畏。

1572年，武田信玄病逝，死前嘱咐儿子胜赖于日后遇难时务必向谦信求援。信玄于生前跟谦信打个不停，但所谓“不打不相识”，两人通过对打反而更相知，因此信玄内心最信赖的人也正是谦信。

信玄死后，织田信长不但驱逐了幕府将军，还将魔手伸至谦信领地；另一方面，幕府将军也请求谦信上洛重兴足利家。于是谦信再度高举义旗与本愿寺、武田胜赖联手，构筑了“反信长包围网”。1577年，谦信平定了被织田占领的越中、能登，并在加贺（石川县南部）手取川与五万织田大军交手，把织




川中岛古战场遗址，当然也是取两大主帅单挑的场面以为标示。



祭拜上杉谦信的春日山神社。

田军打得鸟散鱼溃。

谦信攻下能登七尾城的那一天，在军营办酒宴，酒酣之余当场作了一首汉诗《九月十三夜》：

霜满军营秋气清，
数行过雁月三更。
越山并得能州景，
遮莫家乡忆远征。

“能州”是石川县能登半岛，谦信在军营看到月光下飞行的数行雁群，因思乡而作此诗排遣愁绪。可见谦信与生涯敌手武田信玄均为教养深厚、文武双全的战国武将，只是信玄爱花，谦信则爱酒。

同年12月，谦信下达了远征关东的总动员令，打算于翌年3月摘下信长这颗“捣乱天下”的新星，然而却在即将出阵前的3月9日昏倒于厕所，之后始终未醒，3月13日暴卒。

织田信长则于同年4月9日辞去右大臣兼右大将之职。此举令朝廷波纹四



上杉神社位于山形县米泽市，祭奉上杉谦信。

散，认为织田信长否定官位，等于存心蔑视朝廷，公卿贵族皆惶惶不定，频频使人飞马来往报信，深恐步上室町幕府后尘。

如此一路看下来，各位看官是否能隐隐察觉到，幸运女神似乎只对织田信长微笑？武田信玄在远征途中病逝，“毗沙门天的化身”军神上杉谦信也在远征前夕骤逝，这不就表明了老天爷注定要让织田信长成为英雄吗？

不过，谦信名言中有一句“武运在天，铠甲在胸，功勋在脚下”。不知怎么回事，我看到这句话总会歪想成“织田是武运，丰臣是铠甲，德川是功勋”。

折翼英雄织田信长

对日本战国史稍有涉猎的人，应该都知道织田信长临死前说的那句话："无关是非。"这句话翻成现代话的意思是"没办法"、"事不得已"，但再解读深切一点，即"没必要追究是非"，也就是"人生凡事都无法按理去走，追究是非毫无用处"。而在本能寺事变发生十二年前，织田攻打越前（福井县东部）之际，得知妹婿浅井长政叛变时，信长也说了同样的话。这句话似乎凝缩了信长的一生。信长否定灵魂不灭，主张唯物论，重视眼下发生的事，也因此遇难时不怨天尤人，也不追究是非，只是知命地接受一切。毕竟织田信长本身正是个不按牌理出牌，经常心血来潮单独行动的名人。

织田信长是尾张守护代嫡子，由于少年时代行为放荡不羁，四周人均嘲笑他是"尾张的大傻瓜"。十五岁时与美浓枭雄斋藤道三长女浓姬结婚，十八岁时因父亲过世而继任守护代地位，此时还未成为国主。二十岁时与岳父会面，枭雄斋藤道三这才看清女婿的真正才识。二十五岁时在清洲城暗杀屡次企图谋反的弟弟信行，翌年上洛谒见第十三代室町幕府将军，正式成为尾张国主。

二十七岁时在桶狭间击败国力如日中天的今川义元，一举成名。三十四岁时占领美浓国，将地名改为"岐阜"，开始使用"天下布武"（确立武家政权



今日的岐阜城重建于 1956 年，坐落于岐阜县岐阜市金华山（稻叶山）头。

以统治全国）朱印，并废除收税关所，实施兵农分离政策，积极设立自由市场“乐市”、“乐座”，费尽心思将岐阜建设为繁华的商业流通都市。

三十五岁时上洛拥足利义昭登上第十五代将军宝座，但义昭不满傀儡之座，逐渐与信长对立。两年后，义昭终于同武田、朝仓、毛利等战国大名以及本愿寺、比睿山等宗教势力联手，展开长达三年的“反信长包围网”攻势。对信长来说，这三年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难撑的四面楚歌时代。

1572年，武田信玄受将军之托率大军上洛，在远江三方原击败织田、德川联合军，但信玄于翌年病逝，武田军不得不自三河国撤军，织田信长重整体势后随即放逐了将军义昭，室町幕府就此灭亡。同年8月，信长亦歼灭朝仓、浅井二氏，翌年又率三万大军平定了伊势长岛一向一揆。



信长与他的左右手：自左而右分别为川长满、织田信长、森兰丸。



传说中少年时期的织田信长打扮野性、奔放、不拘。

1575年，信长四十二岁。这年5月，武田胜赖为讨伐背叛武田家的家臣，率一万五千兵力包围长篠城。长篠城位于两条河川交汇处的断崖上，对德川家康来说是收复旧领地的桥头堡；对武田胜赖来说，则是侵略三河国的要害城。城内仅有五百城兵，而家康此时仅能动员数千兵力，只得向远在大阪应付敌对势力的信长求援。信长接到书信，立即收兵回岐阜，于5月13日率三万大军出发，14日抵达冈崎和家康会合召开军议。这时，长篠城已如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长篠城城主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奥平贞昌，因父亲变节向家康俯首称臣，家康命他守护长篠城，且预计让他迎娶家康长女龟姬。抛开亲事不谈，既然奥平家一度背叛武田家，无论如何也要守住长篠城，否则不但将覆宗灭族，也会影响到德川家康的存亡。奥平城主和众家臣召开军议后，决定派出密令使者向冈崎城求救。这位敢死士使者正是三十六岁的步卒鸟居强右卫门。

鸟居半夜从下水道逃至城外，15日早上成功在标高六二八米的雁峰山山腰点燃烽火，告知城内人任务完成。当天在深山中奔驰了十里路（约四十公里），好不容易才抵达冈崎向家康呈出贞昌的求援密令。当他得知大将织田援

军已抵达冈崎的消息时，顾不得坐下休息喘口气，又立即奔上归途。16日早上，他在雁峰山山腰燃起烽火向城内报喜后，被武田军抓住，入城失败。

鸟居得意洋洋地说出织田援军已抵达冈崎之事，武田胜赖听后焦急万分，只得向鸟居妥协，提出倘若鸟居愿意向城内谎报援军未到，将饶过城内所有将兵一命的条件。不料已决心豁出一命的鸟居竟在城外高喊："援军已到，大家再加把劲，绝不能开城！"事后，鸟居虽被处死，但对死守城内的众人来说，他那句话相当于力量最大的援军。

三万织田军与八千德川军于18日抵达离长篠城一里（四公里）远的设乐原，在该处按兵不动。设乐原是南北宽二公里、东西长一公里的带状丘陵，其间有多数小河和水田。织田在设乐原设置防马栅、挖空壕、筑壁垒，打算引诱武田主力军来此决战。武田胜赖果然上当，留下三千兵力继续包围长篠城，自己则率一万二千军出发。结果这些留下的三千军遭织田派出的四千五百奇袭队攻击，全线瓦解。

5月20日早上，两军隔着河川对峙。21日早上开战，下午两点便结束战事，武田胜赖军败走。之后，武田家一蹶不振，织田信长则扶摇直上，翌年在琵琶湖畔建筑安土城。三年后，令耶稣教会传教士赞叹"即使欧洲也没有如此豪华城堡"的安土城竣工，水路交通便利的城市眨眼间成为商业流通繁荣之地，信长更在城下建设了耶稣会神学校。

"反信长包围网"的急先锋上杉谦信骤逝后，能威胁信长的敌人只剩中国地方的战国大名毛利家和本愿寺势力。信长四十七岁那年，本愿寺在朝廷天皇敕令下也同信长和解，只剩毛利家与信长敌对。1581年，四十八岁的信长正值全盛期，他于2月在京都天皇内殿举行军马演练大会，连天皇都出席了。1582年2月，四十九岁的织田信长出兵甲斐歼灭武田胜赖父子，武田氏就此灭亡。

眼看统一天下的梦想即将完成，就剩毛利家而已。5月29日，信长前往京都，打算支援正在跟毛利对打的丰臣秀吉，住宿京都本能寺。6月2日拂晓时



长篠城址位于今日的爱知县新城市，已受指定为国家史迹。



织田信长墓。

分，本来派往援助丰臣秀吉的明智光秀军突然出现在京都，袭击了本能寺。织田信长得知叛军是明智光秀时，留下一句“无关是非”，顾不得换下身上的白睡衣即抓起弓箭应战。无奈寡不敌众，负伤的信长只能退回里屋关上房门，放火切腹自杀。

由于事后找不着织田信长的尸体，后人才将本能寺之变列为日本战国史首屈一指的悬案。

“人间五十年，与下天比之，直如梦与幻；有幸来人世，何能永不灭？”

织田信长确实灭了，但他的一生真如他所说，不过是下天的一昼夜而已吗？就我看来，四百多年后的今日，织田信长依旧是一颗高悬日本苍穹的恒星，不停发出光热，百世不易。

本能寺之变

所谓“本能寺之变”，指织田信长重臣明智光秀于1582年6月2日（阳历7月1日）早上，率一万三千兵力袭击住宿在京都本能寺的主君信长……两个小时后，日本战国史英雄织田信长毙命，历史从此改写。

此事件可说是日本史上最大也最有名的政变，但四百多年后的今日，后人仍无法查明政变原因。明智光秀因此事件而青史留名，但他的前半生谜团重重，甚至连年龄也不详。生前的明智光秀肖像画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印象，后人才将政变原因牵强附会在私怨上，说他积怨多年，例如招待德川家康时菜肴发出臭味，信长大怒并罢免光秀的接待职务，或说其母被害，等等。然而这一切均为后代文人虚构，并非有史料可以佐证。其他也有各种幕后说，只是这些幕后说都被推翻，目前又回到原来的“单独犯”说。

织田信长于1575年击溃武田胜赖后，“天下布武”速度倍增。尤其1580年在朝廷天皇敕命讲和下，本愿寺离开大阪，此时的信长几乎已完全平定了以京都为中心的近畿全境。之后，信长接二连三进行内阁改革，第一位被革职的是信长麾下拥有最大军团的佐久间信盛父子。信长亲笔写下十九条罪状，将信盛



本能寺之变谜样的男主角：明智光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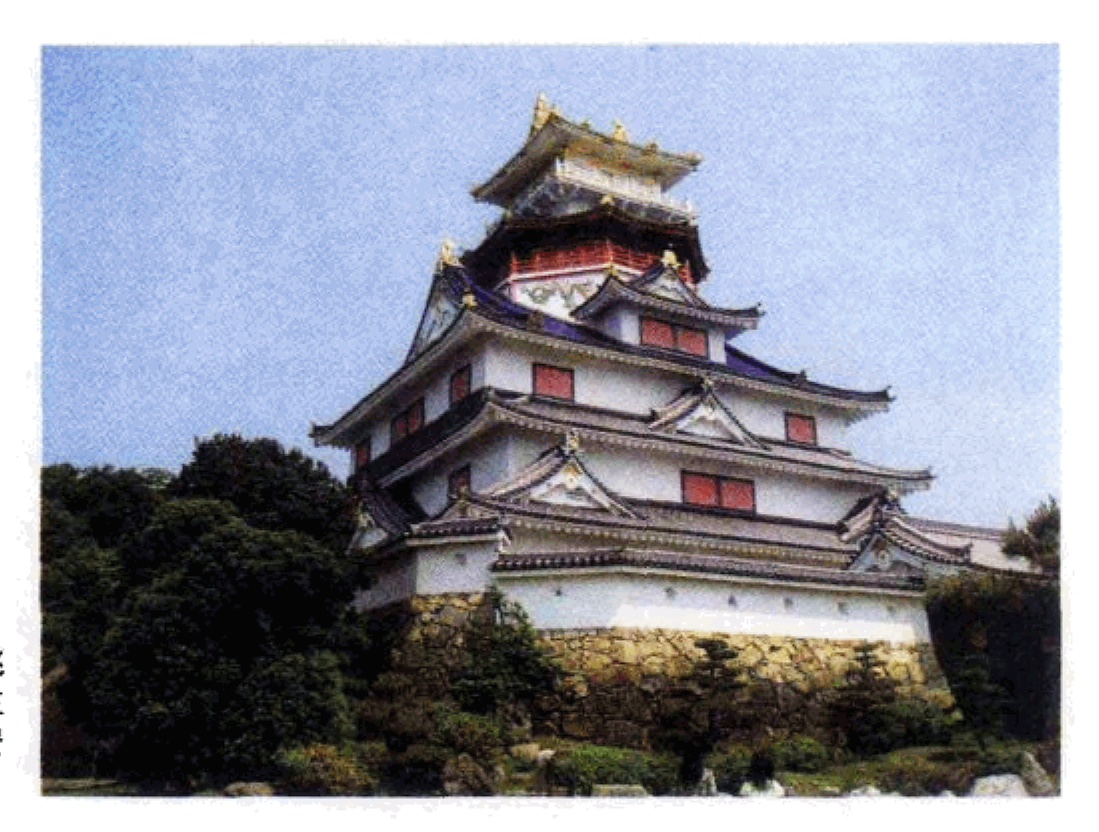


日本历史转捩点之一的本能寺，如今融入一般市民生活中。

流放高野山，接着又逐出好几位元老家臣，继这些元老之后抬头的新兴势力正是丰臣秀吉和明智光秀，他们是忠实的织田信长政策战术实践者。另一方面，其他家臣见主君如此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深恐自己也会成为釜中之鱼，也有不少人举旗造反。

信长和本愿寺讲和后，1581年在安土城迎接新年。正月十五是“左义长”火祭节日（在现代日本亦是传统节日之一，就是烧掉所有元旦期间的装饰物），担任祭典职务的人是明智光秀。信长一族人和近江出身者表演骑马游行服装秀，众多演出节目令老百姓看得目瞪口呆，鼓掌欢呼，明智光秀甚至让马匹高悬爆竹在城邑大街奔驰。

信长的服装最引人注目，他当天骑一匹菊花青马，头戴黑色南蛮盔，红色上衣，绫罗外褂，下半身是虎皮马裤。脸上有化妆（战国时代的大人物出门或出征时通常要化妆），还特地剔掉眉毛重新画上。大概因为此祭典办得很成功，信长又命光秀负责2月末的皇宫内殿军马演练大会。这场大会也办得非常成功，天皇大喜，3月5日再度演练一次。两场大规模的示威演练均让老百姓认为



现代化经营的伊势安土桃山文化村堪称是“历史主题乐园”，此为其中的安土城。

乱世已结束，新时代即将到来。对于如此能干的左右手，信长当然视为心腹，而此时的明智光秀也确实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翌年3月，信长歼灭武田胜赖。5月15日，德川家康和武田家旧臣穴山信君（梅雪，武田信玄外甥兼女婿）应邀造访安土，两人只带少数随从。这年刚好是信长和家康同盟二十周年，为了让老盟友能宾至如归，信长再度指名明智光秀当飨宴总干事。家康一行人在安土城待了六夜，21日离开安土前往京都。

这段期间，中国地方的织田军仍打得如火如荼，丰臣秀吉负责攻打备中（冈山县西部）高松城，不料却诱出毛利辉元等主力军。秀吉的求援信在15日送至信长手中，信长于17日命明智光秀担任攻打毛利的先锋队。明智光秀不仅是位教养甚好的才子，战绩也很辉煌，织田信长会命他当援军先锋队，其实十分合理。而且信长是在飨宴第三天才换掉明智光秀的职务。也就是说，最隆重的第一、第二晚洗尘宴会已结束，之后的事交给别人代理也无所谓，当务之急是必须派援军过去，否则丰臣秀吉很可能败在毛利手下。面对这种迫在眉睫之务，信长当然非派光秀不可。

由此可见，织田信长极为信任明智光秀，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贤臣手下。

明智光秀于17日禀命后即离开安土城，回到自己属地坂本城准备领军出征。5月26日，一万三千名明智军进入丹波龟山城（京都府龟冈市）。次日，光秀带着十四岁嫡子和少数随从登上险峻的爱宕山，闭居爱宕神社祈求战胜。28日，光秀邀请九名当代一流歌人在爱宕山寺院举行连歌会。

当时的连歌会性质与茶会相同，是一种以文化素养为背景的社交仪式。连歌是即兴和歌，由一人开头作一首五七五发句，另一人接下一句的七七句子，合成一首五七五七七和歌，然后再由另一人配合和歌内容，作一首五七五发句，如此一直连下去，句型是五七五、七七、五七五、七七……一般连成九十九首，但也有三十或五十首的连歌。后人将发句独立出来，变成俳句与现代短歌。日本俳句、短歌均有一种意犹未尽的诗意，原因正是其原本只是发句，后面应该还有七七诗词。

光秀当天开头的五七五句子是“今时也，细雨纷飞，五月哉”，其他歌人即兴接龙的第二句是“庭园夏山，更胜上游”，第三句是“落英缤纷，堵住流水”……第九十九句是光秀嫡子作的“诸国犹悠闲自在”。这篇连歌名为《爱宕百韵》，后人由于寻不出光秀叛变的理由，很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地用这篇连歌诗词大做文章，想找出光秀的叛变征兆。但自从历史作家、历史研究家桐野作人主导“明智光秀在此时还未决意叛变”说之后，《爱宕百韵》才逐渐得以还原其诗词面目。

5月29日下午四点，自安土出发的织田信长在雨中抵达京都。自上回在皇宫内殿举行军马演练大会以来，这次是久违一年又两个多月重访京都，信长身边没带护卫队，仅有十名近侍和少数庶务侍童、步卒，一行人住进本能寺。次日，信长在本能寺举行茶会，展示了三十八种名器茶具。嫡子信忠于傍晚也前

来参加酒宴，夜深后才返回妙觉寺。信长预计在京都逗留至6月3日，4日出征。另一方，明智光秀带领一万三千将兵自龟山城开拔，龟山城距离京都约五里半（二十二公里）。

明智军在黑暗中握着火把东行，但直至沓挂交叉路口，仍没人下令要右拐前往山崎，大军依旧笔直前行。前面正是京都。士兵莫名其妙，有人甚至以为要去暗杀德川家康。本能寺位于下京町西方，设有沟渠和堡垒，并非手无寸铁的寺院，但信长根本没想到会有人袭击。

6月2日凌晨，信长和近侍总算察觉外面传来的喧闹和马嘶声。信长让近侍森兰丸去探看究竟，森兰丸回来报告："有大军包围了本能寺，徽志是桔梗（明智光秀军徽）。"信长听到徽志是桔梗，留下一句"无关是非"，抓起弓箭应战。然而此时明智军早已闯进寺院，在殿内走廊厮杀。肩受枪伤的信长命所有女人逃命，并吩咐森兰丸放火，自己则退回房间关上房门自尽。

信长嫡子织田信忠当时带着三千军队住在附近的妙觉寺，而明智光秀却没派人同时包围妙觉寺。换句话说，倘若信忠接到本能寺事变的消息后马上逃离京都，



即将迎接人生末日的织田信长。



未能成功为父报仇的织田信忠。



有人认为长宗我部元亲才是本能寺之变的最大受益者。



在四百年冥诞时树立的长宗我部元亲铜像，位于高知县高知市。

那么天下大饼便不会被丰臣秀吉夺走，这可以说是信忠最大的失误。信忠一心想要为父报仇，遂将军队移至二条城，结果和父亲走上同一条路，自尽身亡。

从明智光秀没有同时包围妙觉寺这点看来，光秀叛变的动机很可能是一时冲动。1582年5月是小月，只有二十九天，次日即为6月1日，明智光秀在28日举行连歌大会时还未决意弑君。这三天中，明智光秀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非弑君不可的事呢？而从明智光秀在本能寺事变之后的行动看来，他似乎也没渴望篡夺天下。事变当天他执拗地寻找信长尸体，下午才离开京都前往安土。只是通往安土的桥被信长家臣破坏，光秀只能回自己居城。回城后，光秀发出多封信件，收件人大部分是与信长敌对的大名，但众人因为于事前都没收到任何光秀欲叛变的内幕消息或知会（这在战国时代似乎是一种违反常理的行为），所以大部分人均作壁上观，按兵不动。

丰臣秀吉接到信长毙命的噩耗后，立即同毛利讲和，6日率兵东上，与其他信长家臣会合，兵力膨胀至三万五千，13日在山崎之战中击败明智光秀。据说光秀在当天深夜逃往近江途中，被醍醐（京都市伏见区）附近当地村民视为败

走武士，遂遭劫杀。然而，明智光秀跟织田信长一样，死后均不见尸体，以为佐证。

明智光秀在弑君后第七天，由于各地大名均不理不睬，只得又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老友兼亲家公的细川藤孝（幽斋），恳求细川伸出援手。内容提及发动本能寺事变的主因在于想提拔女婿细川忠兴以及其他人，别无二意；并发誓将在五十日、百日内平定近畿诸国，之后随即隐退。虽然这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但字里行间洋溢着孤独、悲凉情怀。

倘若明智光秀没有发动本能寺事变，他应该是一位任何明君都梦寐以求的名臣，不但允文允武，且智勇足备。只是，也或许是过于卖力，反倒令他在不知不觉中患上不为人知的忧郁症吧。

本能寺事变的最大受惠者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始终是明智光秀的竞争对手，无奈事事都比光秀略逊一筹。本能寺事变后，信长众臣均陷于无能、混乱状态，只有丰臣秀吉保持冷静，面不改色自战场马不停蹄地赶回京都为主君报仇。事后又巧妙地立信忠嫡子为继任者，掌握了织田政权。

但根据有识人士证言，真正的受惠者是四国的战国大名长宗我部元亲，以及明智光秀的重臣斋藤利三。织田信长原已决定征讨四国，并命三男信孝和重臣丹羽长秀聚在大阪城准备出征，6月2日正是织田舰队离开大阪打算侵攻四国那天。长宗我部元亲是斋藤利三的妹婿，如果没发生本能寺事变，四国应该已被织田信长平定了吧。

一步登天的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的出身背景不详，只知道他老家是无法冠姓的下层阶级，与于祢（宁宁）结婚后才自称姓“木下”。至于少年时代在尾张、三河、骏河流浪，十五岁时认识地方土豪蜂须贺小六等事迹，均为《绘本太阁记》的创作，不足为信。总之，他是在二十二岁时加入织田信长麾下，也就是信长在桶狭间击败今川义元的前两年。

二十五岁时与于祢结婚，三十七岁时晋升为长滨城城主，可见丰臣秀吉于平时、战时均有出色表现，踏踏实实一步步往上攀登，逐渐得到信长赏识，在家臣中崭露头角。

织田信长在本能寺遇难那年，丰臣秀吉四十六岁。当时织田家有力重臣均不在信长身边，例如柴田胜家在越中（富山县）与上杉景胜打仗，丹羽长秀与信长三男信孝在大阪准备远征四国，丰臣秀吉则率三万兵力进军备中，正在水攻毛利军高松城。对织田军来说，高松城是侵攻中国地方的第一线；而对毛利军来说，高松城是最前线的防波堤。此城是天然要害，四周都是沼泽。丰臣秀吉于4月率军包围高松城时，城内包括老百姓总计有五千人，城主清水宗治本来



位于滋贺县长滨市的长滨城，目前所见为钢筋水泥结构，当然不是羽柴秀吉当年建造的

不想让老百姓守城，是老百姓自愿报名进城，可见城主平日行善政，大得民心。

水攻献策者是丰臣秀吉的军师黑田孝高（官兵卫）。丰臣秀吉以破格高价动员邻近村民，花了十二天在高松城沼泽地带四周筑起一道三公里长、七米高的堤坝，再引进河水，让高松城成为浮在湖中的水城。水攻十天后，吉川元春（毛利元就次男）、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就三男）率领一万五千援军赶到，却只能在俯望丰臣军的山上布阵，无法动弹。因为只要丰臣军捣坏堤坝一隅，浊流很可能吞噬整座城。



尖嘴猴腮的外形是后世对丰臣秀吉的印象。



吉川元春。

此时的秀吉明明可以立大功，却深恐过于峥嵘独占鳌头，遂发出求援信请织田信长派来援军，信长先命明智光秀出发，自己也于5月29日上洛住进本能寺。6月2日发生本能寺事变，举旗造反的明智光秀于当天写了一封机密文件，派人送至毛利军，要毛利军千万不能投降。不料密使不知道高松城已陷于水攻，西下抵达高松城时根本无法进城，并误闯丰臣阵营被捕。也就是说，丰臣秀吉于3日夜晚十点左右便得知本能寺事变，之后听从军师黑田官兵卫的建议，决定隐瞒噩耗，立即和毛利军讲和。毛利军担忧织田信长会带援军赶来，早就派来使者，只是彼此条件谈不拢，讲和暂时触礁而已。

既然织田信长已死，而且是死在自己人明智光秀手下，织田援军当然不可

能赶来。丰臣秀吉眼下最重要的事是尽早拿下高松城，并立即撤军赶回姬路城。于是暗中托毛利军的讲和使僧安国寺惠琼单独进城去说服城主，结果城主以不杀害城内诸人为条件，答应切腹自杀。这些都是背着毛利援军私密进行的。



战国知名军师之一，黑田官兵卫。

4日下午三点，在秀吉派去的检官面前，据说城主搭船出城后，在湖中进行切腹仪式。之前毛利援军迟迟不接受讲和，正是为了救城主一命，如今城主既然擅自切腹，毛利这方也就没必要拖下去，于是彼此交换誓约，讲和成立。



小早川隆景。

交换誓约后，秀吉立即撤阵。两个小时后，毛利军也接到本能寺事变消息，这才明白上了丰臣秀吉的当。当时吉川元春主张立即追击，但弟弟小早川隆景建议“先观看中央情势再说”。哥哥吉川元春是虎将，弟弟小早川隆景是智将，毛利军大将毛利辉元（毛利元就的嫡孙）听从了二叔的意见，决定按兵不动。倘若毛利军在此时立即出兵追击，丰臣秀吉肯定无法夺走天下大饼，何况毛利家还保护着足利义昭将军，幸运的话，毛利家很有可能建立毛利幕府。无奈历史没有“如果”这个词，但也正因为毛利辉元决定不追击，他和二叔小早川隆景于日后才能坐上丰臣政权五大老宝座，连负责进城去说服城主切腹的寺院住持安国寺惠琼也登上了大名宝座。



姬路城。

丰臣秀吉当时大概也担忧毛利军会随后追击，所以并未直接赶回姬路城，他于6月6日下午率兵撤离高松城，当天夜晚先在织田势力范围内的备前（冈山县东部）沼城过夜。由于当日是雨天，据说为了不让军队四分五散，秀吉命骑兵不准策马，同时命步兵脱下绑腿赤脚跑步，如此才能跟上骑兵速度。先锋队是沼城城主宇喜多秀家。宇喜多先一步抵达沼城，马上命人沿街点起火把，并准备大军晚餐。丰臣秀吉抢夺天下大饼的“中国大返还”便如此开跑了。

丰臣军于7日早上离开沼城，当天夜晚抵达播磨（兵库县）姬路城。高松城至姬路城约七十公里，即便没在沼城休息而不眠不休地赶路，三万大军也不可能在一天半就抵达姬路，这也是“中国大返还”的最大奇迹兼最大疑问。拿现代军人来做比较的话，步兵装备（武器和粮食）通常重约三十至五十公斤，再

根据旧日本陆军于1938年制定的“作战要务令”，规定全副武装的步兵行军速度是时速四公里，一天行军距离是二十四公里。战国时代的全副武装步兵也是要拿长矛、弓箭、枪炮之类的武器，重量跟现代军人差不多，但现代军人移动时多利用汽车，而战国时代的步兵则全靠两条腿。如此算下来，丰臣军的行军速度是一天三十公里以上，而且是大军，这有可能实现吗?

总之，史实是丰臣军于6月6日下午自高松城出发，7日夜晚抵达姬路城；9日早上自姬路城出发，夜晚抵达明石；10日早上自明石出发，夜晚抵达兵库；11日早上自兵库出发，下午抵达尼崎；12日早上自尼崎出发，夜晚抵达富田；13日上阵山崎，下午四点在雨中与明智军开战，两小时后击败明智军。

高松城至姬路城约七十公里，姬路城至山崎约一百一十公里，全程一百八十公里……虽然后人无法证明丰臣秀吉到底如何完成此举，但他确实办到了。也因为办到了，才能抢到天下大饼并成立丰臣政权。有专家指称，丰臣秀吉很可能海陆并用，既让骑兵和步兵卸下所有装备走陆路，武器和物资则靠村上水军直接输送至大阪。大阪湾离富田很近，这般做的话，“中国大返还”便有可能实现。

我们先不管丰臣秀吉是否海陆并用，总之他让全军在6月7日夜晚抵达姬路城，再宣告务必砍下明智光秀的头颅，之后让士兵大吃大喝，并将城内所有军费和军粮分配给将兵。如此做等于是破釜沉舟，却也表明丰臣秀吉孤注一掷的决心，将兵再怎么疲累，也会欢欣鼓舞起来，毕竟这是一场具有大义名分的讨伐。

11日下午抵达尼崎时，其他武将也加入阵营，连本来在大阪准备讨伐四国的织田信孝和副将丹羽长秀也赶来助阵。既然织田信长的三男信孝都加入阵营了，丰臣军便成为“官军”，明智军则沦为“贼军”。三万五千对一万六千兵力，“官”对“贼”……其结局当然可想而知。

三年后，四十九岁的丰臣秀吉登上关白（丞相）地位；翌年，就任太政大臣，确立了丰臣政权。五十五岁时统一天下，将关白地位让给外甥丰臣秀次，



大阪城丰国神社的丰臣秀吉铜像。

自称太阁。到此为止，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的定位是正面评价，但五十六岁至六十二岁病逝期间的晚年，愚行屡屡，评价跌至谷底。

不过，丰臣秀吉从下层阶级一口气登天的人生过程确实高潮起伏，有大风亦有大浪，其戏剧性与叙事性均不比织田信长逊色，难怪日本作家和剧作家很喜欢把他搬上舞台，观众也百看不厌。

躺着吃天下糕的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不如织田信长那般积极主动，也欠缺织田的改革魄力，脑筋更比不上丰臣秀吉灵活，但他具有耐性与组织经营能力，这是其他两人不可及之处。德川家康先祖是三河国地方土豪，在祖父那代统一三河国。只是东有骏河国今川义元，西是尾张国织田氏，三河国夹在两大国之间，始终如履薄冰，随时有可能瓦解。事实上，自从家康的祖父遭暗杀后，三河国领土逐渐被割据，虽说在名分上也是战国大名之一，实际却是弱小国家。为求生存，身为城主嫡子的家康只能远离故乡到大国当人质。家康在六岁至八岁期间是织田家人质，八岁至十九岁期间是今川家人质。

织田信长在桶狭间砍落今川义元头颅那年，家康正值十九岁，也是在这一年恢复自由身回冈崎城就任城主。织田信长毙命于本能寺那年，家康四十一岁。扳指算算，直至信长毙命，家康臣服信长膝下长达二十年，一次也没背叛，算是织田信长一生中最可靠的盟友。想当年武田信玄率三万大兵上洛途经滨松城时，本来打算不理德川家康，放他一马，但家康念在与织田信长之间的情义，硬是率八千兵力阻挡，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三方原之战）。

丰臣秀吉击败明智光秀，登上关白和太政大臣之位后，家康只能向秀吉称



位于骏府城址的德川家康铜像，呈现出他的嗜好　　鹰狩。

臣。家康四十九岁那年，丰臣秀吉征伐小田原北条氏，家康也参战了。北条氏灭亡后，丰臣秀吉把家康调到鸟不生蛋的关东地区，如此做当然是想让家康远离中央，不料关东日后竟成为江户幕府中央政府所在，而且延续了四百多年。

就这三人来说，四十九岁似乎是他们的人生命运关键点。织田信长于四十九岁毙命，丰臣秀吉于四十九岁登上关白地位，德川家康则于四十九岁那年被迫离开家园另辟新天地。然而对家康来说，远离秀吉反倒能专心致力治国，建设新都市并施行文治，养精蓄锐。秀吉病逝那年，家康五十七岁。秀吉病倒后即制定五大老、五奉行制度，五大老是由五位有力大名合力辅佐秀吉遗孤（秀赖）执政，五奉行则为行政官僚。德川家康正是五大老巨头，却于日后屡次违反盟约，五大老制度等于有名无实。五奉行巨头正是石田三成。

秀吉死后，家康开始目中无人地擅自进行政治联婚、增封食邑，扩展德川麾下派系，导致五大老、五奉行制度逐渐解体。翌年，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过世后，丰臣麾下主将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人袭击了石田三成，家康遂罢黜石田，命他退出中央政界蛰居佐和山城（滋贺县彦根市），而家康也自此掌握了丰臣政权。



日本各地有不少石田三成像，这一尊位于彦根市佐和山路的龙潭寺。

石田三成这人对丰臣秀吉忠心耿耿，生前绝不营私舞弊，是位不可多得的清廉文官。但秀吉晚年逐步倾向独裁政体，武官都被派到外地打仗吃苦，文官却在秀吉身边只说不练，丰臣政权内部的文武官早已反目成仇，加上家康在一旁兴风作浪，因此秀吉死后即爆发关原合战。

德川家康在秀吉过世后翌年9月住进大阪城，次年（1600）6月以讨伐会津上杉景胜为由离开大阪，目的是诱发石田三成举兵，以便趁机肃清反德川势力。事情果如他所料，石田得知家康出征后，立即与其他丰臣派大名策划起事，并迎毛利辉元进大阪城担任主帅。

7月下旬，家康率三万兵力自江户出发，抵达下野国（栃木县）小山时，接到石田三成伙同其他大名出兵急报，当下进行军议讯问诸将。结果秀吉的堂弟兼丰臣派武将之首的福岛正则率先大喊“我要跟随内府（德川家康）”，此举当然是事前说好的演出，如此一来，其他武将也就别无他选。于是本为征讨会津的“丰臣家麾下大名联合军”遂变成“德川家康麾下军”。

家康回到江户城后，发出一百五十余信件招募盟友，并暗中派使者说服西军主帅毛利辉元固守城内，不要出城参战。因为毛利若以丰臣秀赖为首参战，东军丰臣派诸大名恐怕会弃械投降。另一方面又通过北政所（秀吉未亡人宁



大阪城，城门部分被列为国家重要文化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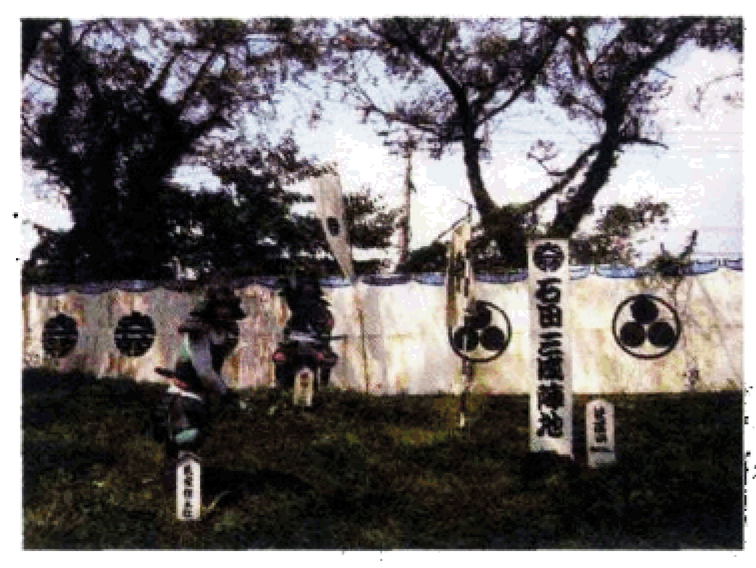
关原古战场，两旁插着参战的武将家纹旗帜。

宁）与西军野战战力最强大的小早川秀秋部队约定，要他临阵倒戈。

9月15日决战当天，西军石田派主帅是毛利辉元，兵力八万二千；东军德川派主帅是德川家康，兵力八万九千。按阵形来说，展开鹤翼之阵围住东军的西军，理应战胜才对，但德川家康事前已做好各种谋略，因此只花半天便定胜负，而关键球正是西军小早川队。虽然小早川秀秋事前已答应东军临阵倒戈，但石田三成也在决战前一天送来宣誓文，表明在丰臣秀赖十五岁之前将让出关白职位给小早川，此条件令小早川秀秋犹豫不决，所以东西双方开战后，小早川部队迟迟按兵不动。

日本小说家或历史杂志在描述关原合战时，通常采用德川家康因等得不耐烦，最后命步枪队向小早川队开火，吓得小早川赶忙下令出击之说。但只要实际踏访关原古战场遗迹便能理解，以步枪性能来说，不可能威吓到布阵于标高二九三米松尾山的小早川队，何况山下早已炮声此起彼落。

光是开车绕一圈关原古战场基本路线，就得花三小时，而自关原古战场开车到松尾山小早川队阵地遗迹，又得花两小时，之后从登山口停车场还要爬一段陡坡才能抵达小早川阵迹，步枪队的枪声根本不可能传到山上。实情是，德川家臣在阵营内逼迫小早川下令，而小早川部队的叛变影响其他四部队也跟着





模拟石田三成阵地的塑像摆设。



小早川秀秋阵地也有塑像示意。

变节，将矛头指向西军，西军才会全线崩溃。

按理说来，关原合战后的德川家康已经掌握天下大权，但他仍在等待。等什么呢？等朝廷敕赐品位。虽说日本战国时代给人强烈的“下克上”印象，但真正由最底层爬至最高阶的武将并不多，而且大名之间非常重视官职、品位排序。倘若没有朝廷敕赐的品位，即便武力再强，也会受其他大名鄙视。

织田信长生前的最后官品是正二位右大臣，朝廷于他死后追赠从一位太政大臣，大正六年（1917）再度追赠为正一位。丰臣秀吉生前的最后官品是从一位关白、太政大臣，大正四年（1915）追赠为正一位。但德川家康于关原合战时仍处于正二位内大臣官阶，合战后第三天，朝廷即请他出任武家最高阶位的“征夷大将军”，只是此阶位毕竟只限武家，无法与公卿贵族平起平坐。于是家康也步秀吉后尘，勤奋地向朝廷进行幕后活动，等了一年半，终于得到从一位官阶。之后又等了一年，获得“源氏长者”（相当于日本国王）宣旨，名副其实地登上武家、公卿贵族最高位之后才创立江户幕府。

家康创立江户幕府后又等了十二年，于大阪夏之阵方始根绝了丰臣秀吉的DNA。如此看来，德川家康的真正本领是“等待”，他一生都在等。只是，倘若老天爷不让他活到七十五岁，即便他等到地老天荒恐怕也没用。



德川家康之墓。

家康于晚年将江户幕府将军职位让给儿子秀忠，退居幕后移住骏府城时，有一次为了幕府要职后任人选，传唤了秀忠近臣，提出一个名字，问他对这号人物理解多少。岂料那位近臣对家康提出的名字一无所知，家康便告诫道："从来不向上司请安的人群中，反倒埋有人才。"意思是真正的人才往往不会在上司眼前晃来晃去。之后家康又说："所有珍宝中，人才最贵重。"这句话成为家康名言之一。

"真正的人才往往不会在上司眼前晃来晃去"，这句话似乎正是德川家康的最佳写照。如果德川家康不是江户幕府创始人，比起织田信长或丰臣秀吉，甚至武田信玄或上杉谦信，他其实是一个不起眼的战国大名。难道丰臣秀吉死后的德川家康，真如隆庆一郎的小说所描写的，是影武者世良田二郎三郎所瓜代？

饮食篇



长寿才能盗取天下？

日本战国武将中，谁最长寿？我们先来看看最有名的这三位：

织田信长——虚岁四十九（天正十年，1582年阴历6月殁）

丰臣秀吉——虚岁六十三（庆长三年，1598年阴历8月殁）

德川家康——虚岁七十五（元和二年，1616年阴历4月殁）

看来，只有“赖活”才能“盗取”天下？秀吉比信长多活了十四年，而家康又比秀吉多活了十二年。也就是说，家康比信长多活了二十六年，才有办法奠定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根基。

江户时代有一首无名氏创作的狂歌（滑稽和歌），谓：

“织田先捣春，羽柴（秀吉）揉捏天下糕，躺着吃的是德川。”

这是一首庶民讽刺家康坐享其成的打油诗，却讽刺得正中红心。不过，家康也并非真的躺着吃香喝辣。说实话，就脑袋里装的东西来讲，家康在三人中应该是最正直、最笨拙的一位。秀吉过世后，家康才发挥后人为他冠上的“狸爷”绰号本领，成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由于秀吉逝世前后的家康判若两人，因此日本作家隆庆一郎著的《影武者



晚年的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于1989年上市后，立即在日本造成一股旋风，畅销得不得了。现在也是长销书之一。

《影武者德川家康》描述家康在关原合战前夕即被暗杀，之后由他的影武者世良田二郎三郎代替执政……这部历史虚构小说比一般大部头的悬疑、斗智小说更好看，害我当时不惜熬夜读得眼圈几乎变成熊猫。

说起来，隆庆一郎并非“狸爷家康是影武者”说法的首创者，之前便有学者或作家提出同样见解。只不过是隆庆一郎把整个历史虚虚实实连串起来，弄得读者晕头转向，连熟悉日本战国史的内行人也读得频频点头，随着小说内容为主角暗捏一把汗，甚至在读完后还直呼“痛快！痛快！”

就我个人来说，司马辽太郎写的《霸王之家》掺和太多作者的个人感情（司马辽太郎很讨厌德川家康），而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二十六卷）则又过于抬高主人翁。前者于1970年至翌年在月刊《小说新潮》连载，后者是1950年至1967年分别在《北海道新闻》、《东京新闻》、《中日新闻》、《西日本新闻》连载。按年代看来，似乎是司马辽太郎故意向山冈庄八挑战，两位大作家写的家康形象都很极端，因此我比较喜欢隆庆一郎的《影武者德川家康》。

话又说回来，自德川幕府二代将军秀忠起，直至十四代将军家茂为止，历代将军的平均寿命约为五十岁。而战国时代的男子平均寿命不到四十，现代日本男子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五。从数据看来，假设德川家康是现代人，他应该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不仅如此，家康六十六岁还让侧室生下第十六个孩子市姬（四岁时夭折），七十四岁又亲自上战场指挥攻下大阪城，翌年才过世。老当益壮得令人羡慕。只是这位“狸爷”为何能如此健康又长寿呢？

根据《名将言行录》记载，家康生前很爱吃麦饭，这是不是表示他从来没有便秘过？而小麦的钙质又比白米多出七倍，难怪在江户时代后叶成书的《甲子夜话》中，用三首和歌来比喻他们：

“不啼叫的话……春晓杜鹃鸟。”

中间那句，若是由织田信长来填；必定是“快快拿下斩杀掉”；丰臣秀吉则是“我来让它展歌喉”；德川家康便是“耐守时候等它鸣”。如果平日三餐钙质足够的话，就不会易怒、急躁、坐立不安，也就可以耐心等候杜鹃鸟啼叫，并平心静气躺在床上等信长和秀吉揉好天下糕。

家康因小时受过苦，习惯了粗茶淡饭，即便在晚年得到天下糕，通常也只吃麦饭和味噌汤而已，食案上顶多三菜一汤。而菜肴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都是些乡土料理，也就是当地生产的时鲜料理。《名将言行录》又记载一段很有趣的小故事。



麦饭在注重养生的现代再受重视。

据说某年冬天11月（阴历）初，盟友信长送来一大堆新鲜桃子，众家臣看得目瞪口呆，异口同声赞叹信长不愧是天下人，总是有办法弄到珍物。家康却不吃，全部赏给家臣，理由是：“我跟信长公身份悬殊，倘若小人物的我嗜好珍物，会把财力浪费在无益之处，导致养不起家臣士兵，结果百害而

无一利。我只重视军用品，其他没什么嗜好。信长公是权力者，才能够养成收集各种奇珍异宝的嗜好。”

武田信玄事后听闻，佩服地说：“家康因怀有大志，所以非常注重健康，才不吃不合时令的东西吧。”

家康于1615年攻下大阪城，把丰臣一族斩草除根后，翌年1月21日晚餐时，吃了鲷鱼天麸罗中毒死亡——这是目前的一般说法。不过，1月21日中毒的话，不可能拖到4月17日才撒手尘寰，所以鲷鱼天麸罗中毒说法可能只是后人牵强附会而已。大概是实质上掌握了天下，心情一放松，肉体也跟着服老。

再回头来看看文章第一句话：战国武将中，谁最长寿？

第一名：天海，一〇八岁。

第二名：北条幻庵，九十七岁（北条早云三男）。

第三名：龙造寺家兼，九十三岁（肥前战国大名，长崎县）。

第三名：真田信之，九十三岁（真田昌幸长男，真田幸村的哥哥，长野县）。

第五名：北条早云，八十八岁（日本史上第一位战国大名，伊豆半岛）。

第六名：岛津义弘，八十五岁（萨摩战国大名，鹿儿岛县）。

第七名：尼子经久，八十四岁（出云战国大名，岛根县）。

第八名：细川忠兴，八十三岁（明智光秀的女婿，丰前战国大名，福冈县）。

第八名：宇喜多秀家，八十三岁（备前战国大名，冈山县）。

第十名：锅岛直茂，八十一岁（佐贺战国大名，佐贺县）。

看吧，果然必须“赖活”才能躺着吃天下糕。名列榜首的天海正是德川幕府的“黑衣宰相”，江户幕府和整个江户都市计划可以说全部出自他手中。

织田信长与京都料理

京都料理确实很清淡。难怪织田信长当初会大怒。

话说天正元年（1573），信长放逐末代将军足利义昭，歼灭了为期二百多年的室町幕府，同时逼迫与义昭同党的三好义继自杀。此时，三好家大厨坪内也遭拘禁。

信长这方的大厨市原五右卫门向上司菅谷九右卫门建议："据说三好家大厨坪内厨艺很好，鹤、鲤料理自不在话下，更精通节日喜筵仪式。能否请殿下饶他一命，纳他为织田家庖人之一？"九右卫门转达了此建议。

信长回说："也好。但用不用他，等我吃过再决定。明天早上试试口味。"

翌朝，坪内使出所有本领做了一套大餐。事关己命，哪能怠忽？只见信长闷不吭声吃了一口又一口。信长起初还面带几分期望，不料愈吃神色愈冷漠，最后面无表情地下令："难吃。太淡了。杀掉。"坪内伏身叩头请命："请再给小的一次机会，请再给小的一次机会！这回若不合殿下口味，小的愿意……"

隔天，信长再度品尝料理。这回不但顺利通过，而且令信长大喜，当场赏



京都家庭料理。以蔬菜为主，从外观就可想见其清淡滋味。

给坪内禄位。事后有人问坪内，两餐料理的味道到底有何差异？坪内说：“第一天的料理是三好家的口味，第二天只是加重调味而已。”

上述逸闻记载于江户时代的《常山纪谈》（1739年成书，冈山藩士、儒学者汤浅常山著，二十五卷）。虽然今日吾辈无法查证其真相如何，但可能并非皆属空语。三好家连续五代都在京都执政，算是名门世家，吃惯了京都高级料理，而所谓京都高级料理即公卿料理，淡然无味。只是织田信长是尾张国（爱知县）人，尾张国离京都不远，中间只隔着滋贺县，理应同是吃关西料理长大的人，为何会不合口味呢？

日后我到京都旅游时才稍微体会织田信长当时的怒意。公卿贵族向来不打仗，只是平日吃吃喝喝吟诗作对，或在朝廷内玩玩权力斗争游戏而已，可织田

信长必须凭自己的臂力夺取天下，不但得四处奔波还得驰骋战场，公卿贵族所耗费的体力当然不能跟他相较。换句话说，同样是关西料理，身份及立场不同的话，口味自然就有浓淡之差。

实际吃过京都高级料理及京都家常菜的人，或许能分辨二者口味的差异。即使同样是京都人，公卿料理和家常料理口味浓淡也有所不同。需耗费体力的庶民所吃的家常菜，味道当然比较浓。不过，比起关东料理，无论是公卿或家常口味，京都料理整体确实清淡很多。

我在京都旅游时大概走了约平素一年的路。凑巧旅游期间连连下雨，又湿又冷，体力不济，只好去吃了两顿中国菜，什么北京烤鸭、炖鲍鱼、鱼翅汤通通叫来，补足体力后再去慢条斯理品尝京都料理。我在旅游期间所耗费的体力虽远不及织田信长，但运动量至少比公卿贵族多出许多。

丰臣秀吉与割粥

丰臣秀吉为了纪念聚乐第竣工，于天正十五年（1587）10月1日办了北野大茶会，遗址正是京都北野天满宫鸟居旁的松林。据说当时宾客有千人以上。现今的京都北野天满宫则是丰臣秀赖（丰臣秀吉的儿子）于庆长十二年（1607）兴建。

话说丰臣秀吉某日到高野山金刚峰寺（空海建立的真言密宗总本山），用餐时，秀吉说想吃“割粥”（Warikayu）。“割粥”是将米粒碾碎熬成的粥，秀吉很喜欢吃。寺院果然送上，令秀吉眉开眼笑，感叹道：“高野山应该没有石臼，没想到这么快就送来割粥……可能是寺院庖人偷偷带来石臼，以便随时都能让我吃到割粥吧，真是精神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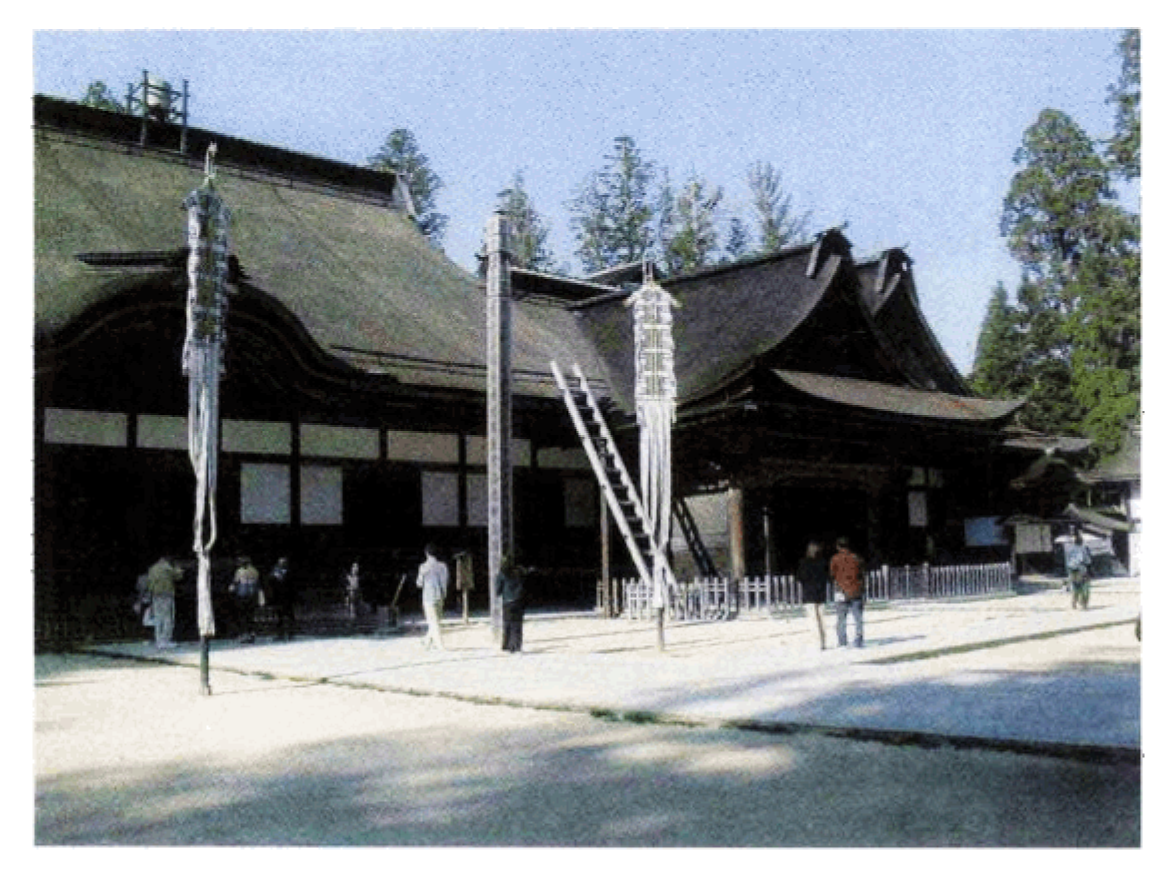
日后，寺院大厨和秀吉聊天时顺口说出当天的事：“其实并非有石臼。”

秀吉问：“那你们当时怎么做割粥？”

“是聚集了众多人用菜刀在砧板上剁米。”

秀吉大怒：“为何那样做？没有石臼也无所谓，为何不做普通粥给我吃？我确实是天下人，当然可以命人一粒一粒剁碎熬粥，可我不想那般纵情奢侈。”

不愧是赤手空拳夺取天下的人。然而秀吉生前所兴建的所有建筑物，竟如他的天下那般均烟消云散。



矗立于历史长河之中的高野山金刚峰寺。几经烧毁，目前的本殿建于19世纪。桧木皮葺制的屋顶上方有一天水桶，储存雨水以防火灾。

而与天下人秀吉作对，最后奉其命切腹的茶人千利休，某日接受茶人飞喜百翁款待，茶会中出现西瓜，西瓜上撒了很多糖。当时的西瓜和糖都是珍品，百翁茶人或许想用此方式表示厚待心意，但千利休只吃了不加糖的部分即提早告辞。

同行弟子觉得很奇怪。师父满脸不高兴，西瓜也没吃完就告辞……于是问师父对茶会有何不满。千利休回说："飞喜百翁那人真是不懂何谓宴飨。他请我吃西瓜，我很感谢，可是……"

"西瓜加了很多糖。"

"西瓜自有西瓜的甜味，加了糖岂不有损西瓜原本的甜味？"

果然是将茶道升华至艺术境界的人，连吃东西也注重原味。不过，要是千利休知道现代日本人吃西瓜时习惯加盐以强调西瓜甜味，不知又会怎么说？

附记：第一则轶事记载于《老人杂话》（1710年刊行，江村宗具述，朱子学者伊藤坦庵著；第二则轶事记载于《云萍杂志》（1843年刊行，柳泽淇园著）。

藤堂高虎与麻糬

伊势国（三重县）津藩（津市）三十二万石第一代藩主藤堂高虎（1556~1630）是战国时代后期大名。十七岁那年，他自主君近江（滋贺县）浅井家出奔，一路往东流浪。来到三河国吉田宿驿（爱知县丰桥市）时，不但路费用光，肚子也饿得咕咕叫。

此时，藤堂高虎突然闻到一阵麻糬香味，禁不住一把抓起拼命往嘴里塞，回过神时已吃下好几个。所幸老板与左卫门是好人，不但不索钱还给了路费，向他说："你不要往东，回故乡近江好好孝顺父母。"

三十多年过后，高虎成为一国藩主，某次带着随从途经吉田宿驿，特地到那家麻糬铺亲切地问主人：

"老板，久违了，还记得我吗？"

"您是……哪里的藩主大人？"

"我以前白吃过你的麻糬，你还给我路费……"

但是老板想不起来了。高虎又说："那时你叫我不要往东，要回头往西……你的忠告让我于日后遇到好主君，现在已是一国一城之主。我是伊势津藩城主，藤堂高虎。"



“大福”是日本常见点心之一，馅料以红豆为主，皮有多样变化。上图为“豆大福”，添加大豆或赤豌豆以增加口感。

老板吓得蹲坐地上，感动之余竟痛哭流涕。此刻老板才理解眼前这位大人是往昔那个贫困年轻武士，如今已出人头地成为大名。高虎给老板许多金子，并让所有随从都吃了麻糬。

这故事看似后人编造，不过津藩首席家老（家臣总管）中川藏人在日记中记载该藩有个惯例，麻糬一定得吃跟藩祖有关的三河吉田宿驿与左卫门铺子的，可见并非后人添枝加叶。

高虎是筑城名人，也是德川家康的跟屁虫，极为崇拜家康。家康临终时唤来高虎，对他说：“你跟我宗派不同，我死后，大概无法再跟你见面聊天了。”高虎听后，当场改宗，皈依了家康信仰的天台宗。

高虎晚年虽失明，却很长寿，一直活到第三代将军家光那时代。

上杉谦信与日之丸便当

武田信玄的死对头是上杉谦信，前者的旗号是“风林火山”——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后者的旗号是“毗”——毗沙门天。毗沙门天是佛教四大天王之一的北方护法神，中文通称“多闻天王”，在日本是军神代表。

上杉谦信在战国武将中是位特殊人物，他从未基于扩张领土或自己的野心而跟别人打仗，总是站在正义这一方。因为信玄侵略信浓国，谦信受人之托才跟信玄打仗而成为死对头。信玄过世时，家臣都劝谦信趁机攻打武田领土，但谦信认为这是乘人之危，不是君子做法。而当信玄的儿子胜赖败在织田、德川联军手下时，家臣又劝谦信趁机攻打武田军，他又以君子不做落井下石之事为由拒绝了。谦信率领大军攻打相模国（神奈川县）小田原城时，也是受人之托。这人实在很奇怪，在战国武将中可以说是一位谜团重重的人物。

话说谦信攻打小田原城时带什么军粮去呢？正是现代的“日之丸便当”。简单说来，是整个便当（饭盒）都装白饭，中央搁一粒红梅子。虽然没有史料可以佐证，不过有专家猜测谦信是这种便当的发明者。



日之丸便当，红白相映，正是日本国旗的配色。一粒红梅不但增添滋味，更有防腐功效。

当时有一种杉木制成的椭圆形食器，称为“面桶”（mentsu），可以装二合五勺（约三百五十克）白饭。把面桶装在布制或网制袋子中，绑在腰上，便是携带用军粮“腰便”（koshiben）。当时的称呼很可能不是“日之丸便当”，不过战国武将都曾用过“日之丸”军扇或军旗，或许另有称呼。

梅子的效用在此不必赘述。据说谦信生前很喜欢吃梅子。根据《北越军谈》（上杉谦信传记）记载，谦信很爱喝酒，只是不过量，每次只喝三杯。又根据《名将言行录》记载，谦信时常同养子景胜、家臣直江景纲、盲人最高官位的石坂检校在窄廊观赏庭院喝酒，每次下酒菜都只有梅子。他也喜欢单独一人坐在窄廊喝酒，也是配梅子。

至于信玄军团和谦信军团到底哪边强？江户时代有一首战国武将军团的排行榜歌如下：



不能以台湾的蜜饯来想象日本的腌梅，后者既酸且咸，并不属于零食的范畴。

第一名：上杉谦信（越后）——新潟县。

第二名：武田信玄（甲斐）——山梨县。

第三名：德川家康（三河）——爱知县东部。

第四名：斋藤道三（美浓）——岐阜县南部。

第五名：北条早云（相模）——神奈川县。

第六名：今川义元（骏河）——静冈县中东部。

第七名：织田信长（尾张）——爱知县西部。

第八名：浅井长政（近江）——滋贺县。

第九名：朝仓义景（越前）——福井县。

第十名：公方是例外。

第十名的“公方”指的是室町幕府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这首歌只挑了在地理条件下可以攻打京都的近畿、中部、关东部分武将，没把地方武将的伊达政宗（奥羽，东北地方）、毛利元就（中国地方）、长宗我部（四国）、岛津义弘（九州）的强大军团算进去。但是上杉谦信既然排在第一，表示他如果不是个怪人，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恐怕要改名为“上杉幕府”了。

附带一提，“腰便”在江户时代意指带便当到城内上班的下级官吏，明治时代是指带便当到工地的粗工，现代的意思是年薪很少的小职员。

武田信玄的野战食

甲斐（山梨县）是山国，不适合开垦水田，只得以小麦或荞麦之类面食为主食。山梨县的名产是“信玄大人、葡萄、ho－to－”，后者是烩面，一种很粗很厚的乌龙面，比名古屋名产之一的“kisimen”（扁条面）还要粗厚，做法是先用小鱼干准备汤头。不嫌麻烦的人可以在前夜把小鱼干浸在冷水约十小时，嫌麻烦的人就直接煮十分钟再取出。但要注意，小鱼干一定要除去头部、腹部内脏，这样汤头才会高级。不过一般家庭煮味噌汤时通常就跟配料直接煮，不用取出。

之后于汤头内加入当令蔬菜，如白萝卜、胡萝卜、葱、牛蒡、大白菜、番薯、蕈类、南瓜等；也可以加猪肉、鸡肉等，再加面条煮。最后放红味噌或白味噌，煮出来便是一锅富有营养、色香味俱全且能防癌的面条料理。南瓜要煮烂才好吃。另有一种加入红豆的煮法，红豆烩面也是山梨县乡土料理之一，煮出来稠稠的。喜欢甜点的人可以用这方式，反正红豆也有营养。

据说这是武田信玄发明出的野战食，为了让士兵取暖、增强体力以便打仗，亦是甲州军团所向无敌的基本主食。不过，其实平安时代古籍《枕草子》



朴实味美的烩面（photo by © itchys）。



信州味噌颜色偏淡。

便出现类似料理，一样用面条加时蔬熬煮，只是当时可能没味噌。或许武田信玄是自古典中温故知新而发明此道乡土料理的。

甲斐四周没有海水，缺盐，就用味噌代替盐。武田信玄除了“烩面野战食”，还发明了“野战味噌”，据说这也是甲州军团英勇无敌的秘密。

甲斐的野战味噌，原料是大豆、米曲、盐、大豆煮汤。先把大豆浸一晚，再花四五个钟头慢慢熬，熬到可以捏碎的程度，之后捣碎加入米曲（分量比大豆多）、盐、少量煮汤，再揉成直径约十五厘米的味噌球，插上一根竹筒当通气孔，竹筒上再插竹叶以免混入污垢，并可防腐。最后用油纸包裹，外面再包一层布，如此味噌球就会开始发酵，大约二十天便完成。由于体积小，可以随身带到战场。

味噌含酵素和乳酸菌，不但能消除疲劳，也能当胃药，对甲州兵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军粮之一。武田信玄还鼓励信浓国（长野县）川中岛以及河岸左右五里（约二十公里）每家农民都制作味噌。打仗期间必须征用味

噌时，均以高价收购储存三年以上的味噌，又奖励当地农民腌渍萝卜，同样高价收购储存四年以上的腌萝卜。

川中岛是现在长野市南部千曲川和犀川合流的平地，当时的合战遗迹正是现今的八幡原史迹公园。武田信玄在川中岛四周大规模酿造味噌，当然是着眼于跟上杉谦信的越后军打仗，不过信州味噌也因而成为日本味噌代表，目前在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仍高达百分之三十五。

信浓国是优质大豆产地，而且冬天非常寒冷，味噌可储存三年以上也不变质。该区本就是最佳军粮产地，当时川中岛一带的农民经信玄鼓励热衷制作味噌后，立即普及整个信州，成为现今日本的味噌主产地。加上信浓国也是缺盐地域，武田信玄在征用味噌或腌萝卜时不会跟农民讨价还价，广得人心，这也是信浓国农民积极制作味噌的主因。

武田家文书中有《守城用法四十二条》规定，列出守城时必备米、大豆、柴薪、味噌、盐、米糠、稻谷、干鱼、海藻……据说非战时期也大量储备在仓库之中。

各位看官到山梨县旅游时，只要面馆外挂着“风林火山”旗帜，便表示一定可以吃到“武田信玄野战食”。此外，埼玉县和群马县也有类似的乡土料理。

独眼龙与海鞘

伊达政宗幼时患上天花而导致右眼失明，通称“独眼龙”。这条独眼龙大概是战国武将中最孤独的一位，明明具有夺取天下的力量，却生不逢时。比信长小三十三岁、比秀吉小三十岁、比家康小二十五岁，又因老家地理位置（山形县米泽市）离京都太远，要不然他应该可以成为天下人。

或许正因如此，他的行动经常出人意表，也喜欢奇装异服，所以姓氏“伊达”（date）在日语中也成为“标新立异”的代名词。而且他还是一位时常亲自下厨的美食家，七十岁因食道癌病逝，不知跟美食有没有关系。不过肯定跟烟草无关，他虽然每天抽烟，却似乎把烟草当药材看，只在早上起床时、中午和晚上就寝前抽，一天抽三次。晚年留下一首汉诗《醉余口号》：

马上少年过，
世平白发多。
残驱天所赦，
不乐是如何。

最后一句“不乐是如何”可以解释为积极的“应该及时行乐”和无可奈何的“不行乐又能怎样”，只是后人猜不出他的真意。



伊达政宗画像如实描绘出他的独眼。

独眼龙打仗时也把味噌当做主要军粮之一，甚至在庆长六年（1601）迁移至仙台青叶城时，建造了大规模的味噌酿造仓库，加以量产。此外，岩出山的名产冻豆腐（另一称呼是“高野豆腐”，就是干燥豆腐）和纳豆，据说都是伊达政宗奖励生产的军粮。“岩出山纳豆”有数百年历史，现在仍维持往昔制法，用稻草包裹发酵。

仙台味噌是赤褐色、有光泽的三年味噌，咸味较重，俗称赤味噌；而武田信玄的信州味噌咸味较淡并带甜味，近黄色，俗称白味噌。相异之处是曲的用量，前者是曲分量比大豆少，后者则相反。

丰臣秀吉于文禄二年（1592）命浅野长政、伊达政宗等人侵略朝鲜时，由于是夏天，其他藩国带到朝鲜的味噌几乎全坏掉，只有政宗带过去的仙台味噌不但毫无变化，而且味道还很好，令仙台味噌备受瞩目，成为当时军用味噌代表。

江户时代伊达藩驻江户的藩士多达三千人，为了分发味噌给这些藩士及其家族，本来自仙台船运到江户，后来干脆在大井别宅酿造故乡味噌，在江户庶民之间也很有名，因而大井别宅又通称“味噌宅邸”。

如果味噌算是健康食品之一，海鞘则是伊达政宗的个人喜好。他甚至严令家臣“吃海鞘时也必须喝里面的液体”。据说吃料理海鞘时喝了这液体再去喝水，水会变成甘露。如果喝了液体再去喝酒，二级酒会变成特级酒。而据说以海鞘沙西米下酒时，所有酒都会变成特级酒。为什么连用“据说”呢？因为我



仙台城迹天守阁遗址的伊达政宗铜像已经成为这座“杜之都”的代表性地标了。

没实际吃过或喝过。这是东北地方名产之一，而且鲜度极为重要，只有当地才能吃喝得到。关东地区是近几年才流通，又都是加工品，根本吃不到生鲜海鞘沙西米或喝到那个“甘露”。

回归正题，再来聊聊独眼龙的另一则小轶事。话说庆长十八年（1613）12月19日，政宗的五男宗纲在茂庭纲元的仙台宅邸举行戴冠仪式。茂庭在宗纲两岁起就负责养育宗纲，是“伊达三杰”之一，算是伊达家的内阁秘书长，大政宗两岁。

当天，父亲政宗也出席了。仪式平安无事结束，能乐谣曲也舞毕，接下来是酒宴。最后送上来的是“豆饭”（不知是什么豆类）、盐烤沙丁鱼、芋头

汤。政宗回到城内后向“三杰”之一的伊达成实（政宗的左右手，小政宗一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表示很失望，抱怨说：“菜肴太普通，完全缺乏喜筵气氛。”成实听后，自城内回家时绕到茂庭宅邸，转告藩主对今天喜筵的感想。

纲元一听，第二天马上腰佩长刀，入城责问独眼龙：“殿下，往昔我们在人取桥合战那时（伊达家的存亡之战，纲元的父亲在当时战死），我和殿下身在后方司令部，那时殿下说，希望可以早日天下太平，到时候很想吃豆饭、盐烤沙丁鱼和芋头汤，难道殿下忘了？昨晚正是我为了让殿下如愿，精心设计出的美食！”

政宗听后哑口无言，垂头丧气地自我反省。算算年代，人取桥合战那年，政宗十八岁，纲元二十岁；而戴冠仪式喜筵那时，政宗四十六岁，纲元四十八岁……换句话说，纲元始终记得政宗于二十八年前说过的话。

这的确是“精心设计的美食”，只是政宗当时已是著名的美食家，难怪会偷偷抱怨。顺便提一下，“伊达三杰”另一位是片仓景纲，算是伊达家的参谋。

猴子与稻米

在众多战国武将中，可以冠上“国民武将”称呼的人应该是丰臣秀吉。一方面基于他那诙谐、开朗、不摆架子的性格，另一方面则由于他是唯一从最底层一口气爬至最高地位的武将。

丰臣秀吉在日本的一般形象是：贫农出身，脑筋灵活，能言善辩，做起事来像火车头，绰号“猴子”……最后成为傲睨全国的天下人。不过，近来学者的最新研究认为他根本不是贫农出身，很可能是相当有力的富农村长儿子。无论是贫农或富农儿子，总之他从小就离家出走，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倒是事实。

此外，“猴子”这绰号也不是织田信长取的，信长只有某次写给秀吉正室阿祢的信中称他为“秃鼠”而已，可见后世写的历史小说影响力有多大。在此我们暂且不管这些问题，先来看看他怎样利用“食”夺取天下。

这位“秃鼠关白”能够爬到天下人地位，说来说去还是织田信长死在本能寺之后第二年，为了争夺主导权与竞争对手柴田胜家在近江国伊香郡（滋贺县伊香郡）打的那场贱之岳合战。

那时；他吩咐沿途所有“座屋”（各种工商专卖权公会）和农家都开放米仓，全体合力煮饭，并准备马匹吃的干草。只要提供家里所有米，事后将付给

当时稻米行情的十倍价格。饭煮好后，再用盐水淋湿空稻草包内侧，装进熟饭。装好后，遣人用牛马运往贱之岳。送饭人如果途中肚子饿了，可以直接用手巾或衣服取稻草包内的饭吃，吃多少都无所谓。



别看饭团外形简单，但对日本人而言其滋味和代表的意涵非同小可。

用内侧沾湿盐水的稻草包装饭、让运送者用手巾或衣服取饭，目的都是为了防腐。待负载米饭的牛马抵达贱之岳时，稻草已经吸收米饭热腾腾的水蒸气，盐水也渗入米饭中，正好成为现代的饭团，只差外面没裹紫菜而已。

我这个年龄的现代日本人，在自家做饭团时，也会准备一碗盐水将掌心濡湿，再把米饭握成三角形、圆形或其他形状；一来可以避免手掌烫伤，二来饭团表面有咸味，如此即便饭团内没有梅子或其他配菜，只要裹上紫菜就很好吃。不过现在百圆商店有卖专门制作饭团的塑胶道具，年青一代恐怕罕见有人亲手握饭团了。

话又说回来，本能寺之变前一年，秃鼠奉命攻打因幡国鸟取城（鸟取县鸟取市久松山）时，也先行高价收购四周地区的稻米，连城内的稻米都被城主家臣卖掉。根据大正七年（1918）国史研究会出版的《吉田物语》记载，城主家臣认为反正可以收割当年的新米，所以只留下少量储米，其他全卖掉换取金银。

结果自7月直至10月25日开城那天，四千多名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不但没有援军，也无军粮，城内化为饥饿地狱。非战斗员的一般男女，甚至不顾危险跑到外城木栅旁摘取杂草吃，而打算翻越木栅逃到城外的人全被秀吉军枪杀。连饿死人的尸体也成为抢夺对象，无论尸体是父母还是孩子、兄弟姐妹。城内比地狱还惨（以上描述见于竹中重门所著的秀吉一代记《丰鉴》中，重门是秀吉的军师竹中



鸟取城址。这座城池曾是羽柴秀吉和毛利氏的争夺重点。

半兵卫之子，《丰鉴》总计四卷，因作者卧病而未完成）。

到了这种地步，城主吉川经家只得开城，在秀吉面前切腹。而这时的秀吉怎么做呢？他命人在城外路边排列大锅煮稀饭，给那些半死不活自城内踉踉跄跄出来的投降者果腹。而且叮嘱一人只给一小碗，因为过于饥饿的人一次吃太多会致死。

天正十八年（1590）最后一次围攻北条氏直的小田原城时，秀吉下令把直辖地的二十万石稻米移至邻国骏河的两座城，并花一万两金子收购伊势（三重县）、尾张（爱知县西部）、三河（爱知县东部）、骏河（静冈县中部）的稻米，运到小田原附近港口，又准备了二万匹马的草秣。

这时秀吉率领的军队据说有二十六万人。即使这么多人，光这些稻米就足够养他们一年。他先攻下小田原城四周的小城，之后再密密麻麻围住小田原城。然后在山上建一座“一夜城”，再唤来爱妾淀君，也让其他大名自故乡接妻妾过来，时不时地在城外举办茶会、围棋大会、能乐舞蹈等。

小田原城是著名的要塞平地城，连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都攻不下，可秃鼠什么都没做，只是整天在城外吃喝玩乐而已。三个月后，北条氏直终于举白旗。于是日语又多了一句成语“小田原评定／Odawarahyo–jo–”（另一句是“小田原谈合／Odawaradango–”），意思是对北条众家臣每天在城内开紧急会议，却始终得不出结论的讽刺，现在则引申为又臭又长的会议或商讨。

如此，秃鼠掌握了整个天下。

鬼大将与辣椒

加藤清正是丰臣秀吉的忠臣，母亲是秀吉生母的表妹（另一说是亲妹妹），九岁起便在秀吉身边服侍，也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熊本城的筑城人、肥后熊本藩（熊本县）第一代藩主，异名“鬼加藤”。

这位鬼大将最有名的逸闻是“朝鲜打虎”。根据汤浅常山的《常山纪谈》记载，某天凌晨，清正带部下搜山，有一头大老虎自草丛中出来，清正刚好在一块岩石上守备，二者距离五十五米左右。其他人见状，举枪打算射击，清正制止众人。老虎张开大口朝清正扑来，清正开枪，正好击中老虎喉咙，老虎倒毙。

丰臣秀吉于1592、1597年两次侵攻朝鲜，在日本被称为“文禄·庆长之役”。第一次入侵朝鲜时，加藤清正不但擒获两位朝鲜王子，甚至越境攻进兀良哈。第二次攻进朝鲜那年，浅野幸长（纪伊和歌山藩第一代藩主）的三千军队在蔚山城遭明、朝鲜五万八千联合军包围，清正赶去救援，同样困守城内。当时蔚山城尚未落成，军粮只够撑持两三天。浅野幸长有位家臣名叫大河内秀元，留下两卷从军日记《朝鲜记》，记载当时的惨状。

据说，那时城内士兵和筑城壮工为了取暖，白天聚在阳光下背靠背缩成一团，三五十人围成一个圈圈，很多人一坐便不再醒来。巡逻公役用长矛推动，



朝鲜打虎图。说起打虎英雄，中国人心里浮现武松，日本人则是想到加藤清正。

才发现看似打盹儿的人早已冻死。

起初众人吃纸张或抓老鼠充饥，最后靠扒下墙壁煮食泥土中的稻草果腹。大河内则在某天日记中写着：“每次重新扎绑腿，都会掉落，很奇怪。卸下绑腿一看，原来小腿只剩皮包骨。”

大河内信佛教，本来绝不吃四脚动物，其实也并非大河内如此，日本自平安时代以来便禁吃肉，即便是战国时代，大多数人也守着这项习俗。大河内当时眼睁睁看着城内人接二连三饿死冻死，某天灵机一动，割下死马肉烤来吃。其他人见状纷纷聚过来问大河内：“马肉味道如何？”

大河内回说：“我不计较马肉味道如何。只要能维持体力，我连石头都愿意吃。”

众人一听，纷纷依样效法，剖割死马，烤来充饥。十三天后，毛利秀元（长门长府藩第一代藩主，山口县下关市）、黑田长政（筑前福冈藩第一代藩主）军赶来救援，明军才解除围城。

话又说回来，鬼大将与辣椒有何关系呢？因为朝鲜的辣椒文化正是加藤清正他们传过去的。朝鲜半岛非常冷，以加藤清正为首，所有自日本过去的武将都受不了，便把辣椒塞在布袜或内衣取暖。丰臣军退出朝鲜半岛后，据说当地的辣椒使用量直线上升。而辣椒是在16至17世纪期间登陆朝鲜半岛，在年代上刚好与“文禄·庆长之役”（韩文称为“壬辰倭乱”）符合。



加藤清正。

辣椒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把辣椒带回欧洲，自此广传全球。1542年葡萄牙船带辣椒进日本长崎，但当时日本肉食文化不发达，只当做观赏植物把玩，这也难怪，辣椒盆栽确实很漂亮。

佛教于4世纪传进朝鲜半岛，在这之前，朝鲜人也吃肉食，不过新罗于529年发出肉食禁令后，百济、高句丽也接着跟进，最后变成整个朝鲜半岛都禁止肉食。日本是8世纪才发出肉食禁令。



加藤清正故乡——名古屋市——妙行寺里的铜像。

1321年，蒙古人（后来的中国元朝）入侵朝鲜半岛，统治高丽约一世纪。蒙古是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



辣椒如今已成为餐桌常客。

当蒙古人于14世纪中叶退出朝鲜半岛时，肉食习俗已在朝鲜半岛扎根。14世纪末，李朝又采取“崇儒排佛”政策，肉食文化就更兴盛了。当时朝鲜人料理肉食时，主要调味料是胡椒，然而朝鲜半岛不生产胡椒，只能自琉球国或日本九州进口，算是高级调味料之一。也正是这时，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辣椒也随加藤清正等战国武将传进朝鲜半岛。

朝鲜国学者李睟光于1614年编撰的《芝峰类说》便记载“南蛮椒有大毒，因传自日本而称倭芥子”。但辣椒实际用于朝鲜泡菜，则还要等一个世纪，直至1715年朝鲜农学者洪万选著的《山林经济》问世，书中才首次出现辣椒栽培法。之后，1766年的《增补山林经济》中出现“朝鲜泡菜是用辣椒、大蒜制成的腌菜”一文，这大概正是关于朝鲜泡菜的最初文献史料。

可惜辣椒在日本一直不受青睐，顶多加工成“一味唐辛子”和“七味唐辛子”（“唐”、“南蛮”等汉字在日本均指舶来品）。明治维新以降，肉食解禁，日本人才逐渐习惯吃辣椒。平成时代的现今日本，辣椒更是高抬身价，到处可见“激辛”这两个字。连拉面也要来个“激辛”。

战国大名与葡萄酒

知道石田三成是什么人物吗？本为丰臣关白政权五奉行之一，丰臣秀吉死后，为了与德川家康争夺天下，展开日本史上有名的关原合战，结果败北，之后才有日后的德川幕府与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锁国江户时代。石田三成生于1560年，殁于1600年。

战国时代后半期的大名常喝葡萄酒，茶人神谷宗湛在庆长二年（1597）2月上旬的日记中记下："九日夜晚，由石田三成大人主办茶会，受邀者是宇喜多秀家大人、伊达政宗大人、小西行长大人以及我。点茶结束，大家聊得很愉快，并欣赏了各式各样茶具。其中有一瓶葡萄酒，石田大人说，这是自长崎进口的舶来品。"

连大名茶会的招待主都会得意洋洋拿给宾客观赏，可见葡萄酒在当时是珍品。而丰臣秀吉在征服九州的岛津氏后，归途听说福冈箱崎港停泊一艘葡萄牙籍船，也曾上船狂饮。藤堂高虎则于庆长十六年（1607）12月20日寄给家臣藤堂采女的信中特别关照："命又兵卫和太郎兵卫注意一下，如果有南蛮酒，务必储存起来。"



石田三成。



后来受封为圣方济的沙勿略。

若要依据日本食物史回溯葡萄酒因缘，应该是室町时代末期天文十九年（1550），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后受封为圣方济）献给山口县领主大内义隆的南蛮酒，才是日本第一瓶进口葡萄酒。不过据说大内义隆听闻耶稣会视男色为罪孽之一，大怒之下竟把他们一行人赶出领地。因时代背景文化的差异，古籍中往往会留下这些在现代人眼中看起来喷饭的小故事。

所幸沙勿略一行人在大阪堺市受到富商日比屋了圭知遇，才得以进京。沙勿略认为若取得天皇允许便可在日本全国传教，但当时朝廷和室町幕府的权威早已坠地，战国大名兴起，加之又遭京都比睿山众僧侣拒绝，所以一行人只在京都待了十一天。好笑的是，最后成为传教士后盾的人，竟是上述那位因耶稣会禁男色而怒发冲冠的大内义隆。义隆不但为其安排住居，还允许他们在领地传教。

沙勿略对当时的日本人赞不绝口，说“在我至今为止遇见的异教徒中，日本是最优秀的民族”。最大

理由是日本民族不视贫困为耻辱，并极注重名誉。同样是耶稣会传教士Gaspar Vilela则在他写的《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中，记载这么一段：

“这国家都用米酿酒，大家很爱喝这种米酒。但山野有很多野生葡萄，品质相当优良，只是少见蔓生性葡萄。日本人最近也开始吃食野生葡萄，其实可以经营葡萄园并酿酒，但目前还不见迹象。”

Gaspar Vilela1556年抵达日本大分县大分市，至1570年前往印度，这期间正是战国时代。1556年是斋藤道三死在儿子义龙手上那年，1570年正是织田、德川联军进攻越前（福井县）朝仓氏那年，在这种状况下，农民哪有余裕去经营什么葡萄园？恐怕正因为烽火连天，农作物供不应求，才知道原来野生葡萄也可以吃食。

到了江户时代才开始正式栽培葡萄，《本朝食鉴》（1697年刊）与《和汉三才图会》（1711至1715年完成）均记载葡萄主产地是甲州（山梨县）、骏河（静冈县）、京都以及武藏国（东京都、埼玉县）八王子。而日本国产第一瓶葡萄酒也是在江户时代元禄期（1688～1703）酿成，江户儒学者荻生徂徕留下一首汉诗《甲斐客中》：

甲阳美酒绿葡萄，
霜露三更湿客袍。
须识良宵天下少，
芙蓉峰上一轮高。

芙蓉峰指的是富士山，而甲州至今仍是日本葡萄酒名产地。

织田信长与骷髅酒杯

战国时代的企业改革战士织田信长，四十九岁那年于本能寺遭家臣明智光秀夜袭，大志未成而死于非命。不过，这说法终究是一般结论，事实如何仍不得而知，成为日本战国史首屈一指的谜团。也因此有不少日本作家以此为主题，前仆后继地在小说中展开自己的独特论调，而且只要有新视点出现，那书肯定会畅销。

就这点来说，日本人确实不会死守先人留下的定论，即便是盖棺后的定论。毕竟，所谓“正史”均是“胜者”的狡辩，败者死无对证。我们先不管织田信长到底怎么死的，那是学术界专家的问题，在此先来看看他生前的饮食习惯。

前面已提过，织田信长的口味很重。其实也不光织田信长一人而已，一般说来，从事体力工作的人，基于必须补充自汗水流失的盐分，口味都比坐办公桌的人要重。何况战国时代的武士因过度支出体力，必然会不自觉偏爱咸味。

织田不但口味重，吃饭速度也很快。玩过日本战国电玩的人，大致都知道信长在永禄三年（1560）5月19日黎明，舞了一曲能乐剧谣曲《敦盛》：





安土町车站前的织田信长铜像。



后世拟画的出征敦盛舞图。

> 人间五十年，与下天比之，直如梦与幻；有幸来人世，何能永不灭？……

这一节，据说织田舞了三次，舞毕，大叫“吹螺！给我甲胄！”之后站着吞下一碗开水泡饭，命人打开清洲城门，身后只跟随五骑近侍，如疾风奔驰出去。此时，信长二十八岁，今川义元四十二岁，而德川家康年仅十九。

信长的目标是今川义元。对方是二万五千大军（一说四万），织田这方仅二千五百（一说四千），等于以卵击石。可织田若不进行奇袭，今川军迟早会一网打尽织田军。所幸天公作美下了场雷雨，令织田军奇袭成功，砍下大将今川头颅，也奠定往后夺取天下的基础。

织田连上阵前也站着吞食开水泡饭，可见他平时吃饭不太喜欢细嚼慢咽。从他传世的画像也看得出他下巴很尖，颚骨不发达。这在人相学来说，似乎表示晚年时运不济。虽说战国武士的生活本为“吃饭快、拉撒快、跑路快”，但信长的“快”很可能出于个性。

根据现代医学来说，细嚼慢咽可以令大脑产生阿尔法脑波，令精神安定，效果与坐禅冥想一样。但陷于不安或紧张时，则会发出倍他脑波。而老是发出倍他脑波的人等于经年处于感情高涨、亢奋状态，当然血流也会增快，继而增加心脏负担。

信长除了吃饭快、口味重，他还偏食。偏食会令人性情暴躁。信长之所以能够掌握大半个天下，全在于他行动奔放自由，不守常规也不修细节，这是他的最大魅力；只是一旦决定某事，即便不择手段也要达成，这也正是他的致命伤。

或许织田早已预感到自己天命不长，所以才活得如烟火般灿烂、急促？虽然后人给他冠上“第六天魔王”之称，强调他的残忍，但事实上他做的几件杀戮事，几乎全针对当时堕落的比睿山和尚与一向宗（净土真宗）佛教徒而已，时期也在三十岁末至四十出头那几年，目的是实现政教分离。

1571年9月初，织田信长率领三万大军包围比睿山。他于事前便命天台宗大本营延历寺解除武装，恢复原本宗教团体面貌，否则将火攻比睿山。寺方不但坚拒，与延历寺联手的本愿寺更抢先突袭织田军，惹得信长不得不将比睿山付诸一炬。据说包括僧俗男女，死伤人数高达三千，此举令家臣明智光秀批评织田信长嗜杀主君。

然而，根据有识之士证言，谓凡事均有始末，天台宗实为自食其果。延历寺于1536年以日莲宗是邪教为由，同样火攻屠杀了京都二十一座日莲宗寺院，据说对天台宗干部来说，信邪教的人就该杀。当时与天台宗联手屠杀日莲宗寺院的正是一向宗本愿寺，日莲宗亦视一向宗为邪教，曾火攻屠杀一向宗本愿

寺。总之，佛教宗派彼此敌对，不但拥有僧兵更擅自发动战争，尤以比睿山天台宗延历寺的和尚为甚，借佛祖名无恶不作。

织田信长从未镇压过任何宗教，也不曾禁止老百姓信仰任何宗教，他火攻比睿山的真正目的是“政教分离”。他是日本史也是世界史上第一位实行宗教革命的豪杰。由于织田信长首开先例，丰臣秀吉才得以不流血地解除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峰寺的武装。此外，当时的比睿山和尚并非居住山中，早已将据点移至山脚坂本，山上只剩七栋小规模建筑物，而且均无遭火灾焚烧的痕迹（1981年比睿山挖掘调查结果），因此织田信长的火攻目标是坂本和八王子山，并非比睿山。



金骷髅（photo by © GregPC）。

另外有件事也经常被人提出来强调信长的狠毒。据说天正二年（1574）元旦，岐阜城内举行贺年酒宴，诸国大名与众武将都来庆贺。织田在席中展出涂敷金泥的三个骷髅，并命家臣以之当杯喝下喜酒。这三个骷髅正是前一年平定的越前·朝仓义景与近江·浅井久政、长政父子的遗骨。浅井父子是江州（滋贺县）名门，居城小谷城位于琵琶湖北部，而且长政还是信长的妹婿，得年二十九。

但根据《信长公记》，实际上织田是等诸国大名和众武将均离去后，只在森兰丸等几名贴身随从前拿出骷髅搁在“三方”（sanbou，古时盛饭食的短足木盘，供奉神佛时也用这种食案）上，边观赏边舞蹈而已。这在当时算是尊重行为，根本不是存心侮辱死者。此外，这是当时流行的密教真言宗立川流秘仪，据闻只要祭祀骷髅七年，第八年骷髅便会还魂并赐予祭祀者神通力。织田

大概想在第八年让这些骷髅成为自己的守护灵吧。更何况，织田不会喝酒，怎么可能在酒宴上拿骷髅当酒杯?

丰臣秀吉接续织田未完成的事业，做法完全仿效织田，而德川家康则视织田为反面教师。不过，家康最后也完成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事业，树立了以武士执政的德川幕府。

至于“人间五十年，与下天比之，直如梦与幻；有幸来人世，何能永不灭？”这节谣曲的意思，普遍认为是“人生只有五十年，短暂得宛如一场梦幻；虽然有幸来到人世，但这世上有不灭之物吗”？

我查了一下资料，才明白谣曲中“下天”的意思。“下天”是指天上诸天中最不及其他“天”的天界；人间界的五十年，不过是“下天”的一昼夜而已。另一说法是，人间界的五十年，与“化乐”的八千岁比起，短暂得有如虚幻的一瞬。“化乐”是六欲天中的“化乐天”，亦指寿命有八千岁的乐王。

坦白说，织田信长算是日本史上罕见的天才领袖，他理解人生五十年不过是欲界六天最下层的“下天”之一昼夜而已，因此如流星一瞬即逝，却留下了永恒光辉。

德川家康与佃煮

“佃煮”（Tsukudani）是红烧海味，用酱油、砂糖将小鱼、小虾、蛤仔、昆布等煮成咸咸甜甜的味道，可以用于储存食品。此副食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发源地是东京都中央区佃岛，但实际创始者应该是德川家康。

天正十年6月2日（1582年6月21日），织田信长在本能寺遭突袭而自尽。此时，信长已掌握了以京都为中心的首都圈以及周边各国，只剩九州、四国、本州西部和北陆地方还未征服。

德川家康则于该年3月，与织田军联手歼灭了武田家，成为骏河国（静冈县中央部）国主。为表战胜庆贺，于5月15日抵达滋贺县安土城拜访织田，之后同三十余名家臣和数十名护卫逗留在大阪界市。6月2日那天，家康一行人打算折回京都与信长聚会，不料还未离开大阪，便接到本能寺事变消息。

家康本来决定前往京都为信长殉死，经众臣劝慰，才打起精神设法逃脱大阪回归本国。五夜六天的潜逃行当然少不了伊贺、甲贺众忍者的助力，但最初在大阪逃至住吉区神崎川时，因找不到渡船，一行人焦急万分。

神崎川附近有个名为“佃”的渔村，村长得知家康一行人的困境后，不但提供渔船，也献出村人平时为鱼荒而储存的咸煮小鱼。正是这些盐水煮成再晒



鱼虾贝类海带都是常见佃煮食材，色泽多深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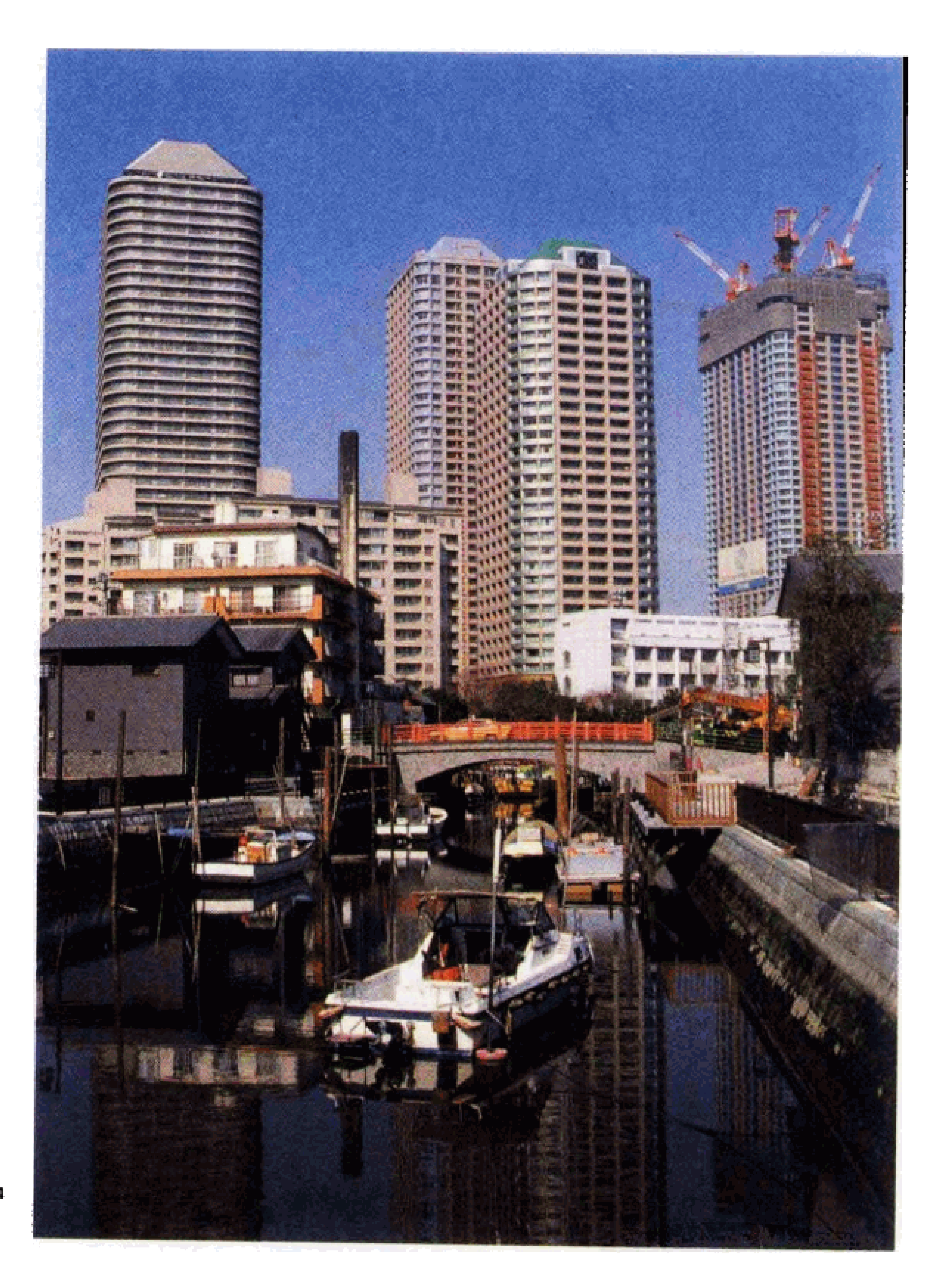
干的小鱼成为家康一行人翻山越岭时的军粮。日后，家康召集了伊贺忍者，让他们成为江户城守卫军团，首领服部半藏也成为家康的腹心之臣。现今日本皇居的半藏门、半藏濠、地铁路线半藏线均取自服部半藏的名字。

至于佃村三十余名村民也在1590年跟随家康移住江户，成为德川家御用鲜鱼商。村民最初被安排住进小石川、小网町的武家宅邸，三代将军家光时，幕府体制已巩固，开始施行武家、商家分离政策。

另一方面，自关西佃村及附近村落移居江户的人逐渐增多，家光为了保护祖父的救命恩人后代，赏赐一块位于隅田川下流的填海地给这些关西移民永居。众移民乐坏了，马上着手营造人工岛，并取名为“佃岛”。当时建设的神社正是目前地址为中央区佃一丁目的住吉神社。

佃岛渔民献给幕府的鲜鱼以银鱼为主，他们拥有东京湾银鱼捕获专权，但银鱼收获只限秋季至春季，所以平常也打些小杂鱼卖给江户居民。不过佃岛是孤岛，大海起风浪时不能打鱼，于是佃岛渔民便沿用故乡传统制法，加上酱油、砂糖，制作出闻名全日本的“佃煮”。

佃煮在江户时代是东京名产之一，算是高级美味珍味，到江户赴任的大名或武士归国时均会买回故乡。如今佃煮已演变为真空包装或罐装的廉价日常



现代佃岛一带，江户融合东京的缩影。

食品，日本各地都有当地佃煮土产，甚至有牛肉制品。

而佃岛四周现今也成为大厦森林，但仍保有战前的老镇氛围。小桥流水渔船与鳞次栉比的高楼成为鲜明对照，仿佛21世纪的新日本人与16世纪的老日本人在同一块天空下作息，别有一番情趣。

一〇八岁的怪僧

《抱朴子·内篇·论仙》曰："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日本也有一句俗谚："鹤千年，龟万年。"总之，不论中国或日本，龟鹤均代表长寿。乌龟能够那么长寿，在于它有个坚硬龟甲，一碰到危险便躲进自己的堡垒，日后汉语比喻做事不敢负责的人为"缩头乌龟"，对乌龟来说简直是天大冤枉。日本有关乌龟的俗谚则另有"年劫胜于龟甲"（亀の甲より年の劫，kame no ko- yori toshi no ko-），"劫"是梵语"劫波"（kalpa）音译略称，是极久的时间单位，"年劫胜于龟甲"意思是老人说的话比龟甲有用。

战国时代最长寿的武将是南光坊天海僧正。正确说来，或许不能称他为武将，应该是宰相。此人来历不明，五十过后成为武藏国无量寿寺北院（埼玉县川越市喜多院）僧侣，六十过后成为该院住持，之后才逐渐于史料留下足迹。

据说这位怪僧正是德川家康定天下的关原合战参谋之一，也是家康近侍。倘若真生于1536年（这数字并不确定），那么在1600年的关原合战中，他已经六十五岁，而他在这之前的履历、行踪等完全是一团谜，故又别称"黑衣宰相"（"黑衣"指僧侣服装）。家康七十五岁步上黄泉之路时，天海八十一岁，之后这位怪僧又辅助了二代将军秀忠、三代将军家光，以阴阳道及风水论



日光的天海铜像，他年轻时曾在此地修行。

为主，参与江户都市建构计划，奠定了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幕府江户时代根基。

一般说来，前任掌权者过世后，继任者为巩固自己的权力，通常会一扫前任者的近侍或相关大臣，包括担任国事参谋的僧侣，但天海能够相继得到三位将军的信任，似乎在于他的人格，而非什么神谋妙策或老谋深算之类。史料上有关天海的言行，亦能证明他是位阔达僧侣。这或许跟年龄有关。

战国时代以及江户时代草创期的男子平均寿命不及四十岁，而天海于六十过后才逐渐崭露头角，八十过后又辅助两位将军奠定江户时代基石。那么，他



二代将军德川秀忠。

要的应该不是个人权力，而是一个安定、和平的国家。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天海传记《慈眼大师传记》有个小故事。话说宽永元年（1624）春，二代将军秀忠在江户城西丸（西城）造了花圃，邀天海前来赏花。秀忠问天海：

“目前正是山茶季节，我汇集了许多珍品山茶花，您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可曾看过如此美丽的花圃？”

秀忠当然是在向天海炫耀，想得个赞美而已。天海却当场引用世阿弥与其父观阿弥（父子俩同为将能乐提升至艺术境界之人物，亦是能乐集大成者）的谣曲《老松》中的一句台词：“国家文学若盛，花色即增。”意思是“国家若处于和平时期，研究学问的风潮旺盛，自然而然花色也就增加了”。说完这句台词，天海再添一句：“我从未看过如此美丽的花圃。”

只不过是赞美花圃之美，天海却特地引用世阿弥的谣曲，不但赞美花圃，也间接赞美秀忠治世之功。若说这是一种阿谀，也说得过去，只是这种赞美法，是不是跟一般阿谀又有点不同呢？

松浦静山著的《甲子夜话》中也有一段小故事，主角是天海与三代将军家光。某天，天海拜见家光，获赐柿子。吃完柿子，天海将吃剩的果核收入怀中，家光问他带果核回去做什么，天海答：“要带回家种。”家光不禁说：“您年纪那么大了，带回去种也是徒劳无益。”结果天海反倒忠告家光：“身为统治日本的一国君主，不能如此性急。这果核不久即能发芽生长，后日再呈给将军过目。”

过了几年，天海果真进献柿子。家光问柿子生产地何处，天海回说，正是出自前几年主君所赏赐的柿子。其他也有不少类似例子，均是天海教诲两位将军如何治国处世的小故事。由此看来，与其说天海是幕后宰相，倒不如说是两位将军的私塾老师。

此外，天海更不时向将军恳求赦免罪人。家康的宠臣大久保忠邻、丰臣秀吉的忠臣福岛正则、家光的弟弟德川忠长、有力大名酒井忠世……无一不得过天海的助力。

宽永二十年（1643）10月2日傍晚，天海叫来所有弟子："倘若有人想向我报恩，只要更加勤奋钻研学问即可。人与人的缘分并非只限今世，希望能与你们在净土重逢。"说毕面带微笑，以跏趺坐姿圆寂。

庆安元年（1648），家康三十三周年忌辰时，朝廷追谥天海为慈眼大师。这是继平安时代的传教大师（最澄）、弘法大师（空海）、慈觉大师（圆仁）、智证大师（圆珍）后，久违七百年的首例，可见天海的地位有多高。

话又说回来，家康生前曾问天海："长寿秘诀到底是什么？"天海答："粗食，正直，日汤，松弛，时而下风。"

粗食，指的是素食，但并非拒绝吃肉，而是选择新鲜材料，烹煮成清淡菜肴。

正直，是不说谎言。撒过谎的人都知道，只为了最初一句谎言，日后很可能必须说一百句谎言来圆。这会令人在精神上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对身心不好。

日汤，是每天入浴。水温不要太热，接近体温的暖水即可。泡在暖水中可以增进大脑机能，令大脑放出阿尔法脑波，跟打坐冥想时的效果一样。

松弛，指的是男性睾丸下垂。男性睾丸呈紧缩状态时，表示本人的精神状态紧绷。据说男性逢紧张、受打击、发怒或震惊时，睾丸会变成"乌龟"缩回体内，此时任何男性都无法保持冷静并做正确决定。奉劝各位男性看官，在

做重大决定时，先确认一下自己的“金玉”（Kintama／睾丸）是否已成“王八”状态比较好。

下风，指的是放屁。也就是说，倘若体内积存气体有害无益，不时要让下体尽情地放放风，排出恶气。

根据德川幕府正史《德川实纪》记载，天海是雪国福岛县会津人，十一岁时与父亲死别，十四岁离开故乡周游诸国。曾在武田信玄底下寓居，据说年轻时性格相当粗暴，不过是位正义汉子。为何年纪大之后个性有如此巨变，由于缺乏详细史料，也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正因为他前半生谜团重重，后半生虽成为德川幕府的黑衣宰相，却不抢风头，也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日后才会有“天海即明智光秀”的传说吧。

女性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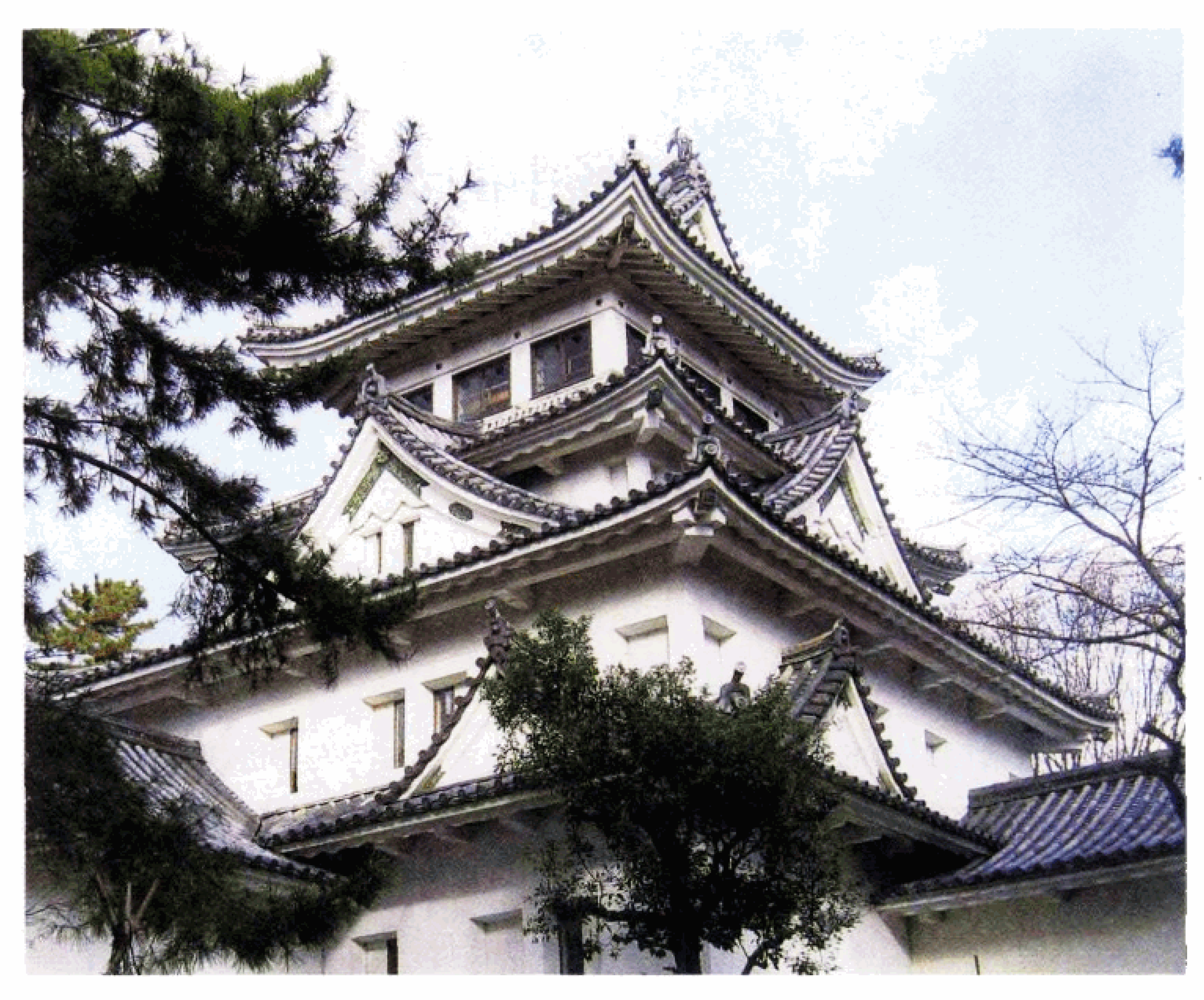
战场中的女人在做什么?

要了解战国时代的女人过什么日子，就要去看《阿安物语》及《阿菊物语》，这两篇文章均是第一手史料。前者是阿安在关原合战的亲身经验，后者则是阿菊在大阪夏之阵的战争体验，二者皆为口传记录。

阿安的父亲名为山田去历，是石田三成的手下，身份类似私塾教师，地位不高。关原合战后不久，年方十七的阿安跟随父母与其他残兵败将一起逃至美浓国大垣城（岐阜县大垣市），当时在城内的生活记忆正是《阿安物语》的主要内容。

据说，每晚十二点左右，城内总会传出战死男女的诅咒声。阿安的母亲与众武士妻子均在天守阁铸造枪炮子弹，而所有被斩下的敌方头颅也都送到天守阁，让女人们一个个绑上名牌。当时身份地位高的人习惯把牙齿染黑，女人受武士之托（敌方头颅身份地位愈高，战功便愈高），还必须负责为头颅染牙。她们于白天为头颅化妆并铸造子弹，夜晚就与这些头颅睡在一起。

德川家康军攻打大垣城时，双方士兵不分昼夜进行激战。德川主力军中有位负责大炮的武将田中兵部，每逢击发大炮，便会先在城池四周大声通告再进行攻击。



位于岐阜县的大垣城，目前的天守阁是再造的。

为何要如此做呢？因为敌方也知道守在天守阁的都是妇孺之辈，城内受炮击时，所有箭楼、望楼均会摇晃得有如地震，惊天动地，何况是城内最高建筑物天守阁。胆小女人甚至会因轰炸声而昏厥，所以炮轰时必须先通告对方，好让天守阁内的女人小孩有心理准备。阿安起初也吓得魂飞魄散，后来习惯成自然，照样在炮声中铸造子弹、为头颅化妆、吃饭、睡觉。

某天敌方攻击甚烈，城内纷纷攘攘，众人都认为城堡即将陷落。这时有名武士进来安抚大家，凑巧有颗子弹飞进天守阁，击中当时年仅十六的阿安弟弟，阿安束手无策地看着弟弟死去。同样在当天，另一位带着家康箭书的使者

来找阿安的父亲，告知家康愿意救出困在城内的山田一家人，也愿意给他们逃亡旅费，理由是阿安的父亲往昔曾是家康的习字老师。

城堡翌日便会陷落，阿安的父亲偷偷带着天守阁内的妻女及一名家仆，来到北边城墙，悬下绳梯逃到城外，四人再划着木盆渡过护城河。一行人来到城池北边六百多米时，身怀六甲的母亲突然阵痛，当场产下女婴。由于是在逃亡途中，只得用田水为婴儿洗身，再让家仆以衣摆抱着婴儿，母亲则踉踉跄跄拖着产后虚弱身子，靠在父亲肩头一路逃往青野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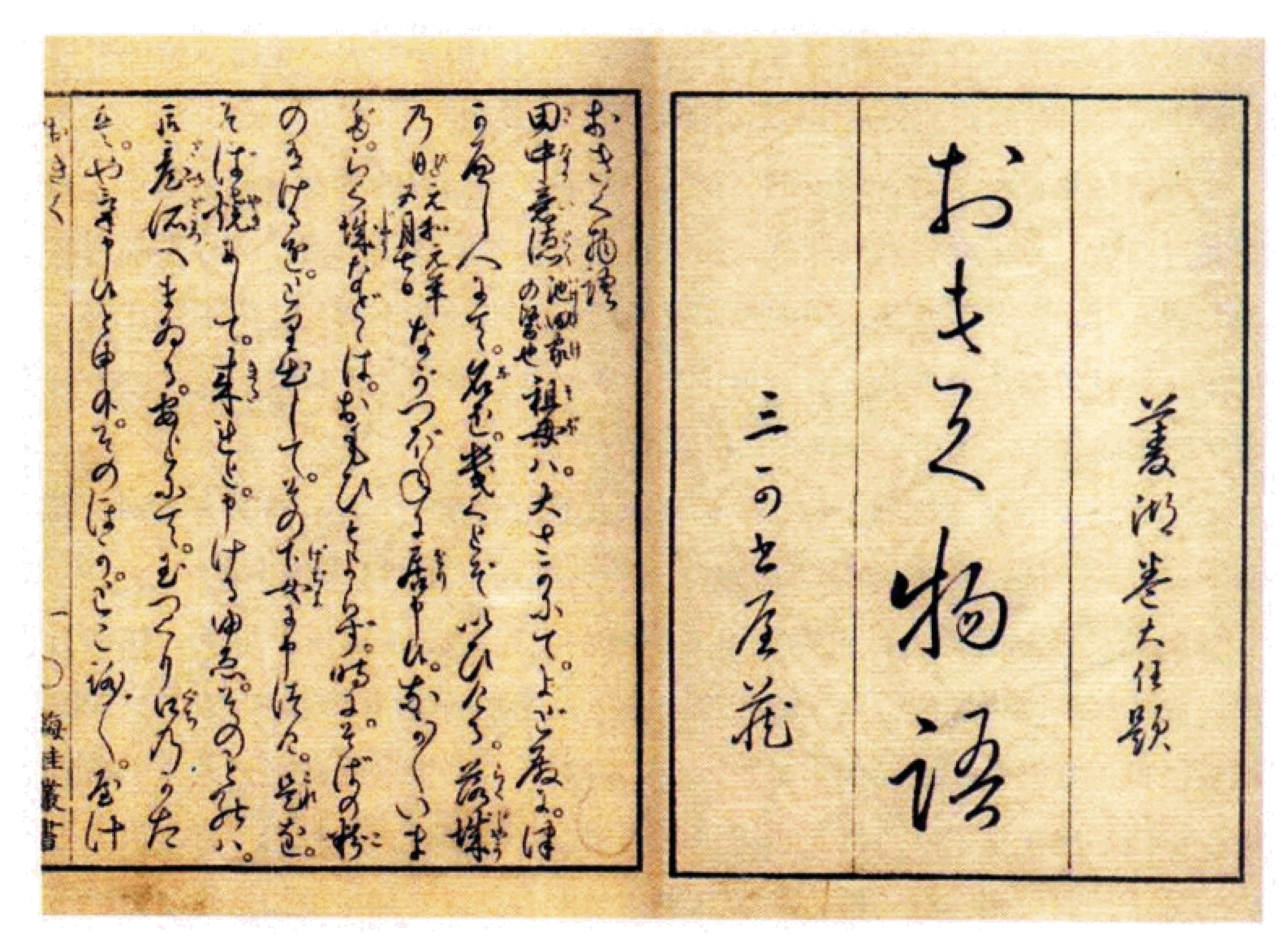
之后阿安随父亲逃到土佐，成为雨森右卫门的妻子。日后与丈夫死别，因膝下没有孩子，靠外甥山田喜助抚养，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寿终正寝。

阿安又提到关原合战前的往事。阿安的父亲是三百石俸禄小臣，住在石田三成的居城彦根城内，基于终年烽火连天，朝晚两餐（当时是两餐）只能吃稀饭。哥哥有时会携枪到山中打猎，早上通常会带菜饭（跟蔬菜一起煮熟的米饭）出门，因此家中女孩当天也可以吃到菜饭。阿安说，她最期待哥哥出门打猎的日子。衣服则只有一件，从十三岁穿到十七岁，穿到最后裙摆短得露出了小腿。

阿安八十多岁讲述少女与童年往事时，时代已进入江户时代，这六十年间由于没有内战，各种产业及商品流通皆有惊人发展。阿安说的一天只吃两餐，并非出于贫穷，而是当时惯例，日本人是16世纪以后才逐渐养成一天三餐的习惯。稀饭在当时也是主食之一，倒是菜饭（也就是米饭）确实可以看成大餐。

再来看看《阿菊物语》。阿菊是丰臣秀吉侧室淀君的侍女，淀君正是织田信长的妹妹阿市的长女，通称茶茶，集秀吉宠爱于一身，生下秀赖，并于秀吉过世后在大阪城当女帝。阿菊讲述的是大阪城陷落当天的回忆。

元和元年（1615）5月7日，大阪城内所有侍女均没料到居城会于当天陷落，二十岁的阿菊甚至因想吃荞麦烧（兵库县神户地方的乡土料理，炒荞麦面），命下女到厨房和面。阿菊的祖父是浅井长政的家臣，俸禄一千二百石，



《阿菊物语》。

跟阿安家的三百石比起来身份地位高出许多，因此虽然身为淀君的侍女，自己也有专属下女。

荞麦烧还未做完，阿菊便听到大阪城东南方传来嘈杂声，原来是内城东侧的玉造口失火了。阿菊准备逃亡，她先穿上自己拥有的三件衣服，腰带也绑了三层，再把秀赖赐的镜子塞入怀中，自厨房逃出。那时外面不但有禁止侍女逃亡的把关武士，也有伤兵。

阿菊不顾一切逃至城门。门外已不见守卫也不见伤兵，但有个手持长刀的武士突然跳出向阿菊要钱。阿菊身上带着两根“竹流”，是用竹筒为模铸成的金银，一根约七两二分，相当值钱。阿菊给了一根，拜托武士带她到位于松原的藤堂家本阵（司令部），岂知还未抵达目的地，另一根“竹流”也被抢走。

所幸途中遇到淀君的妹妹常高院（京极高次的妻子阿初）一行人，阿菊才搭便车跟着她们逃路。

常高院也是阿市跟浅井长政的女儿，姐姐是丰臣秀吉侧室淀君，妹妹是日后的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正房阿江（三代将军家光的生母），与德川家缘分甚深。丈夫京极高次在关原合战时公然站到家康那方，战后获得八万五千石的奖赏。丈夫过世后，阿初落发改名常高院，也曾几次穿梭在大阪城与德川家之间。这时也是为了权充姐姐与德川家的和平使者而暂居大阪城。

阿菊心想，只要跟着常高院，应该不会被德川军抓走。果然如她所料，家康叫出常高院，答应送众女侍前往她们想去的地方。阿菊决定投奔住在京都的秀吉侧室松丸，松丸是京极高次的妹妹，与淀君是表姐妹关系。最后阿菊和织田左门（织田信长的外甥）的侄女搭伴一起前往京都。

她把织田左门侄女送到京都织田家后，得到丝绸、银子等报酬，之后前往松丸家当女侍。日后嫁到备前（冈山县），在当地终其一生，享寿八十三。《阿菊物语》是备前池田藩藩医田中意德记录的手记，此人正是阿菊的孙子。

相较之下，阿菊显然比阿安强悍且机智。阿菊出生在一千二百石的家门，比起阿安算得上是千金小姐，然而浅井家灭亡后，父亲在藤堂高虎家当浪人宾客，俸禄落到三百石。简单说来，阿菊的祖父和藤堂高虎同为浅井家家臣时，祖父是一千二百石身份，高虎的地位则很低，经常三餐不继，阿菊的祖母看不过去，时常叫高虎来家中吃茶泡饭。高虎不忘当年的一饭之恩，因而收留了家道中落的阿菊父亲。

大阪冬之阵开战时，阿菊的父亲为了报恩，向藤堂家表示愿意参战，领取了甲胄，却没有旗帜。女儿阿菊用红白丝绸缝了旗帜，送父亲到战场，不料父亲就此一去不返。阿菊在大阪城陷落时，首先便想逃往藤堂高虎本阵，正是基于上述缘分。

阿安大概由于当时年纪小，只能跟着父母逃亡，不过她晚年讲述关原合

战时，语气完全是旁观者立场，跟闲话家常一样。阿菊也是如此，在城池陷落那一刻还不忘带走衣服和私房钱，这纯然是基于女人心的行动。即使身处战火中，即使耳边炮声隆隆，她们晚年讲述的经验也都是一般日常生活。倘若是男人，恐怕添油加醋还不够，讲到最后或许还会化为孙子眼中“砍下某大名头颅的前锋英雄”。

我想，有关战争，男人的话最好少听为妙，要不然至少也要给他减个九十分再放进笊篱筛一下。女人说的则可以百分之百尽信。因为自古至今，女人始终是战争旁观者、牺牲者，也是战争善后者。

战国女人的婚姻

战国大名统治的领地名为“领国”或“分国”，诸国大名为了管理国土，各有各的国法或法令。虽然细部千差万别，但由于农民的生活安定与否直接影响国家盛衰，因此各国均不怎么干涉领民的日常生活。只是为了守护疆土，掌权者极为惧怕领民发动叛乱，而要避免这点，最有效的手段便是婚姻法。

当时武士阶级的男女几乎都是政治联婚，而老百姓即便可以自由恋爱，也不准与他国人结婚。目的是禁止人才外流。想想也是，倘若没有国民，哪来的国家？

武士阶级的婚姻法更严格，俸禄一百石级以上的家门，结婚时必须取得领主同意，而且不能越级高攀或自贬身价娶个平民女子进门，此制度一直延续至德川家康设立幕府后的江户时代。除了婚姻法，各国也禁止领民擅自向他国进贡，更不能寄信或收信。嫁给武士阶级的女人更惨，除了不能自由外出，丈夫不在家时更不能单独与任何男子见面（包括亲族），终年只能镇守深闺。

在“实力即一切”的乱世，缺乏一技之长的女人地位甚低。千年前的平安时代是走婚制度，维系男女关系的要素是爱情，一旦有一方移情别恋，随时可以一刀两断，走得干干脆脆，因此这时代的家产全由女子继承。之后的镰仓时

代已是武士阶级封建社会，但女人的地位仍相当高，不但有女地头（能乐、游艺等掌门人），女人也可以继承家门当上一家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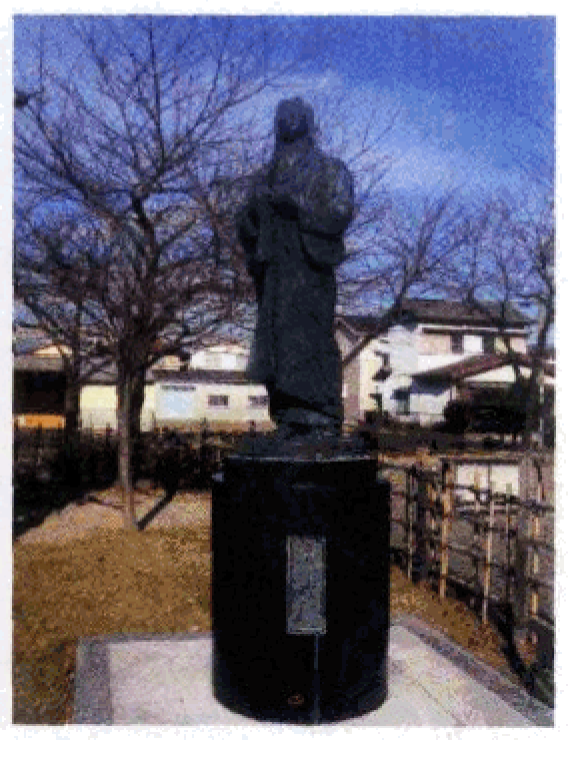
然而室町时代至战国时代，女人的地位逐渐降低，就算起初分得家产，日后也会遭没收回归长男手中。简单说来，就是女子嫁出去时，即便父母给予家产当做嫁妆，除非有正式转让书，否则死后财产还是回归到娘家的大哥或大侄子手中。

换个角度来看，表示女子也是娘家家产之一。再说，战国时代的女子再嫁、三嫁并非罕事，确实没必要把嫁妆白白送给他人。加上政治联婚是家常便饭，妻子往往是敌方的细作或人质，难怪战国大名之间兴盛“众道”（同性恋）。

当然也有借婚姻联手的例子，譬如织田信长的女儿德姬嫁给德川家康长子信康，两家借联婚共同对抗今川、武田氏。只是这类婚姻关系随时有瓦解的可能，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织田信长的妹妹阿市。



大德寺总见院的浓姬墓。



清洲城公园的浓姬铜像。

阿市最初嫁给近江国（滋贺县）名门浅井家，生下三个女儿（茶茶、阿初、阿江）和两个儿子（万福丸、万寿丸），后来公公和丈夫、长男均被哥哥信长歼灭，次男则行踪不明。但是信长虽然攻破浅井家，却不忍让其就此断后，极为厚待阿市母女四人。哥哥过世后，阿市又嫁给哥哥的家臣柴田胜家，翌年，遭丰臣秀吉攻击，与丈夫一起自戕，享年三十七。

据说秀吉本来打算救出号称战国第一美女的阿市，纳她为妾，但阿市很讨厌类似暴发户的丑男秀吉，加上秀吉是残害自己长男万福丸的凶手，才决定与第二任丈夫同归于尽。长女茶茶（淀君）会成为秀吉的侧室，是因为茶茶长得最像母亲阿市。既然最宠爱自己的哥哥织田信长已不在人世，天下变成秀吉的大饼，阿市会选择与丈夫在黄泉偕老其实也是基于一种女人心。想到往后将成为那个曾对哥哥卑躬屈膝的秃鼠枕边人，不如视死如归。

另一个有名例子则是美浓国（岐阜县）蝮蛇斋藤道三的女儿浓姬（归蝶）。她是道三送到织田信长手中的细作，虽是信长的正室，但有关她的史料极少，是个谜团般的人物。

至于非武士阶级的一般老百姓女子就自由多了。她们不用镇守深闺（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深闺可守），也不用嫁到敌方家当细作。所有女人几乎都有工作，就算是妓女，也是一项靠本钱养自己甚至养家人的伟大工作。

战国第一美女市姬

提到战国时代的女人，我首先会浮出阿市以及她那三个女儿的命运。她们可说是战国时代女子的代表，是一座豪华、金光四射且哀切的时代桥梁。

阿市是织田信长的二妹，小信长七岁，战国第一美女。

织田家是俊男美女血统，目前留下的织田信长画像（爱知县丰田市长兴寺藏）于1583年画成，而阿市的画像（和歌山县高野山持明院藏）则于1589年画成。光看这两人的肖像，确实像是亲兄妹，而且也确实是俊男美女。不过据说另一个妹妹阿犬更酷似信长，而弟弟秀孝比信长更帅，可惜这两人都没有肖像。

织田信长于1560年在尾张国桶狭间初露头角，突袭在当时算是天下人的今川义元成功后，与左邻松平元康（德川家康）结盟，之后攻击北方美浓国（岐阜县），为了牵制美浓国，让妹妹阿市嫁给夹在美浓与丹波（京都）之间的北近江（滋贺县）大名浅井长政，成为同盟国。

根据《浅井三代记》，阿市十八岁那年3月出嫁，翌年生下长男万福丸，继而生下长女茶茶，接着是次女阿初、三女阿江（小督）。婚后六年，哥哥信长与德川家康联手攻打近江国北边的越前国（福井县东部）时，丈夫长政竟然

背弃盟约（据说是反织田的家臣抬出已经隐居的长政父亲久政，不顾长政意愿而决定），站到原本就是同盟国的越前那方。也就是说，要同越前国联手夹攻织田·德川联合军。

这时，阿市遣使者送了一样礼物到织田阵营。信长看了莫名其妙，那是一个用细绳绑住两端的布袋，里面是红豆。信长看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原来妹婿背叛了自己，将在背后攻击织田军。那时多亏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当后殿，否则信长很可能插翅难逃。



浅井长政。

以上是一般说法。只是，站在女人立场来考虑的话，那袋红豆应该也隐含了阿市的立场。阿市用细绳绑住布袋两端，里面装红豆，虽然可以解释为向哥哥通知丈夫将举兵夹攻的暗号，但是否也可以解读成阿市夹在丈夫与哥哥之间而左右为难呢？

按照战国时代的政治联婚惯例，长政在举兵之前应该会把阿市送回娘家，这在当时有许多例子可以佐证。然而，长政不但没有同阿市离婚，直至三年后被信长大军歼灭之前，还跟阿市过着羡煞所有战国大名夫妻的同命鸳鸯日子，并生下次男万寿丸。长政跟阿市这对夫妻是战国时代著名的百年佳偶。因此，我想，阿市在送红豆那时，或许便已决意跟哥哥断绝手足之情。




柴田神社里的阿市铜像。


柴田胜家像，左侧就有妻子阿市之像做伴。

城池陷落之前，信长三番两次劝告妹婿投降，然而长政却因老父已自戕，只送出阿市和三个女儿，自己也切腹自尽，得年二十九。长男万福丸被秀吉刺死，次男万寿丸则行踪不明（《浅井三代记》中记载万寿丸被暗地救出，托付给某寺院，却没人知道其行踪）。这年，阿市二十六岁，长女茶茶七岁，次女阿初五岁，三女阿江三岁。

织田信长居城原本是爱知县西部的清洲城，浅井长政灭亡当时，信长的据点是美浓国岐阜城，清洲城城主变成信长的弟弟织田信包。阿市母女四人便是在信包庇护下度过了九年岁月。

织田信长在本能寺毙命后，猴子秀吉与织田家泰斗柴田胜家展开一场权力

斗争。这时由于柴田拥护信长三男信孝继任，信孝便劝姑姑阿市改嫁给柴田。呜呼，战国时代的名门女人就是如此身不由己。当时阿市三十五岁，而柴田胜家已六十出头。阿市大概认为柴田·信孝联合军可以打败出身卑贱的秀吉，带着三个女儿嫁到越前国北庄城。怎奈人算不如天算，翌年4月，柴田胜家竟然败在秃鼠手下。

城池陷落时，老将柴田劝阿市逃到城外，但阿市不肯。她内心大概想，倘若逃到城外，日后第三个丈夫肯定是秀吉。于是两人送走三个女儿后，相偕登上天守阁，胜家先为阿市介错，再放火自尽。这对露水姻缘夫妻所留下的辞世诗各为：

夏夜之梦如泡影，青史名留让云端，不如归山鸟。——胜家

夏夜本就甚湿濡，今晚更是诱离别，不如归去哉。——阿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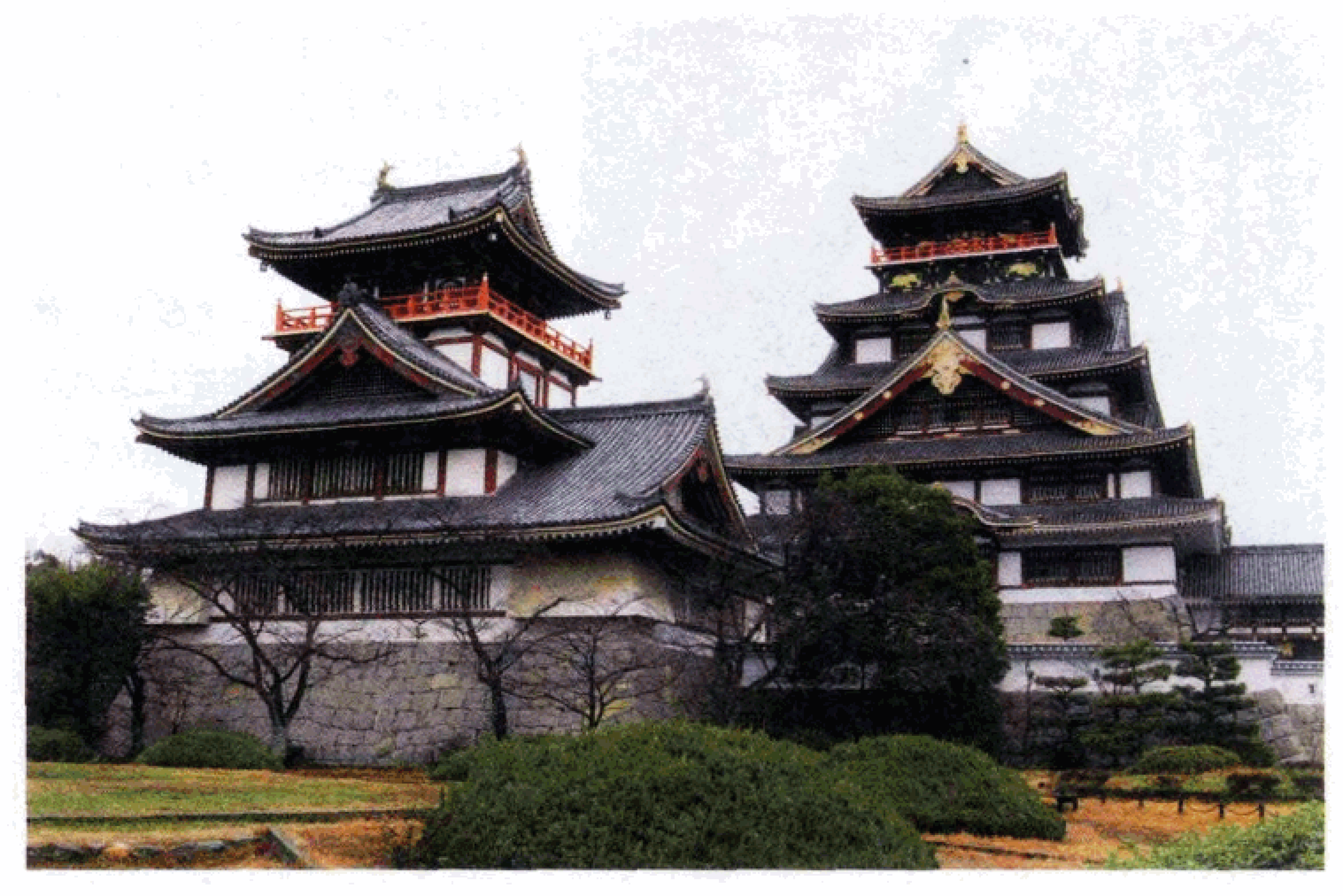
浅井三姐妹——长女茶茶

关西人和关东人对茶茶的人物形象，如同关西人一提起面条，非乌龙面不可，而关东人口中的面条则务必是荞麦面一样，截然不同。

一般说来，关西人大多是丰臣秀吉的粉丝，而大部分关东人的偶像则是德川家康。不过，历史人物永远不可能有盖棺定论的一日，他们往往会随着时代改移而成为“朝是英雄，夕是狗熊”的变色龙。

例如德川家康在明治时代便被丑化为老奸巨猾的小人（当然啦，明治新政府是推翻幕府的始作俑者，怎么可能美化他呢？），到了昭和时代又变成脚踏实地的统治者，孰是孰非，无人知晓。即使是所谓的正史，那也是胜者留下的史料，理所当然会淡妆浓抹地“打扮”一下。

就算让死者复苏，他们也不见得肯说出实话；即使愿意说出实话，也会因彼此立场不同而有如鸡同鸭讲。加上后代的史学家、小说家、编剧家、说书人甚至三姑六婆也来个“我只讲鹅”，结果百花齐放，令人眼花缭乱。所以说，历史可有所谓的“真相”呢？我想，应该没有。因此，我写的东西也只是众说纷纭中之一词而已，看官们尽可各取所需，但不要来和我掂斤播两，否则纵使我手中有剧本也说不下去了。



丰臣时代的大阪城、伏见桃山城之再现。

回归正题，话说战国第一美女市姬陪同第二任丈夫共赴黄泉路后，留下长女茶茶、次女阿初、三女阿江。三姐妹都在秀吉的羽翼下成长。

茶茶在二十岁那年成为秀吉侧室，该年生下男子鹤松，但鹤松体弱多病，不满三岁即病逝。二十四岁又生下秀赖，成为天下大饼继承人的母亲。二十九岁时，秀吉过世，此时秀赖只是个六岁童子。翌年元月，茶茶拥秀赖进入大阪城，登上大阪城女帝之位。

茶茶三十一岁时，关原合战爆发，石田三成率领的丰臣军战败。茶茶三十四岁时，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创立德川幕府；同年7月，秀赖与家康孙女千姬成婚，这是家康对丰臣家的怀柔政策之一。之后，家康陆续夺走丰臣领地，令丰臣家由天下人沦为仅是摄津、河内、和泉三国（均为大阪府）的大



淀殿。华美服饰展现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气势。

名。又为了削弱丰臣家财政，命秀赖修建寺院，东寺、相国寺、北野天满宫、鞍马寺……总计八十五处。

茶茶四十二岁那年，德川家康与丰臣秀赖在二条城晤面。据说，家康看到孙女婿在大阪城内娇生惯养得如同一头肥胖白猪，缺乏一国君主器量，才决心攻打大阪城。茶茶四十六岁那年，大阪城陷落，茶茶只得与秀赖在城内纵火自尽，末路跟母亲市姬一样。以上是长女茶茶的坎坷一生。

后人对茶茶的评论是“过大于功”，把她形容为傲慢、任性、眼光短浅的淫妇，不但认为丰臣家毁于她手上，甚至还怀疑秀赖不是秀吉的亲生儿子。她的另一个通称是“淀君”，但这称呼其实是蔑称。江户时代称流妓为“辻君”，“辻”是十字路口的意思，而“君”本为敬称，用在讽刺意思上，就是阻街女郎。江户时代的文人以“君”字反讽茶茶，表示她为秀吉生的两个儿子都是不义之子。“淀君”的“淀”则是地名，此蔑称一直延续至明治时代，二次战后才改称“淀殿”。

然而，以上风评均是男人留下的，是站在男人立场所描绘的茶茶形象。倘若站在女人立场来看，则又是另一个随时代巨潮翻滚的可悲例子。

茶茶是市姬与近江国名门浅井长政的长女，父母感情好得羡煞诸位战国大名。在这种父母膝下长大的茶茶，应该是个天真无邪、对未来充满梦想的女娃。七岁时，她第一次遭遇城池陷落，那时，父亲长政为了救出市姬母女，自尽身亡。其后，在舅舅的居城清洲城长大，另一个舅舅则是当时傲睨天下的织

田信长，这段时期，茶茶应该也是个不知愁的少女。十六七岁时，随母亲市姬前往继父居城北庄城，翌年再度目睹城池于一夕之间毁于战火。

然后带着两个妹妹来到杀死生父，又置继父、生母于死地的仇敌丰臣秀吉身边。这时的茶茶大概已失去童年时挂在脸上的那种活泼笑容了。没人知道她在那段日子到底怎么过的，只知道她在两个妹妹都嫁出去后才成为秀吉的侧室。换句话说，她是以委身为秀吉侧室的条件换取两个妹妹的幸福。

秀吉过世那年，茶茶二十九岁，儿子秀赖六岁。第二年，茶茶带着儿子进入大阪城，过着所谓的“女帝”生活。但只要稍微想一下，便可明白这个“女帝”之座并非她真心想得到的位子。

织田信长过世后，丰臣秀吉花了八年才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天下。如果家康的才干真的比秀吉高，他何必等秀吉病逝五年后才建立德川幕府呢？简单说来，德川家康是在织田信长离开人世二十年后才掌握天下，而且这个天下是丰臣秀吉代他揉好的大饼。

就算茶茶当初心不甘情不愿当了秀吉的侧室，但秀吉对茶茶百依百顺也是事实，谁敢说茶茶不会对这个容貌虽丑陋却器量非凡的暴发户日久生情？何况秀吉虽然有十几个侧室，膝下却没有孩子。对男人来说，掌握了天下却没有后继者，是不是会成为毕生的遗憾？秀吉是不是会绞尽脑汁想得到后继者？而对秀吉来说，出身贫贱一直是他内心的一根刺，因此他自始至终只对出身高贵的女人有兴趣，对男色也不屑一顾；即使有人献上美少年，他也会问：“你有没有姐姐或妹妹？”

丰臣秀吉掌握天下后，还向世人自称是天皇家的私生子。由此看来，即便是“借种”，秀吉是不是极想让市姬的长女茶茶生一个后继者呢？而这个后继者的生父最好是贵族或跟皇家有血缘的人。后世男性文人骂茶茶为淫妇，说她生的两个儿子都不是秀吉的种，假若这一切都是秀吉生前设计的，试想，身为女人的她能够拒绝吗？那么，她在秀吉死后会尽其所能保护这个理当成为天下人的儿子，也是人之常情吧。



淀殿与丰臣秀赖母子自戕之地纪念碑。

秀吉在信长过世后第二年即开始建筑大阪城，但他生前没能亲眼见到大阪城竣工。这座花了十六年才完成的城池，据说百攻不破，只要守在城内，可以坚守十年。

因此以真田幸村为首的天下各路英雄好汉，才会纷纷聚集在大阪城内对抗德川家康。

再说，秀吉留给茶茶的金银财宝多不尽数，都存在大阪城内。对一个年仅三十，身边唯一能够信赖的人是六七岁童子的女人来说，她能当什么女帝？等于是一只被关进坚固笼子的小鸟。而城内诸人对她俯首帖耳，大概也不是因为她是秀赖的母亲，而是基于“对女人讲政事也没用”的心理，并对她手中的金银财宝怀着觊觎之心吧。

假如儿子秀赖的才智有秀吉的十分之一，或许茶茶便不用在四十六岁那年陪他一起葬身在秀吉的遗产大阪城内；假如表兄不逼母亲阿市再嫁柴田，或许茶茶便不会落入秀吉手中；假如舅舅织田信长不杀死父亲浅井长政，或许茶茶……

唉，只能说，一切都是命运。

浅井三姐妹——次女阿初

比起姐姐茶茶和妹妹阿江，次女阿初就像一道影子，明明存在，却没人注意。姐姐是太阁丰臣秀吉的侧室（战国大名是一夫多妻制，这时代的侧室跟江户时代的金屋藏娇或现代男人的二奶，地位迥然不同，尤其是生了孩子的侧室），妹妹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正房，二者在当时都是第一夫人，只有次女阿江是一个区区大名的妻子。

父亲浅井长政随小谷城化为一阵烟尘时，阿初仅五岁，十四岁左右又失去生母和继父，同姐姐和妹妹一起投奔丰臣秀吉。三姐妹中，三女阿江先出嫁，次女阿初在二十岁那年奉秀吉之命嫁给京极高次。

京极家是室町时代四大管领之一，往上回溯的话也是皇族之一，只是在战国时代遭浅井家"下克上"而走上没落一途，一族人窝在近江国小谷城的京极丸（城内宅邸）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阿初的丈夫京极高次正是在京极丸出生，母亲是浅井长政的姐姐，因此阿初之母阿市是高次的舅母，高次与阿初则是表兄妹。

高次八岁那年到织田信长底下当人质，十一岁时，信长给他五千石俸禄，并答应他成人后将让他复兴家门。二十岁时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过世，高次


阿初晚年的画像。

认为这是复兴家门的时机便归顺明智光秀，不料光秀不堪一击，高次只得逃到嫁到若狭国（福井县南部）的妹妹龙子家，再投靠阿市的第二任丈夫柴田胜家。

然而柴田也败在秀吉手下，而龙子的丈夫也被秀吉处死，高次成为浪人。之后龙子成为秀吉的侧室，深受宠爱，由于住在松丸殿，通称松丸。高次本来也应遭处死，却托这个妹妹的福，不但捡回一命，秀吉反倒给他近江国二千五百石领地。或许龙子在秀吉枕边拼命恳求，日后，秀吉又给高次二千五百石，让他成为五千石规模的武将。

秀吉平定九州后，高次终于跃升为一万石大名，也因此世间都笑他是个“萤大名”，表示他靠妹妹的“屁股光”才会出人头地。阿初正是在这时期嫁给京极高次。


京极高次。

两三年后，茶茶成为秀吉的侧室，这对高次来说更是时来运转。不但妹妹是秀吉宠爱的侧室之一，大姨子更是秀吉的侧室之首，高次就从一万石大名升至二万八千石大名，最后又成为六万石领主。“萤火虫”的“屁股光”力量真是不可小觑呀。

丰臣秀吉过世后，天下大饼落入德川



如今只余荒烟蔓草的小谷城址。

家康手中，地球开始绕着家康转，这时小姨子阿江已经成为家康的儿媳妇。接着是关原合战，高次本来站在石田三成率领的西军那方，后来又倒戈变成德川家康阵容一员，其间东西军双方当然同时进行各种策略，在此就跳过这些琐事不讲。

总之，高次以城内三千兵员挡住一万五千兵员的西军，整整挡了八夜九天，最终还是挡不住，第九天早上让出城池，落发为僧隐遁高野山。讽刺的是，也就是在第九天早上，关原合战开打，当天下午便决胜负。换句话说，“萤大名”只要再坚持一个上午，就可以成为东军大功臣。但是家康没有怪罪他放弃城池，不但自高野山接他回来，还打算赐予四十万石奖赏，毕竟可以守住八夜九天已经非常难得。只是高次自惭形秽，只拜领了若狭小滨八万五千石，后来又增加到九万二千石。

阿初虽然嫁了个“萤大名”，不过在三姐妹中应算是最幸福的，因为她嫁的是意中人。以阿初这种身份的战国女子，在当时能够嫁给自己暗恋的对象，

可说是奇迹。关原合战后，她跟随丈夫前往小滨，辅助丈夫建筑小滨城并铺修城下町。

可惜夫唱妇随的幸福日子只维持了九年，高次四十七岁过世，成为寡妇的阿初落发为尼，法号“常高院”。由于阿初和高次之间没有孩子，长子忠高是侧室生的，倘若阿初事前没有设置步石，高次死后阿初恐怕很难保住地位。所幸妹妹阿江的长女千姬嫁到大阪丰臣家时，阿初也陪妹妹一起过去，结果阿江在伏见城产下将军家第四个女儿。阿初不但替这外甥女取名为“初姬”，还当场恳求妹妹让初姬成为忠高的妻子。

简单说来，高次的嫡子忠高虽继承了城主地位，但是妻子是德川家女儿，也是父亲正房阿初的外甥女，既然身边有两个“阿初”，他大概也不敢漠视父亲的大老婆吧。

接着是大阪之阵。对阿初来说，守城那方是姐姐的丰臣军，攻城那方是妹婿的德川军，她当然暗中期盼姐姐茶茶主动投降。冬之阵时双方暂且讲和，代表丰臣军的和睦交涉者正是阿初，而家康也派出六十岁的侧室阿茶局当使者，让这两个女人结束战争。

翌年夏之阵时，眼见大阪城即将陷落，阿初仍留在城内拼命说服姐姐茶茶。大家可以回头复习一下《阿菊物语》，阿菊正是在逃出城后遇见阿初一行人，搭便车跟她们一起逃生。那时阿初被德川军武士背在背上（可见即便身份再高，即便是个女人，在战场也得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才逃到城外，正在休息。根据《阿菊物语》描述，当时阿菊看到阿初坐在两张榻榻米上正在吃饭团充饥。

如此，姐姐茶茶死在大阪城内，十一年后，妹妹阿江也病逝，留下阿初一人又活了七年才撒手尘寰，享寿六十四。

浅井三姐妹——幺女阿江

提到阿江，大部分日本人都会联想起NHK大河剧或其他时代剧中，德川秀忠怕老婆怕得要死的形象。

没错，这位二代将军是史上有名的“妻管严”，虽然曾有过一夜情（注意，是不小心的“一夜”而已，而非一般男人的见异思迁，这一夜情所结的果正是日后的二十三万石会津藩藩祖——保科正之），但他始终对妻子俯首帖耳，也很专情。这可以从阿江为他生下三男（长子夭折）五女一事看出；倘若阿江总是夜夜独守空闺，怎么可能替将军家留下这么多“种”？

站在女人立场来看，浅井家三姐妹中，小女儿阿江（小督）的命运最坎坷。父亲过世时她才三岁，应该全无记忆；但是母亲阿市陪同第二任丈夫柴田胜家消失于天守阁大火中的光景，恐怕是她即便想忘却也终生抹不去的深刻记忆。

阿江十四岁那年，奉秀吉之命嫁给尾张大野城主佐治一成（织田信长的外甥，跟阿江是表兄妹关系，统治伊势湾海上交通的佐治水军），后来由于丈夫不服从丰臣秀吉，秀吉大怒，便将这对夫妻活活拆散。虽然不知道阿江和第一任丈夫之间感情如何，但既然是表哥，总比从未见过面的陌生男人好得多。



江户城迹，樱田二重橹。

第二任丈夫是羽柴秀胜，秀吉的外甥。阿江在二十岁那年改嫁过去，两人膝下有个名叫完子的女儿，后来成为茶茶的养女，嫁给公卿九条幸家。对阿江来说，这女婿在德川幕府成立后为朝廷和幕府之间做了很多事，算是金龟婿之一。

然而，秀胜在朝鲜远征中病殁，成为寡妇的阿江只得再度回到秀吉身边。这时大姐茶茶已经生下秀赖，在淀城过着天下人宠妾的日子，二姐阿初也嫁到京极家。小女儿阿江变成抽到王八扑克牌的倒霉人。

此时的秀吉已跨人老境，成天担忧独生子秀赖的将来，他看准家康在自己死后会成为秀赖的最大敌人，因此收阿江为养女，把阿江硬推给家康的三男秀忠当媳妇。秀忠当时才十七岁，阿江则是已生过孩子的二十三岁寡妇。岂知这门政略婚事竟成为阿江的锦绣人生之扉。

婚后两年，阿江生下将军家长女千姬，家康拗不过秀吉恳求，让千姬和秀赖订下婚约。家康在江户成立幕府那年（1603），遵守了之前与秀吉的约定，把千姬送进大阪城。当时千姬仅七岁，而秀赖也才十一岁而已。

对大阪城女帝茶茶来说，千姬是小妹阿江的女儿，算是外甥女，又是将军家长女，老狸家康再怎么狡猾，总不会对孙女婿下毒手吧？无奈茶茶终究是个女人，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男人可以为大志而斩断私情。

总之，阿江便是如此登上了将军夫人宝座，地位在一夜之间凌驾于两个姐姐之上。

当亲生长男家光升任三代将军时，阿江成为将军的生母，也就是“国母”。哇，天下还有什么地位比“国母”更高的？恐怕连中国皇帝也要听母亲的话吧。附带一提，德川幕府历代将军中，只有三代将军家光是正房生的孩子。

一般说来，日本人对阿江的印象普遍不是很好，认为她是个醋劲强、把丈夫管得死死的女人。不过，说实话，这种形象都是男性作家或史家塑造的。我想，这些男士很可能对秀忠身为将军，竟然不肯坐拥三妻六妾而感到咬牙切齿，才把所有罪责都推到阿江身上。


江户城本丸遗址。

各位男性看官，尤其是“妻管严”族男士，请你们扪心自问，真的是因为妻子有如一只母老虎，成天对你龇牙咧嘴，你才怕她吗？真的是因为老婆醋劲强，你才不敢包二奶吗？我猜，答案可能正好相反。

想想看，阿江嫁给秀忠时，已是膝下有女的母亲了，而且是离过一次婚、结过两次婚的寡妇，而秀忠当年才十七岁。再来看看秀忠的处境，他头上有个无所不能的父亲，身边所有家臣甚至天下百姓都对父亲唯命是从，甚至明里暗里对秀忠摇头叹气，说儿子不如父亲……有几人禁得起这种第二代继承人的精神压力？

如果这时娶到一位胸襟如大海、温柔如柳树的女人，不但可以在她面前尽情欢笑，也可以不顾面子在她跟前号啕大哭，甚至可以嘟着嘴在榻榻米上画圈圈地向她抱怨某家臣如何如何讨人厌等等。试问，男人会厌弃这种女人吗？

我会说阿江“温柔如柳树”，是根据她的婚姻经历而判断出的。假如她的个性像大姐茶茶那般傲骨，或像二姐阿初那般自主（为丈夫的前途奔走），丰臣秀吉大概也不会把她当绣球般抛东丢西。可见她是随风摇摆的柳树，能够逆来顺受，以柔克刚。

顺便提一下阿江的小女儿和子。和子于日后成为第一〇八代后水尾天皇之后，也是第一〇九代明正天皇（女帝）的生母。不过明正天皇七岁便即位，加上女天皇不能结婚生子，所以德川家终究无法在天皇家留下血脉。

阿江在五十四岁那年过世，法号“崇源院”。

丰臣秀吉的糟糠之妻

秀吉的糟糠之妻通称“宁宁”，不过根据最近的研究，据说真正的名字应该是“于祢”或“祢祢”，在此为统一称呼，暂且以过往的通称“宁宁”来浏览她的一生。

宁宁生于1549年（根据《日本史事典》），年幼时到姑父浅野长胜家当养女。浅野家是织田信长的步卒头目，当时丰臣秀吉也是个小步卒身份，双方同住尾张清洲城邑。浅野很中意秀吉，在宁宁十四岁那年，让她嫁给二十五岁的秀吉。基于这缘分，长胜的子孙于日后成为安芸广岛四十二万石大名家门，可见长胜当时并没看错人。日本史上的著名事件“忠臣藏”主角赤穗浅野家正是浅野长胜的后嗣。

婚礼于永禄四年（1561）8月举行，过程非常简素，只是在浅野家茅草屋内泥地铺上木板和草席，两人对饮交杯酒而已，证婚人是秀吉的同事前田利家、阿松夫妻。利家虽然比秀吉小一岁，但这时跟阿松已是婚后第四年，所以就婚姻经历来说算是秀吉的前辈。

永禄四年，正是织田信长在桶狭间击败今川义元的第二年，也就是织田信长自默默无闻的地方豪族跃升为受人瞩目的战国大名那时期。之后，秀吉受



有马瑞宝寺公园的宁宁铜像。

信长青睐，腾捷飞升。婚后十三年，秀吉三十八岁，宁宁二十七岁那时，秀吉已成为近江琵琶湖长滨城（滋贺县）十二万石大名城主。在织田信长所有家臣中，秀吉是继明智光秀之后第二位成为城主的人。

由于宁宁迟迟无法生孩子，身份跃升的秀吉便开始惹草沾花，弄小纳妾。正室宁宁当然很不高兴，她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女子，何况她跟秀吉在当时算是非常罕见的自由恋爱夫妻，怎么可能吞得下这口怨气？

两年后，信长的安土城竣工，宁宁准备了贺礼前往安土城道贺。这时，宁宁可能向信长抱怨丈夫的种种风流行为，结果，信长日后写了一封谢函给宁宁，信中特别提到：

“这次久违多年与你重逢，发现你的美貌比往昔增加十倍二十倍。藤吉郎（秀吉）对你似乎怀有各种不满，真是岂有此理。我保证那个秃鼠往后再也寻不到像你这种求之不得的女性，所以你只要稳稳守住你的第一夫人地位，不要随便吃醋就好。你可以把这封信拿给秀吉看……”

这封信不是后世小说家或说书人创作的架空资料，而是货真价实的史料，由此可见，织田信长不但是位一飞冲天的伟人，也是位尊重女性地位的男人。



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京都醍醐寺，亦是赏樱名所。

不过，带着贺礼去向信长道贺新城竣工的宁宁，看来也不是个普通妻子，竟敢在庆喜筵席上向董事长（信长）诉说丈夫（总经理）包了几个二奶之事，而且那个好色丈夫并非一般薪水阶级小员工，而是辅助信长统一天下、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

不知是不是信长这封信安抚了宁宁的醋劲，自此以后，尽管秀吉依旧到处猎艳，宁宁却不再跟侧室争风吃醋，一切充耳不闻。

婚后二十一年，信长过世，秀吉成为后继者。第三年7月，也就是宁宁三十八岁那年，秀吉操纵朝廷，由武家升任为摄政关白，而宁宁也被尊称为“北政所”。“北政所”本来是历代摄政关白第一夫人的尊称，自从宁宁登上此宝座以来，日本史上的“北政所”便成为宁宁的专用词。

宁宁四十一岁那年，朝廷又封她从一位官位，对女性来说，这是可望不可

即的最高官位。以宁宁的个性来说，她或许不怎么在乎；然而在老百姓眼中看来，她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不可动摇。虽然秀吉那时已有数不清的侧室，而且都是大家闺秀，只有宁宁出身贫贱，但没人会否定她第一夫人的存在价值。

而秀吉虽然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茶茶”，但也不会因此便忽视宁宁，反而处处把这位糟糠之妻捧上天。例如茶茶生下秀赖后，秀吉让儿子称呼生母茶茶为“母亲大人”，称呼宁宁时则是“大母亲大人”，而且在写给宁宁的信中，也明确说明“在我喜欢的女人中，茶茶是次于你的女人”。秀吉的意思是说，他再怎么宠爱茶茶，茶茶的地位也永远敌不过宁宁。又例如1590年攻打小田原城时，秀吉召唤茶茶到阵地歌舞作乐，那时也是拜托宁宁下令让茶茶赴战场。

虽然夫妻俩同样出身贫贱，但秀吉对自己的家门怀着不能自拔的自卑感，晚年让书记撰写自传《关白任官记》时，故意在文章内表明自己的母亲是中纳言公卿的女儿，在朝廷内侍奉天皇时怀了孕，生下的正是自己。秀吉的意思是，他其实是天皇的私生子（当然完全是一派胡言）。宁宁却完全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家门，在侍女面前跟秀吉聊天或吵架时，都用尾张方言。有某侍女留下记录说，因为双方都用方言，所以没人听得懂关白夫妻俩到底在吵些什么。

1598年3月15日，秀吉在京都醍醐寺举办生前最后一场大规模的赏花宴，正室和侧室当然也各自乘着豪华轿子与会。轿子入场顺序也在事前便定好：

第一顶：北政所（宁宁）

第二顶：西丸夫人（茶茶）

第三顶：松丸夫人（京极龙子）

第四顶：三丸夫人（织田信长的女儿）

第五顶：加贺夫人（加贺大纳言前田利家的女儿）

第六顶：大纳言殿夫人（前田利家的妻子阿松）

除了前田利家的妻子阿松，其他都是秀吉宠爱的正室及侧室，而各轿子人



宁宁为秀吉建立的高台寺。

场顺序也正表明了秀吉对各位夫人的宠爱程度。

宴会上曾发生“抢酒杯事件”。简单说来，便是秀吉喝下第一杯喜酒后，将酒杯传给宁宁，宁宁喝毕后，打算传酒杯给下一位夫人时，茶茶和松丸两人竟吵起来，争着要喝第三杯。不用我明讲，大家也知道吧，茶茶和松丸表面上只是抢酒杯，其实暗地是在抢侧室夫人地位。最后还是宁宁聪明，临机应变，发挥第一夫人的魄力，将酒杯传给前田利家的正室阿松，不但当场解决了侧室争宠问题，也向众侧室及陪臣显示了第一夫人的威严。

赏花宴两个月后，秀吉一病不起，该年8月18日撒手尘寰，享寿六十二。而跟秀吉当了三十七年夫妻的宁宁，此时也已经五十二岁。

秀吉死后，宁宁跟茶茶开始敌对。说是敌对，其实并不正确。对宁宁来说，茶茶的年龄相当于自己的女儿，何况秀吉在生前把正室和侧室的地位分得一清二楚，茶茶从未也不敢轻视宁宁的存在。祸根是家臣。

以现代用词来形容的话，丰臣秀吉算是暴发户，身边没有代代相传的死忠家臣，因此秀吉过世后，丰臣家臣集团便分裂为二。一是尾张派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这些老功臣是自秀吉还未跃龙门前便随同在战场出生入死的武





通往高台寺的宁宁之道。现代日本年轻女孩很喜欢在宁宁之道散步。

官派；另一则是秀吉成为近江长滨大名后才登用的近江派，这边是擅长经营领地的石田三成、大野治长等文官派。

随着秀吉的地位愈高，武官派也愈被冷落一旁。秀吉过世后第二年，茶茶和秀赖搬进大阪城，成为名符其实的天下大饼继承人，而扶助秀吉成为天下人的糟糠之妻宁宁，则落发为尼迁居京都三本木。在外人看来，等于茶茶凭借儿子秀赖赶走宁宁，而武官派追随宁宁，文官派则追随茶茶，如此一来，彼此间不发生冲突才怪。

躲在一旁当黄雀偷笑的人正是德川家康。家康以秀赖的监护人为由，住进大阪城西丸，表面看似辅助茶茶，暗地却孜孜向宁宁的武官派伸出援手。之后便是关原合战，石田三成派组成西军向家康率领的东军挑战。按理说，宁宁这边的武官派应该站在西军那方，然而他们却加入了东军，福岛正则甚至主动成为东军先锋队。

关原合战只打了半天便决定天下，关键球正是本来归属西军的小早川秀秋。若非小早川临时倒戈，从背后袭击西军，家康的东军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夺得天下。小早川秀秋正是宁宁的外甥，秀吉曾收他为养子，或许当时打算让他继承自己的地位，没想到秀吉最后又转念把关白地位让给自己的外甥秀次。茶茶正是在这时期生下秀赖。

既然有了亲生的秀赖，对秀吉来说，不管是宁宁的外甥小早川或自己的外甥秀次，二者都是绊脚石。因此他先把秀秋送进小早川隆景（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之五县霸主毛利元就的三男）家当养子，再以谋反之由让外甥秀次切腹，并杀死秀次相关亲人。总之，倘若当初是秀秋继承了关白，下场大概也跟秀次一样。

本来是秀吉家臣的武官派和小早川为何会归附家康这方的东军呢？不用说，幕后指使人当然是宁宁。关原合战后，丰臣家自二百万石的天下人沦落为六十万石的大名。换句话说，是宁宁扶助丰臣秀吉成为天下人，但最后也是宁宁让丰臣家走上没落之途。

宁宁是个聪明的女性，她明白茶茶与秀赖母子必定敌不过家康，因此曾受家康之托当使者，进大阪城劝导茶茶母子以臣下之礼归附德川。假若茶茶母子当时首肯，丰臣家极有可能以大名身份一直维持家门直至幕末时代。然而，傲骨的茶茶最终还是决定与儿子自焚于大阪城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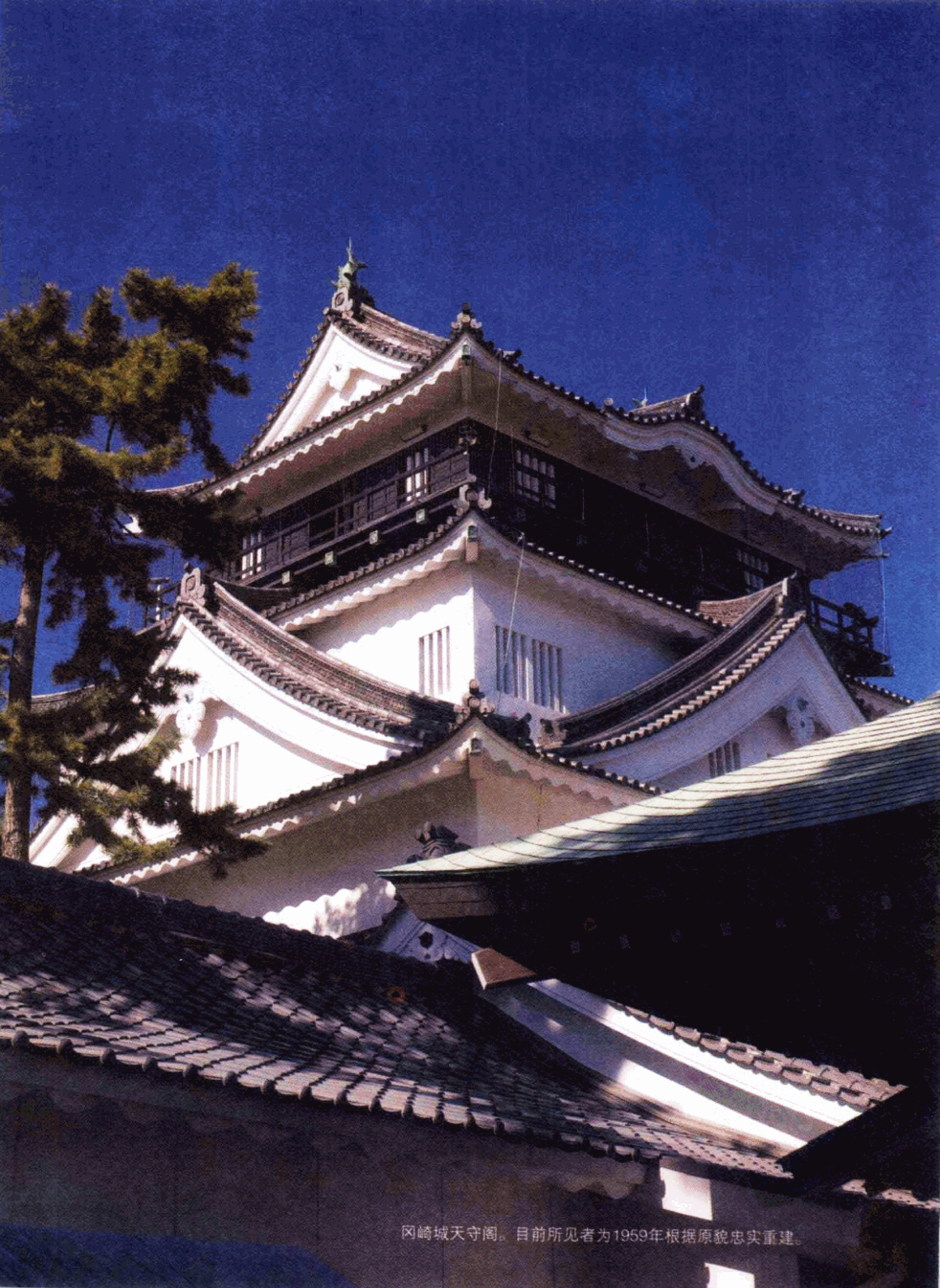
站在女人立场来看，我也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宁宁和茶茶虽然同样是丰臣秀吉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却因个性和生长环境迥然不同，末路也就分岔为阳关道与独木桥。只是，就我个人看法来说，最大的分歧点应该在于宁宁没生过孩子，而茶茶是人母身份。假如宁宁生了孩子，她或许也会选择跟茶茶同样的晚节之路吧。各位女性看官，你们认为如何呢？

战国恶女筑山殿

德川家康是三河国（爱知县东部）豪族松平氏长男，幼名竹千代，三岁时与母亲生离。六岁时，父亲为了对抗毗邻的织田家，打算把竹千代送到骏河国（静冈县）守护大名今川义元底下当人质，以便受今川家庇护。不料竹千代在前往骏府（静冈市）途中被卖到织田家，在名古屋寺院过了两年幽禁日子。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正是在这时期认识的，而家康的父亲也在这时期遭家臣误杀，竹千代成为孤儿，老家冈崎城也成为今川义元属国。

竹千代八岁时，由于信长的哥哥败给今川家，这回真的以人质交换之由前往今川家。他在那边总计过了十二年，身份虽是人质，但今川义元对他很好，以现代说法来说，家康是免费前往先进国今川家进修的留学生。今川义元甚至在家康戴冠仪式时亲手为他戴上乌帽，还在家康十六岁时安排外甥女濑名姬嫁过去。

两年后，濑名姬生下长男德川信康，翌年又生下女儿龟姬。到此为止，小夫妻感情应该还算不错，只是濑名姬自小娇生惯养，舅舅又是当时气焰万丈的守护大名今川义元，而德川家康仅是个地方豪族的儿子，身份又是人质，内心难免会有点委屈。



冈崎城天守阁。目前所见者为1959年根据原貌忠实重建。



1958年以钢筋水泥复建的滨松城。

就在龟姬出生当年，也就是德川家康十九岁那年5月，今川义元率领二万五千大军上洛，途中遭只有十分之一兵力的织田信长突袭而死，这正是日本战国史著名的桶狭间之战。这时家康率领精锐三河兵团当先锋，早一步抵达尾张大高城（名古屋）等候今川义元前来，并未参战。

当家康听到今川义元全军溃败的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以为是误报。等证实了信长军确实砍下义元头颅后，马上离开大高城，打算回骏府。途中路经老家冈崎城，得知今川军也放弃了冈崎城，城内只剩卧薪尝胆苦等十年的松平

家旧臣，于是率领自己的兵力入城。此举等于向今川家宣布独立，正式脱离人质身份。

另一方面，婚后三年的濑名姬和两个孩子依旧留在今川家骏府，夫妻俩的立场一夕之间乾坤倒转，濑名姬变成今川这方在德川家的人质。两年后，家康与织田信长同盟，攻打今川义元妹婿居城，俘虏了对方两个儿子，再以交换人质之由夺回濑名姬母子三人。今川义元的儿子氏真咽不下这口怨气，命濑名姬父亲切腹以泄恨，濑名姬的母亲也在此时自尽。

这一切全因时代潮流而令夫妻成为冤家，濑名姬的悲剧自此正式揭幕。

濑名姬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丈夫的故乡冈崎，却因婆婆（家康的生母）命令，无法住进城内，家康只得在城外北部筑山另外兴建宅邸让母子三人居住，从此德川众家臣便称她为“筑山殿”。

翌年，家康与信长为了巩固同盟关系，让长男信康与织田家长女德姬订下婚约，这时两家孩子均是五岁幼儿。四年后才真正举行婚礼，然而新郎和新娘也只不过是九岁孩子。这种政略婚姻在战国时代虽是家常便饭，但对筑山殿来说，等于让儿子娶仇家女儿过门，内心大概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她又能奈何？在汹涌的大时代潮流下，个人命运不过是一片随波逐流的落叶罢了。

德姬嫁进来时，身边伴随众多织田家侍女和家臣。两家关系在当时美其名曰是同盟，其实是主从关系，织田是主，德川是从。两年后，德川击败今川家儿子，将领地扩大至远江；翌年便将三河冈崎城让给儿子信康，自己搬到远江（静冈县）滨松城，目的是为了抵御东边甲斐国的武田信玄势力。换句话说，家康把原配夫人弃置在冈崎城内。

之后，德姬接连生下两个女儿，身为婆婆的筑山殿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卿卿我我，而丈夫家康对自己却是弃如敝屣，只能夜夜守空闺，每晚握着菊花一片片地剥，喃喃自语“我恨你、我爱你、我恨你、我爱你……”

某天，她终于耐不住思念家康的激情，写了一封信责备丈夫：“我是你

的正房，又是你的长子信康的生母，难道我就不能多获得你一丝爱情？每晚独寝，朦朦胧胧中被褥都化为足以泛小舟的泪海。何况我父因你被逼得切腹，本以为你会多疼爱我一些，没想到你的心根本不在我身上……要是你再如此对我，恐怕我内心的情念会让我化为恶鬼，让你于日后悔恨不及。”

这封信在日本战国史上非常有名，可以看出筑山殿是个直肠直肚的女人。但是此时家康在滨松城已有好几名侧室，而且都是家康自己看中的女人，加上为了辅助织田信长，不时在战场出生入死，他哪有闲暇顾及发妻内心感情？

这时期冈崎城内分为四派势力：拥护城主信康派、环绕在家康生母身边的亲织田派、守护媳妇德姬的信长派，以及筑山殿带来的今川家臣派。三对一，筑山殿这方根本成不了气候，别说呼风唤雨了，恐怕连打个喷嚏都要小心翼翼。

多年积郁令筑山殿把怨气发泄在媳妇德姬身上。她花了大笔钱在冈崎找出一名武田家家臣女儿，让她成为信康侧室。据说这女子是个朱唇玉面的美女，而且年龄已经二十八（表示对男人已有丰富经验），信康立即沉溺在侧室怀中，将德姬冷落一旁。

总之，城内女人以信康为中心，关系非常复杂。倘若筑山殿不是生长在曾经是守护大名的今川家，她或许还能察言观色稍微压低身段，也或许可以理解外面的世界到底已成何种局势，她就不会因嫉妒而做出这种自挖坟墓的事。加上信康的行为在这时期逐渐暴戾恣睢，随意斩杀无辜民众，令德姬无法忍受。而筑山殿也因健康不适，请来一位来自明朝的医师专门替她医病。这位医生跟武田家关系匪浅，筑山殿对他又非常宠信，于是传出筑山殿通过医师跟武田联手的谣言。

这般那般的，德姬终于私下送了一封告状信给父亲织田信长，内容是有关婆婆和丈夫的十二条罪状。织田信长看了女儿的告状信后大吃一惊，唤来冈崎城首席重臣酒井忠次，逐一质问，向他确认事实是否如此，结果酒井只



二俣城天守台遗址。

能辩解其中十条罪状，于是织田信长下令："杀掉筑山氏和信康。"

家康无法抗拒织田的命令，假召回之名唤来筑山殿。当年8月下旬，筑山殿在几位随从陪伴下乘着轿子自冈崎城出发，前往滨松城。这时筑山殿内心一定欣喜若狂，因为总算可以回到丈夫身边。不料启程后第四天，在渡过滨名湖前往滨松城途中即被暗杀。信康则被幽闭在二俣城，于母亲过世二十天后切腹自杀。筑山殿享年三十八，儿子信康得年二十一，真是一对命运悲惨的母子。

以上是至今为止有关此事件的通说，但经后人长年来多次考证，由于仍有许多疑团，故将之列为悬案。而此事件也是某些支持德川家康是"影武者"说法的专家的心证之一。也就是说，家康下令杀死筑山殿和信康时，真正的竹千代已不在人世，是另一个替身在扮演德川家康的角色，为免后患，才以德姬告状信为由杀人灭口。至于德姬那封告状信也缺乏实际证据，到底是真是假，事到如今也无从证明了。

只有一点水落石出，那就是织田信长没有下达杀掉筑山氏和信康之令。家康曾为筑山殿和儿子的事找信长商量，信长听后回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此杀掉筑山殿和信康完全是家康本意，并非织田信长的命令。

那么，家康为何要杀掉糟糠之妻和亲嫡子呢？最近的说法是信康家臣是冈崎城元老派，而家康家臣是滨松城新兴派，两派家臣的对立是事件主因。加上冈崎城元老派与城主信康也处得不好，尤其首席重臣酒井忠次长信康十五岁，妻子是家康的姨母、叔母，在冈崎城权势非常大。两派家臣势力均逼家康选择其一，家康被逼得没办法，才去找信长商量，但织田信长不理这类难念的家事经，因此家康最终舍弃了感情并不深厚的筑山殿和儿子。

总括起来，迄今为止，筑山殿一直被冠上“战国恶女”污名，而记载她的恶行史料均为德川家传记，亦即统治达二百六十多年的胜者记录，难怪后人无法全盘接受。

就我个人看来，筑山殿不过是一朵成长于温室的兰花，却因暴风雨失去庇护，拼命想躲进德川家康这唯一能够避难的屋檐下，无奈这屋檐也风雨飘摇。即便她真的在冈崎城内恣意妄为，充其量不过是个想让丈夫回眸一笑的可怜女子而已。

七岁新娘千姬

千姬生于1597年，是德川幕府二代将军秀忠与夫人阿江的长女，也就是家康的孙女，更是织田家的后代。出生不久便订下婚事，对象正是丰臣秀吉的独生子秀赖。

秀吉于千姬出生隔年过世，家康开始登上天下霸主的地位。1603年正月，家康任征夷大将军，成立幕府。当年7月，七岁的千姬在大阪城与十一岁的秀赖举行婚礼。按当时的权势状况来说，家康本可毁约，只是诸大名中仍有众多对丰臣家忠心耿耿的武将，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家康不得不含泪送出年幼的千姬。

千姬在大阪城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由于缺乏史料，不得而知，只留下千姬在十六岁6月16日那天举行“鬓削”仪式时，是秀赖亲手帮她剪掉鬓发的记录（出自《阿菊物语》）。女子的鬓削仪式相当于男子的戴冠式，由未婚夫或父兄亲手剪掉两鬓垂发，长度大约在肩上，现代称为“姬CUT”。

由此可见，小夫妻俩感情应该不错。既然是从小一起长大，又是表兄妹关系，两人的感情说是夫妻，不如说是比较接近手足之情。而此时，秀赖已和侧室有了一男（国松丸）一女（天秀尼）。千姬虽然成为秀赖的正房，却因大阪城和江户城的对立关系处境日渐险恶，据说秀赖的母亲（也是千姬的姨妈）茶



千姬画像。标准的掌上明珠，千金公主。

茶禁止小夫妻同房，因此千姬和秀赖膝下没有子嗣。

虽然后世小说家或剧作家将此列为虐媳的心证之一，但我认为应该不是如此。茶茶其实非常疼爱这个七岁就因政治因素嫁进大阪城的外甥女，不但捧在手心养育，还花费心思教导大家闺秀应具有的所有学识教养，例如和歌、书画、琴弦、茶道等。茶茶写得一手好字，而千姬的笔法跟茶茶类似，也留下与茶茶合作的连歌（和歌接龙作），二者诗词接得浑然一体，由这点可以看出茶茶是把千姬当成亲生女儿看待。

我想，以茶茶那种聪慧的头脑，可能早就预测到家康绝不会乖乖将天下大饼交给秀赖，倘若此时让千姬和秀赖生下孩子，岂不又播下另一粒于日后无法避免的悲剧种子？就跟当年舅舅织田信长杀死自己的生父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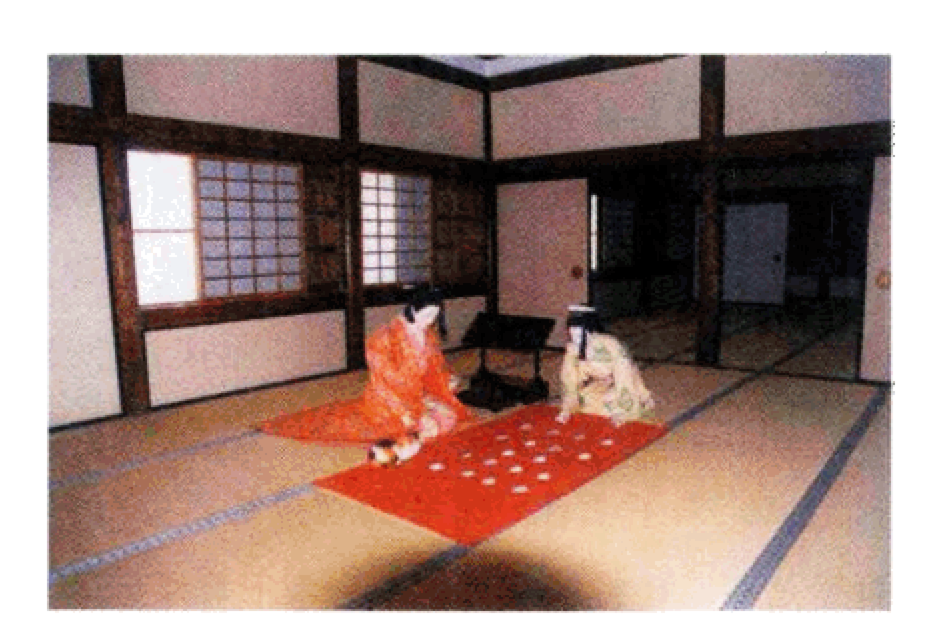
前面说过，家康在二条城与秀赖晤面后，目睹秀赖在大阪城内娇生惯养得像一头肥胖白猪，缺乏一国君主气魄，才决定歼灭丰臣家。当时的老百姓也都

谣传秀赖不配当天下君主。不过，仔细想想，可以推测出这很可能是家康的策略之一。

秀赖确实肤色白皙，但是身高六尺二寸（约一米九七，遗传自祖父浅井长政和祖母阿市），身躯肥壮，臂力过人，而且勤奋好学。他既然是丰臣秀吉的独生子，先不管他是否为秃鼠的亲生儿子，但必定从小便接受了帝王教育。换句话说，他外貌类似相扑力士，却不见得有个猪脑袋，怎么可能是平庸的“肥胖白猪”呢？说不定是家康亲眼观察出秀赖比自己的后继者二代将军秀忠更优秀，才快马加鞭想尽办法斩草除根。



姬路城内的千姬人像。



化妆橹内的千姬与侍女玩贝合“百人一首”。

大阪城陷落前一天，茶茶的腹心大野治长献计，让千姬出城向祖父家康求情。由丰臣军武将堀内氏久一行人护送到德川军武将坂崎直盛阵营，坂崎再护卫千姬到家康本阵。虽然千姬哭着恳求祖父放过秀赖一命，然而已任职将军的父亲秀忠不允许。如此，二十三岁的秀赖和茶茶母子于次日上午在大阪城内自尽，丰臣家就此灭亡。秀赖的儿子国松丸则遭斩首，千姬为了救秀赖女儿一命，收她为养女，那女儿日后成为镰仓东庆寺（正是著名的“缘切寺”，请参照拙著《江户日本》中的《大江户恋爱》）第二十代住持。

十九岁的千姬在回江户途中，因为需经海路，护卫负责人是德川家重臣伊势桑名城主本多忠政的儿子忠刻，当时二十一岁。某些写史家描述，千姬在这时对忠刻一见倾心，日后要求祖父让她嫁过去。不过，无论就情就理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想想看，三个月前刚从战火中逃出、成为寡妇的千姬，怎可能有闲情跟其他男人谈情说爱？何况，以当时两人的身份地位来说，也不可能有机会直接面对面敞开彼此心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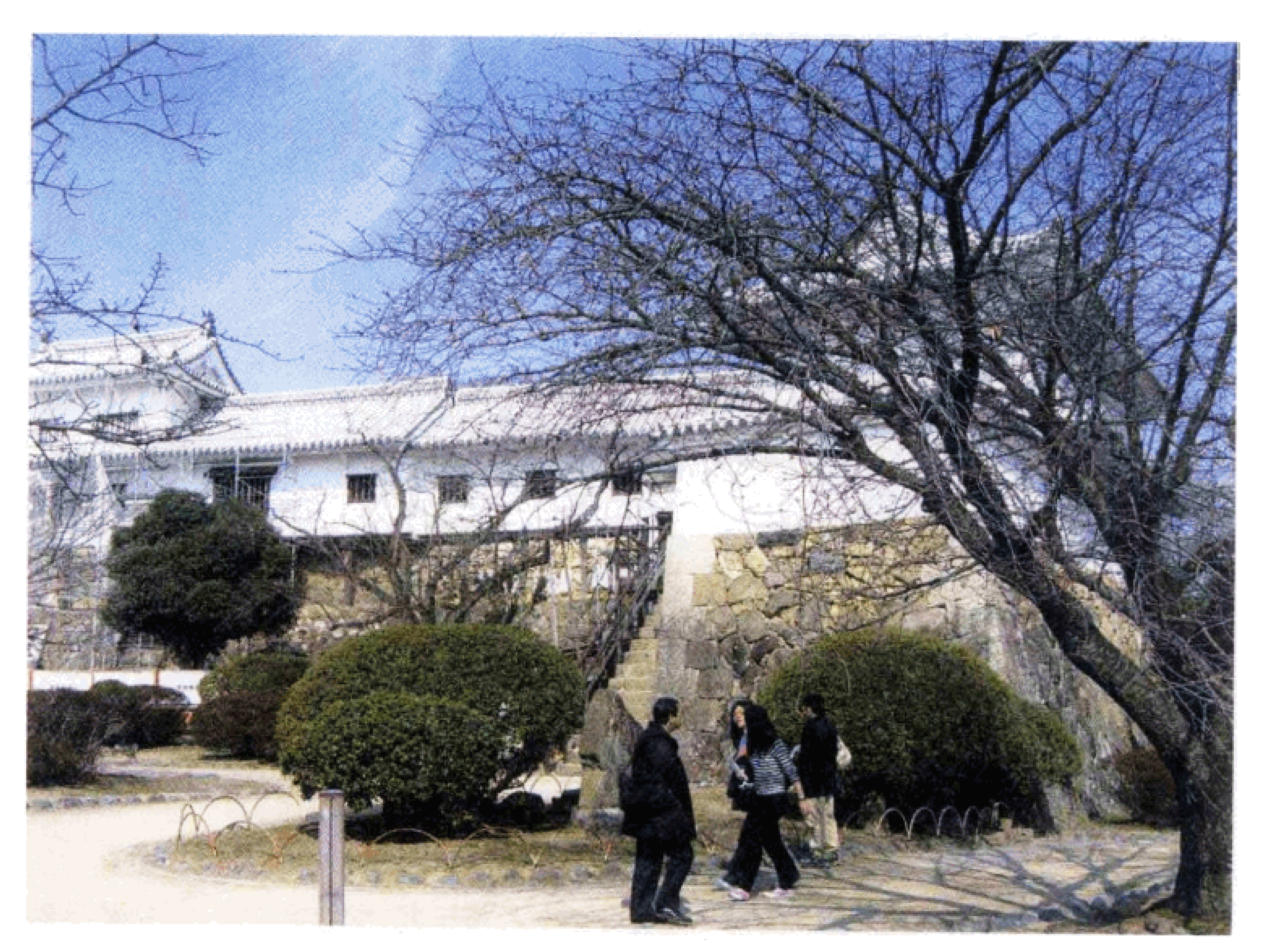
实情是忠刻的母亲熊姬拜托家康，让千姬嫁给自己儿子。熊姬是家康长男信康的次女，后来成为本多忠政的正房，两人所生的长男正是忠刻。这关系非常复杂，也就是说，家康长男信康与千姬的生父秀忠是异母兄弟，而熊姬跟千姬同样是家康的孙女，结果变成婆媳关系，千姬和忠刻的关系则是堂兄妹。

家康于1616年4月过世，因此千姬的婚礼延至9月。就在千姬出嫁那天，发生了日本史上有名的“千姬事件”，亦即抢婚事件。抢婚主谋人是上述文中的坂崎直盛。小说家把这事件改编为在大阪城陷落时，家康宣布要是有人能自战火中救出千姬，日后将让她嫁给抢救成功的人。结果坂崎直盛不顾性命危险，冲入大火中救出千姬，甚至因而在脸上留下丑陋的烫疤。

如此描写固然较具戏剧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新井白石（江户中期政治家，朱子学者）所著的《藩翰谱》（1702年完成，总计十三卷）记载，直盛是奉二代将军秀忠之命，为千姬寻觅第二任丈夫，本来选中一位公卿，但是千姬坚持今后绝不再嫁，婚事没谈成。没想到千姬日后竟奉家康之命再嫁本多家，令坂崎失去面子，坂崎吞不下这口怨气，才谋划抢婚计划。不幸失败，四万石大名身份的坂崎家就此绝灭。

由于娶了将军家长女，本多家自十万石桑名城移封至十五万石姬路城；千姬陪嫁的“化妆料”则是十万石。千姬和忠刻婚姻幸福，生下长女胜姬和长男千之代，只是千之代于三岁早夭，之后千姬又经历几次流产，终于没再生下其他孩子。

甜蜜的鸳侣日子只维持十年，忠刻在三十一岁那年的5月病殁，紧接着是婆



姬路城内的千姬住居——西丸。

婆熊姬于6月过世，而千姬的生母阿江也在同年9月仙逝。本多家由忠刻的弟弟继位，千姬则带着女儿胜姬回娘家江户城，12月落发为尼。

当比自己小七岁的弟弟家光登上三代将军之位，九年后父亲秀忠又崩殂时，三十六岁的千姬成为德川家“长老”，据说家光非常厚待这位大姐，令她晚年过得很安稳。享寿七十，法号“天树院”，是战国时代最后一位公主。

创始江户大奥的春日局

春日局生于1579年，是德川幕府三代将军家光的乳母，也是江户城大奥创始人。本名斋藤福，小名阿福。

父亲是明智光秀的重臣斋藤利三，明智光秀正是本能寺之变的主谋，斋藤利三是同谋之一，二者均在本能寺之变后遭丰臣秀吉军歼灭。当时四岁（虚岁）的阿福跟着母亲逃到土佐国（四国高知县），在姑父战国大名长曾我部元亲的庇护下成长。

阿福十三岁时到朝廷右大臣三条西家服侍夫人。三条西家算是阿福的外祖母娘家，阿福正是在这时期习得书法、和歌、香道、茶道等贵族公卿家的基本教养礼仪。十六岁时嫁给母方亲戚的稻叶正成当续弦。正成大阿福八岁，是小早川秀秋的家老，俸禄五万石。

阿福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容貌不美，但因曾在公卿家受教育，言行举止都有名门淑女风范。出身既然是逆臣家女儿，初婚就当人家填房也是理所当然。再说，稻叶正成是五万石家老，这门婚事应该还算不错。那时正成与已故前妻有一男一女，阿福算是继母。婚后阿福又生了四个儿子。

关原合战后两年，二十一岁的冈山藩藩主小早川秀秋病逝，由于没有后



阿福的诞生地：兵库县丹波市兴禅寺，斋藤利三居城遗址。

嗣，小早川家就此断绝，稻叶正成也成为无业武士，隐居美浓国当浪人。

德川家康于1603年登上征夷大将军之位，在江户成立幕府。翌年，第二任将军秀忠的正房阿江生下长男家光，阿江不想在刚开发不久的野蛮地江户寻找乳母，打算在自古以来便是朝廷所在的京都招募有教养的女人。

这时二十六岁的阿福刚好生下四男不久，乳汁充足，加上具有京城公卿家的教养，丈夫又是著名武将稻叶正成，于是通过面试，被选拔为家光的乳母。虽然父亲斋藤利三是杀死织田信长的逆臣，不过时代潮流已接近战国尾声，新的和平时代正要揭幕，斋藤利三的名字在此时已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勇猛武将，而非逆臣。

进入江户城的阿福以乳母身份得到三千石俸禄，八岁的长男千熊（稻叶正胜）也成为家光的家僮，俸禄五百石，这孩子是日后的八万五千石相模小田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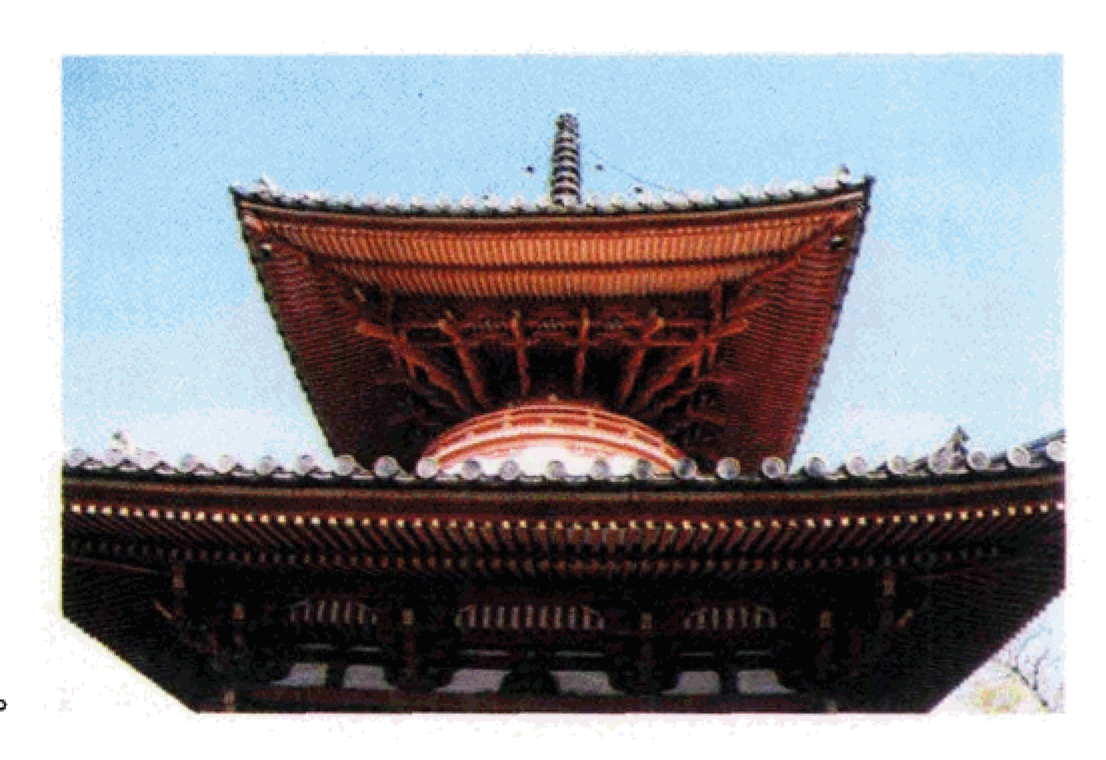


埼玉县川越市喜多院有三代将军家光诞生房、春日局化妆房。

藩藩主。为了要进城而与丈夫离婚的阿福，也没忘了稻叶家家门，于三年后，让前夫正成脱离浪人身份，成为美浓国一万石领地大名。

二代将军是个专情的“妻管严”，没有侧室，当时的江户城后宫算是正房阿江的天下。阿福只是以乳母身份进城，起初当然毫无权力，而千金小姐出身的阿江也没料到阿福将来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只是单纯认为阿福只要把家光平安养大便可以。

阿江嫁给秀忠后，翌年生下长女千姬，之后又生下两个女儿，接着是儿子。遗憾的是，这孩子九个月便夭折。然后又生了一个女儿，第六个孩子才是家光。对将军夫妻来说，家光比掌上珠还要珍贵，无论如何也得让他平安成长。就此目的来说，阿福肩头扛的是一项重任，万一有什么闪失，会招致全家灭亡的后果。或许正因为如此，阿福对家光付出了比亲生母亲阿江更慈、更严、更深的感情。不料在家光三岁时，阿江又生下幺儿国松。这两兄弟虽是同母同父，长相却判若云泥。家光外貌比较像祖父家康，肤色黝黑、额头突出，再怎么加分也不可能列为美男子末席，加上生来体弱多病，反应迟钝，又有口吃毛病。而国松似乎传袭了织田家俊男美女的血统，肤色白皙、眉清目秀，而



喜多院多宝塔。

且禀性聪明伶俐，人见人爱。

国松当然也有选聘的专属乳母，名叫早濑。当时无论朝廷公卿贵族或战国大名，只要是名门望族，都会聘请乳母和专属教育家臣负责养育孩子。亲生父母反倒没机会目睹孩子的成长过程，兄弟间也缺乏培养感情的机会。名门的男孩自小便有陪在身边玩耍或练功、学习的家僮，这些家僮，身份虽是臣下，但由于从小与主君朝暮一块儿长大，彼此的感情往往比亲兄弟更深厚。

家光与国松日渐长大，两人的资质差异也就更明显。以阿江的立场来看，两个都是亲生儿子，何况国松是幺儿，因此在乳母以及教育家臣各自带孩子来见母亲时，自然而然在态度上便比较喜欢逗弄国松。这在外人看来，等于嫌弃家光，偏爱国松。而父亲秀忠由于身边没有侧室，公事办完老是泡在正房寝殿，跟两个儿子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那么，按照人之常情，与其同表情呆滞又口吃的家光对话，不如抱着国松问东问西不是更有趣吗？

既然两个孩子都是有可能登上将军地位的后继者，乳母以及环绕在身边的教育家臣，当然也就会分成两派明争暗斗。

我也是膝下有两个儿子的母亲，而且各自的禀性资质跟上述例子有点类

似，所以站在同样是母亲的立场来看，我想，阿江内心其实不是嫌弃家光，但搂着幺儿亲热的次数比家光多应该是事实。

通常当母亲的对比较聪明的儿子不会多花心思，因为没那必要；反倒会基于担忧及心疼而比较关照“不成材”的儿子。不过前面也说过了，碍于身份，即便是亲生父母，将军夫妻与儿女接触的机会远远比不过孩子各自的乳母与负责教育的家臣，因此秀忠、阿江夫妻就算内心很担忧家光，想关照他，也没法亲自插手照料。

如此，城内便传出“将军夫妻想让次男继位”的谣言，于是众家臣也就有事没事地聚在国松居住的寝殿嘘寒问暖，家光这边的寝殿则门可罗雀。

秀忠自己上面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长兄信康在秀忠出生那年便被父亲处死，二哥秀康起初成为丰臣秀吉的养子（人质），日后又继承了十一万一千石结城家领地，关原合战后成为六十七万石大名，但在三十四岁那年过世，于是三男秀忠才得以继任将军。因为如此，在众家臣眼里看来，次男国松也极有可能成为将军继位者。

家光八岁那年某天，秀忠的家僮之一永井直清（日后成为大阪摄津国三万六千石高槻藩藩主）按惯例到家光寝殿请安。在城内众臣都往国松一边倒的环境下，这名二十一岁的青年个性非常正直，总是定期向家光请安。阿福问他，将军是否有宣布继任者的意向？直清不知详情，回去后问哥哥尚政。二十五岁的尚政（日后成为京都山城国十万石淀藩藩主）十六岁起便在秀忠身旁服侍，是秀忠最宠爱的家僮。

几天后，直清带来坏消息，说将军周遭近臣都在规劝秀忠赶紧立国松为继任者，但秀忠只是含糊其辞，还未下定决心。阿福听了，母性大发，心想，怎么可以把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撇在一旁？于是三十四岁的阿福自此就变为擅长权谋的幕后女政治家（或者说是政客）。

她以参拜伊势神宫为借口，偷偷前往骏府向家康直接上诉。以阿福的身份地位当然无法直接晋见，是拜托家康的侧室阿胜（又名阿梶，法号“英胜



不枉奶妈运作，家光终于登上三代将军之位。

院”）及幕府阁老本多正信从中斡旋。据说家康虽然见了阿福，却对她的诉求没表示具体意见。

然而，该年秋季，家康以鹰猎为由前往江户。抵达当天晚宴时，将军夫妻和家光、国松都同席，家康看到家光和国松并排坐在一起，命侍女把家光的坐席换到上座，再若无其事对众人说：“家光是未来的天下之主，即便是亲兄弟，国松也只是臣下，怎能让兄弟俩同席而坐？”就这么一个举动，决定了家光与国松的命运。

不过，上述这段轶闻是出自著者与成立年代均不详的《武野烛谈》，只知道是1709年刊行的著书，谈不上是史料，可信度不高。但是在日本每逢播出有关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历史剧时，几乎都会安排这段剧情，因此可信度虽然不高，却俨然已成史实。

家康过世翌年11月，十四岁的家光住居移到江户城西丸，西丸是退位将军（大御所）或将军继任者的别殿，这时，无论对外对内，家光已是名符其实的后继者了。家光二十岁那年，秀忠自将军宝座退位，成为大御所。

翌年改元宽永元年，家光移到本丸，阿福成为大奥最高女主人。在前一年家光登位后，阿福便发布“大奥法度”，除了将军和医师等少数特殊职业的男

子，其他任何男子都不准进大奥，连女子也要持有通行证才能出入，而且下午六点整，即便持有通行证，任何女子也不准出入，等等。

阿福的最大眼中钉正是家光的生母阿江，但阿江也在家光就任三年后过世，而且是在秀忠、家光、幺儿忠长（国松）上洛期间突然病逝，因此某些史家怀疑是阿福趁三位男主人都不在江户时毒死阿江。证据是历代将军夫人的尸骸都按惯例土葬，只有阿江是火葬。

阿江过世六年，秀忠也跟着离开人世后，家光便迫不及待地逼弟弟自尽。幕后唆使者是不是阿福呢？虽然没有证据，却很有可能。毕竟家光视阿福为亲生母亲，凡事都听阿福的意见。家光虽然在二十二岁那年迎娶了曾任关白左大臣的公卿鹰司信房的女儿，但这位正房夫人没住进大奥，而是另外建造中丸让她当个有名无实的将军夫人。

其后，阿福又代表将军参拜伊势神宫，顺便绕到京城，以公卿三条西家女儿身份进贡谒见后水尾天皇与中宫德川和子，拜赐了“春日局”之号以及从三位官阶。当然此举对朝廷来说非常无礼，据说后水尾天皇咽不下这口怨气，当年便退位让年仅七岁的女儿继位，正是明正女天皇。三年后，阿福再度入宫谒见明正女天皇，官位升至从二位。

这时阿福已经五十四岁，虽然成为大奥女帝并间接掌握幕府政权，却因家光有男色之癖，不肯接近女色，也就迟迟无法有子嗣。阿福用尽各种方式陆续让八位侧室进大奥，最后在家光三十八岁那年，侧室阿乐总算生下儿子，也就是日后的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此时阿福也已经六十有三。

两年后，阿福病逝，享年六十五。

后人对阿福的评价可说南辕北辙，有人认为她是女中豪杰，有人视她为险诈的权谋家。然而，换个角度看，她或许只是个不顾一切想让自己含辛茹苦哺乳喂饭、饱受重压才带大的“不成材儿子”，长大后能“成材”的母亲而已。对她来说，日后的功名利禄或许均为母以子贵的附属品。

城池篇





日本城池基本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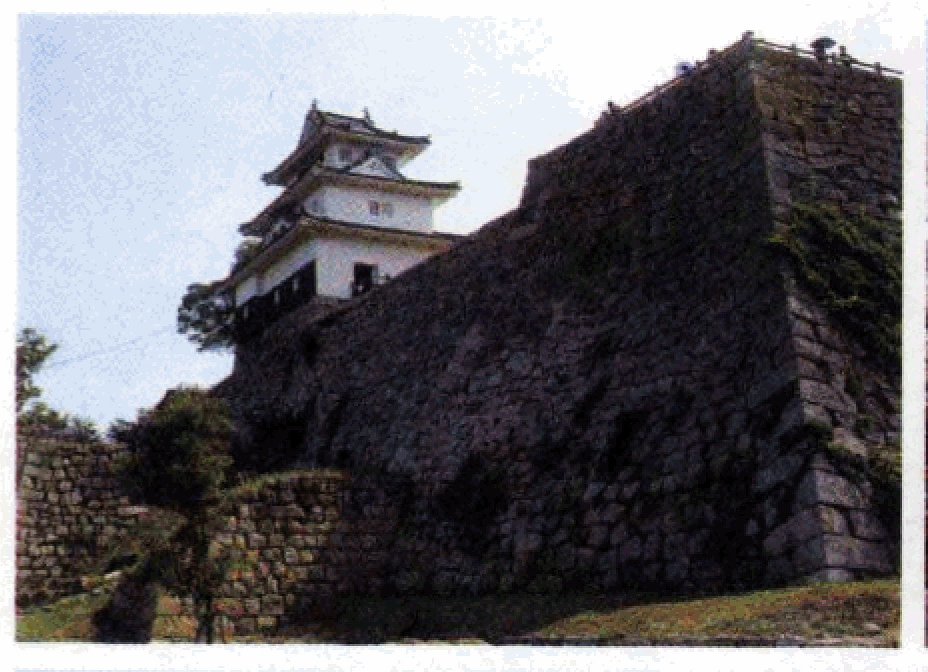
无论日本人或曾到日本观光的外国人，一提起日本的城池，脑海中首先会浮出的影像应该是威严庄重、挺拔高耸的天守阁。所谓“天守阁”，是城池中心规模最大的“橹”，也就是箭楼、望楼。战时是城主的司令塔、最终死守处，平时则是领主的权势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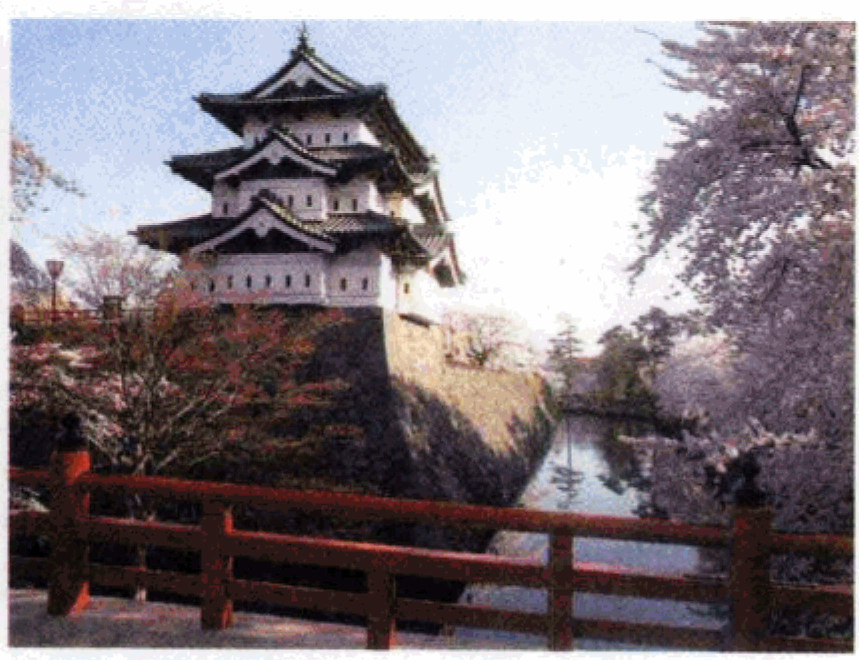
出现在文献中的第一座天守阁是兵库县伊丹城（1550年，目前只剩遗迹），然而现代普遍可见的五层或七层天守阁建筑样式鼻祖，则是织田信长的安土城（1576年，滋贺县，目前只剩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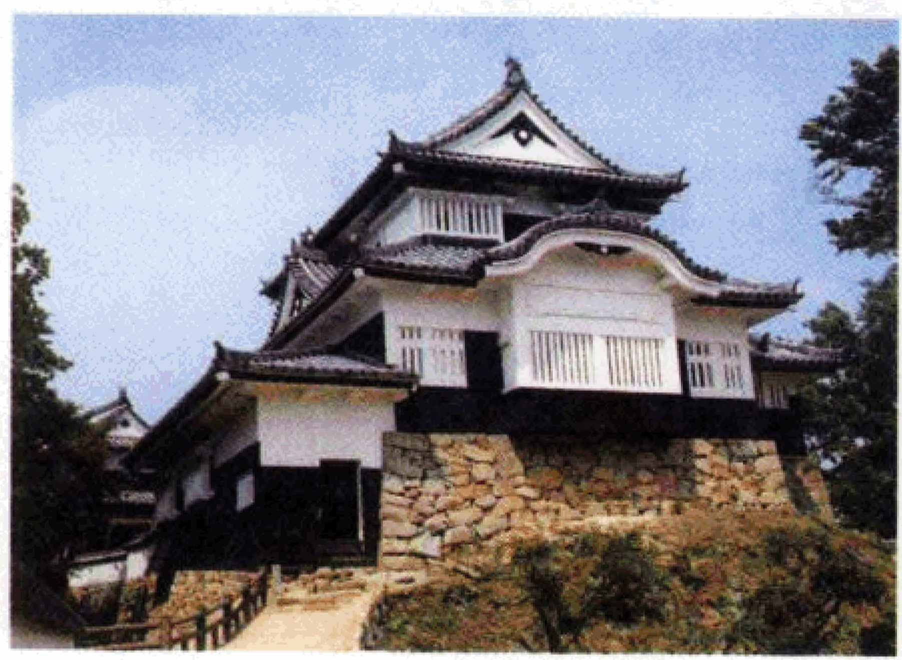
日本全国各地虽有所谓的“一百名城”，不过完整保存了当初兴筑原状的天守阁城池只有十二座，称为“现存天守”。这些城池不是国宝便是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姬路城更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当然现存天守也并非全是五百年前的建筑，全是经过细心维护或屡次修复而保存下来的。其他名城大多于日后按当时的设计图、建筑法、木材种类而复原（外形、内部跟原来差不多），或参照其他天守阁而重建（通常已失去原型），要不然便是以钢筋水泥为建材的模拟天守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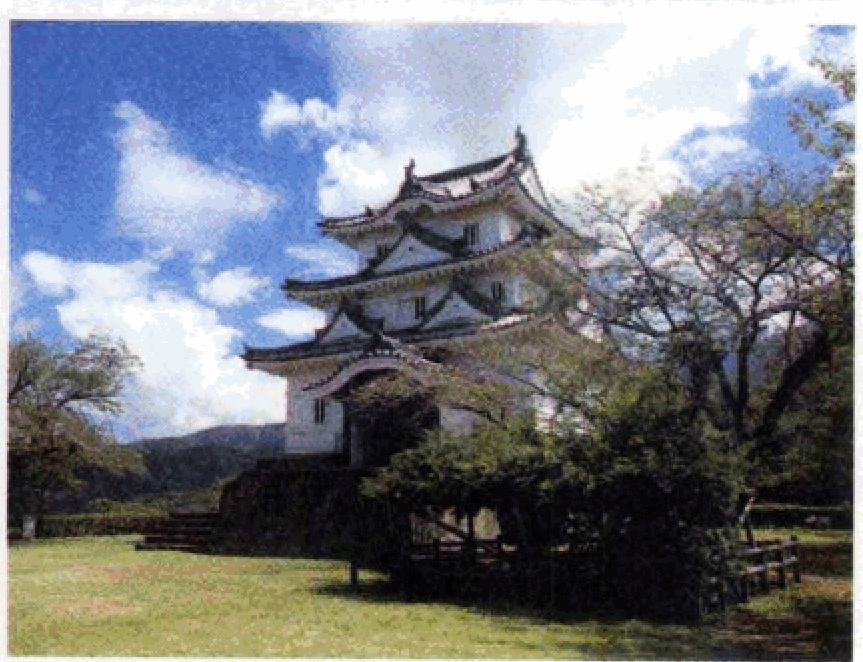


2007年盛大迎接了建城四百周年的彦根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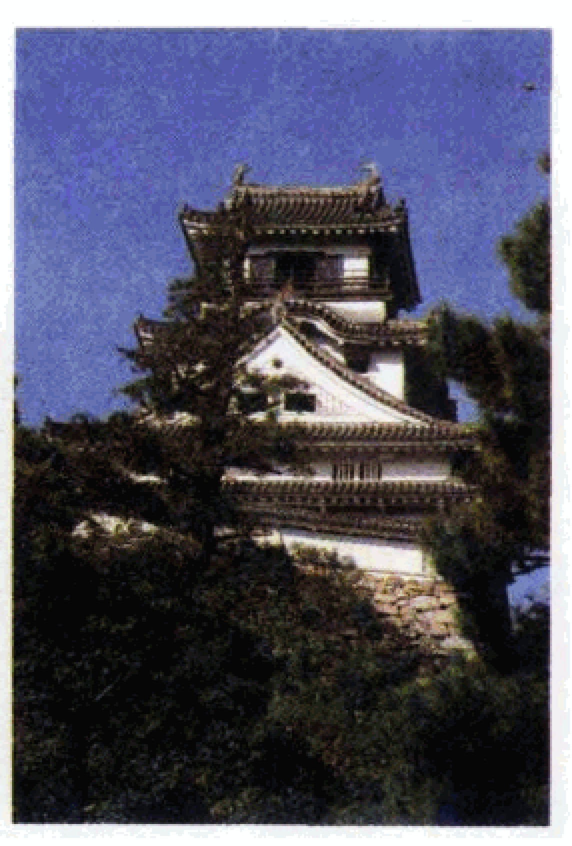
左上：丸龟城的石墙以坚固、美观闻名。

左下：备中松山城，别名“高梁城”源自所在的高梁市，而非作物。

右上：弘前城天守阁现为展示藩政时代史料之用。

右下：宇和岛城的天守阁小巧秀丽。


岩村城附近多雾，又称“雾城”，为“日本秘境百选”之一。


高知城“四重五阶”的天守阁别名“咸临阁”。

十二座现存天守如下：

姬路城：世界文化遗产，国宝，兵库县姬路市。

松本城：国宝，长野县松本市。

犬山城：国宝，爱知县犬山市。

彦根城：国宝，滋贺县彦根市。

弘前城：国家重要文化财，青森县弘前市。

丸冈城：国家重要文化财，福井县坂井市。

备中松山城：国家重要文化财，冈山县高梁市。

松江城：国家重要文化财，岛根县松江市。

丸龟城：国家重要文化财，香川县丸龟市。

伊予松山城：国家重要文化财，爱媛县松山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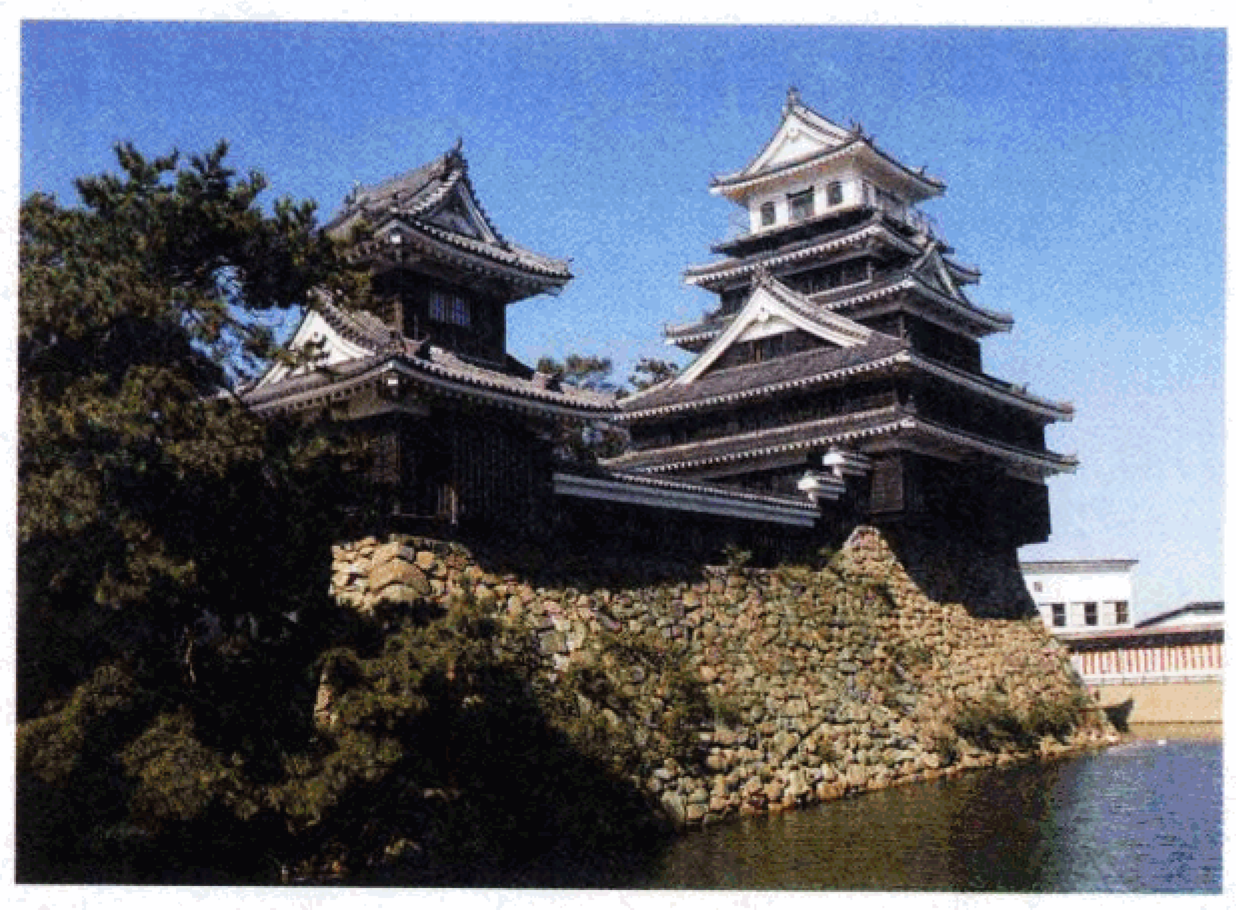
宇和岛城：国家重要文化财，爱媛县宇和岛市。

高知城：国家重要文化财，高知县高知市。



今治城的构造特别，有水道将护城连接至海。





上图：高岛城因地基不够坚牢，花了许多气力补强，甚至连墓石、石佛都用上了。
下图：别名“扇城”的中津城很可能原先就没有天守阁，相当特殊。

此外，人称“日本三大名城”的熊本城、名古屋城、大阪城，前二者是复原的，大阪城则为重建（日文为“复兴”）。附带一提，京都二条城虽然没有天守阁，但也是国宝之一。至于江户城，也就是现在的皇居千代田城，既是国家重要文化财，更是全球总面积最广的城池，但由于城主是现任第一百二十五代今上天皇，自应另当别论，在此就略过不提。

日本城堡大致分为山城、平山城、平城三种。平安、镰仓时代没有所谓的城池，武士团通常在宅邸四周挖掘壕沟或堆砌堡垒作战；14世纪南北朝时代才出现山城的雏形，这是基于修验道僧侣必须以山岳寺院为根据地展开战斗的演变。直至15世纪战国时代，才开始在山上建筑高橹，之后逐渐演化为坚固的城堡。

目前日本三大山城是奈良县高取城（标高五八四米）、岐阜县岩村城（又名“雾城”，七二一米）、备中松山城（四三〇米，前二者都只剩下遗址，只有备中松山城是现存天守之一。其他还有岐阜县岐阜城（三二八点九米，山顶有模拟天守阁）、岛根县月山富田城（一九七米，只剩遗址）、奈良县信贵山城（四三三米，仅存遗址）等。

平山城则是建在丘陵上的城池，又称丘城，标高约五十米，是织田信长自岐阜城移至安土城之后才逐渐发达起来的。比起建筑条件恶劣的山城，平山城还包括丘陵下方的平地，正是发展成“城下町”的范围。江户城、姬路城、仙台城、彦根城、熊本城等都是平山城。

待战乱时代结束，跨进和平安乐的江户时代后，城池便成为政治中心，不再用于防备战斗，于是又演变为建筑在平野城镇中心的平城。大阪城、弘前城、松本城、名古屋城、二条城等均属之。而坐落在海岸、湖岸、沼泽、河口的则被称为水城或浮城，如香川县高松城（别名玉藻城）、爱媛县今治城、大分县中津城，号称“日本三大水城”；岛根县松江城、长野县高岛城、滋贺县膳所城则是“日本三大湖城”。

从城墙施工法也可以看出其建筑年代，主要有三种：野面积（Nozurazumi）、打込接（Uchikomihagi）、切込接（Kirikomihagi）。

“野面积”是堆砌天然石而成，缝隙间再塞入小石块补强，以巩固城墙。优点是利于排水，缺点是敌人很容易爬上来。“打込接”是先将石块加工成平面再予以堆砌，缝隙间再塞入小石块。关原合战以降，多半采取这种工法，城墙得以更为陡峭、更具霸气。“切込接”则是将石块加工成长方形再堆砌，石块间几乎毫无缝隙，类似砖墙，江户时代以后常见，京都二条城便属这类。

城池中心的内城称“本丸”，是执政司令部，外城是“二之丸”，最外侧的“三之丸”是城主或重臣的居处。护城河称为“堀”（Hori），拱抱整个城下町的护城河是“总堀”，环绕城池全体的护城河是“外堀”，最靠近城池中心的护城河是“内堀”。

天守阁的建筑样式大致分为四种：独立式、复合式、连接式、连立式。独立式天守阁是单独一座，类似五重塔或七重塔；复合式天守阁一旁连接着橹；连结式是利用游廊将大天守、小天守、橹等建筑物连接起来；连立式则将大小天守阁和橹、城墙连接成一个小城郭。

其他还有很多固有名词，在此就不赘述了，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参照与日本城池建筑有关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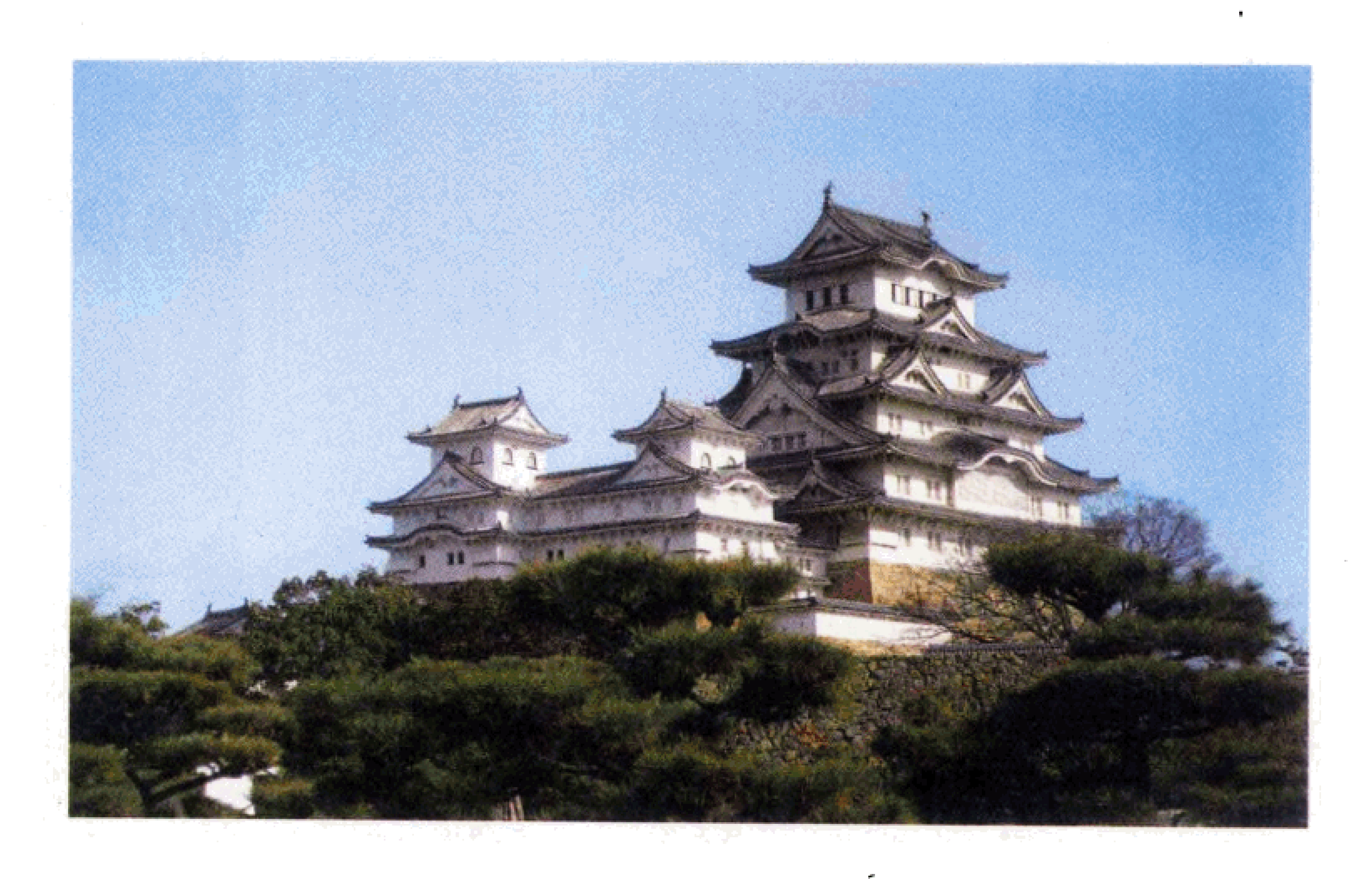
姬路城

姬路城是日本国宝，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典型的平山城，由于城墙清一色纯白，又称“白鹭城”。连立式天守阁建于标高四十五点六米的姬山上，天守台石垣高十四点八五米，天守阁本身高三十一点五米，总计约九十二米。最早兴筑于14世纪南北朝时代，不过当时只是把山上古刹改建为堡砦而已。1580年4月，丰臣秀吉在现存大天守位置建了三层天守，这是初代姬路城的原型，也是西国第一座天守阁。

丰臣秀吉在备中（冈山县）水攻毛利氏的高松城（冈山市）时，得知织田信长于本能寺毙命的消息后，立即与毛利氏缔结和解书，率领大军回头赶往姬路。秀吉在姬路城休息了两天，召集所有兵力，再让弟弟秀长守护姬路城，自己则亲自率兵前往京都、大阪境界的山崎击败明智光秀，掌握了天下。

秀吉过世后，轮到德川家康在关原合战股掌江山。他没收所有西军大名领地，并把参与东军的丰臣秀吉手下大名全赶到远方西国，之后让二女婿池田辉政接管姬路城，目的是监视西国诸大名的动静。

池田辉政接管了姬路城后，于1601年拆掉丰臣秀吉建筑的天守阁，把材料移用在小天守、游廊上，重新建造了现存的连立式天守阁。大天守外观是五





上图：洁白无垢的姬路城。
下图：天守阁望下的风景，右方小丘正是男山。

层，内部是地上六楼、地下一楼，总计七楼。并花了八年改造整个城郭，在东、南、西、北方建设八十八座城下町。目前内城区的二十七座橹（瞭望台或射箭楼，和平时代均用来储存兵器或粮食），加上十七扇城门和三十二道城墙，均是重要文化财。八栋大天守、小天守、渡橹则是国宝。

池田家第三代城主继位时，年方八岁，因此转封至因幡鸟取城，之后又转封至冈山藩直至明治时代。继池田家接手姬路城的是本多忠政（德川四天王之一本多忠胜的长男），也是姬路藩初代藩主。而忠政的长男忠刻在大阪夏之阵后迎娶了丰臣秀赖的妻子千姬，也就是德川家康的孙女、江户幕府二代将军秀忠的长女。

千姬嫁给本多忠刻时，幕府将军家给她十万石化妆费（嫁妆之外的陪嫁费），本多忠政正是利用这十万石又为儿子、儿媳妇建了三丸和西丸，大部分材料都是丰臣秀吉建造的伏见城遗物。西丸本来是城内独立地区，通常让隐居城主或继任城主居住，姬路城的西丸则是千姬的住居。不过现在只剩女侍居住的渡橹“长局”（走廊长约三百米，右侧一整排都是女侍隔间房），以及最里边的橹——千姬的化妆室。

换句话说，虽然西丸只剩城墙、橹、橹门，三丸遗址也成为千姬牡丹园和市民广场，但目前观光客看到的姬路城，几乎完全保留了池田辉政建筑当时的内城模样。

近四百年来，姬路城经历了幕末时期的内战、明治时代的“废城令”、二战的美军轰炸，却都奇迹般的三番两次度过灭城危机，因此又被称为“不战城”。尤其是1945年7月3日的姬路大空袭，当时整个城下町全化为灰烬，只有姬路城保持原状毅然耸立。据说当时姬路市民在焦土中抬头看到天守阁时，大多数人都情不自禁扑簌落泪。

并非美军特地不炸姬路城；那时连千年古都京都也成为原子弹投掷候补市，何况是一座在雷达荧光幕上只是个小小光点的地方城堡？事实上，大天守



宫本武藏铜像（photo by © Mshades）。

和西丸都中弹了，只是恰巧全未爆弹。与同样是国宝，却在那年5月14日遭空袭被轰成劫灰的名古屋城比起来，姬路城能够免于战火，真的只能视为奇迹。

白鹭城所在的姬山，往昔被称为“日女道丘”。根据《播磨国风土记》记载，神话时代有一对父子神来到播磨国创造国土，父神名为大汝命（大国主命），子神名为火明命。当时的播磨国是大海，只有因达神山（八丈岩山）露出个山头。

儿子火明命血气方刚，处处与父神唱反调，父神受不了，决定抛弃这个家暴儿子。某天，父神命儿子到因达神山汲水，然后偷偷搭船打算一走了之。儿子汲水回来看到父神离家出走，大怒之下呼风唤雨，让父神搭的船遇险。船体破碎处化为船丘（姬路城西边的景福寺山），船内的十四样物品落海之处也全化为十四座丘陵，例如琴神丘（景福寺山西边的药师山）、箱丘（男山）、匣丘（船越山）等，而茧落海之处正是“日女道丘”。“日女道”发音为“Himeji”，后来音译为“姬山”，之后再变成“姬路”。

神话的隐意是古代播磨国只有河流和丘陵，而且河流经常泛滥，使大地成为泥海，很难开垦成新天地。直至池田辉政填河造地建设新都市后才逐渐繁荣起来。

除了上述神话，姬路城另有许多传说，最有名的当然是“阿菊井”（请参

照拙著《传说日本》中的《皿宅邸阿菊》）。此外，守护姬路城的姬山地主神——刑部明神（别名“长壁姬”），正是日本奇幻文学先驱者泉镜花的代表戏曲《天守物语》中住在天守阁顶楼的妖女富姬。



天守阁顶楼的刑部神社，规模虽小，却是姬路人的心灵支柱。

富姬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物。这位8世纪奈良时代末期的皇女，父亲是皇太子他户亲王，也就是开创平安京的第五十代桓武天皇的异母弟；祖母是井上皇后，祖父是光仁天皇。由于当时发生一场官僚主掌的皇位争夺政变，井上皇后和他户亲王母子均被诬陷，后来被毒死狱中；另一位桓武天皇的同母弟早良亲王，也是政变牺牲者（请参照拙著《平安日本》中的《平安时代、平安京与怨灵》）。

可怜的富姬受此牵连，被流放到播磨国姬山山脚的郡守宅邸，过着幽闭生活，后来嫁给郡守，四十多岁时过世，葬于姬山山顶。人们同情她的身世，日后在山顶建了一座寺院，奉她为播磨富姬明神。不知何时开始，富姬明神就变成姬山地主神刑部明神了。

丰臣秀吉在姬山建筑天守阁时，不知道这段历史，把寺院迁至他处，据说因而导致城内发生不少异象。只是秀吉根本不相信这类怪谈，有时近臣对他说：“殿下，您的肩上有……”秀吉只是促狭地回问：“有……有什么？头皮

屑吗？”当然这是笑话，不过以丰臣秀吉的个性来说，确实有此可能。

然而，兴建姬路城并整顿城下町的池田辉政可就没那么“目中无神”。辉政四十九岁那年中风，发病时刚好在姬路城下的家臣宅邸。众随从立即护送他回城，归途上有许多乌鸦冲向辉政的轿子，众人觉得很是诡异，回城后，辉政便卧病在床。

之后城内陆续发生很多怪事，辉政命城下所有主要寺院进行诵经驱邪仪式，却都无效，便开始谣传恐怕是刑部明神作祟。辉政跟秀吉一样都是外地人，不清楚本地人的信仰，于是派人探听，得知秀吉在建筑天守阁时把富姬寺院移到姬路总社（祭祀当地众多神明的综合神社，现为姬路市射楯兵主神社），赶忙举行仪式将刑部神社迁至城内，郑重祭祀。结果，辉政的病状果然好转，不过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翌年正月二十五日，辉政便结束了他的五十年人生。

宫本武藏也跟刑部明神有关。据说他客居姬路城时，听闻天守阁顶楼会出现妖怪，于某天深夜单独一人登上天守阁。来到第三层时，突然轰隆一响，四周全是火焰。武藏拔刀砍去，继续登楼。爬到顶楼时已气喘吁吁，四周静寂无声，只有刑部明神祠堂。武藏靠在祠堂半睡半醒，突闻耳边有人呼唤：“武藏呀，武藏呀。”

武藏睁开双眼，发现眼前站着一位美女，对他微笑道：“我是姬路城守护神刑部明神。多亏你的剑术，让那些爱捣蛋的小妖怪逃走了，应该给你谢礼。”美女说毕，递给武藏一个细长箱子后，消失踪影。箱子内是一把长刀。

刑部明神迁到天守阁顶楼，是在江户中期1748年。当时的城主松平明矩让刑部明神回归老家，与宫本武藏相隔约一百年。而请武藏到姬路城客居的城主是本多忠刻，目的是让武藏教授剑术，客居时间也不长，因此这传说是后人牵强附会创作出的。

其他还有种种跟刑部明神有关的传说，在此省略不多详述；但由这些传说看来，姬路人心目中真正的姬路城女主人应该是富姬刑部明神。不知是否基于此因，姬路城的代代女主人都给人红颜薄命的印象。

松本城

松本城位于长野县松本市，是典型的平城，现存的五层大天守以及小天守、渡橹等均为国宝，与姬路城并称为桃山文化（丰臣秀吉掌权的二十年间）代表。面积约为十二万坪（四十万平方米）。姬路城是纯白色的“白鹭城”，松本城则为纯黑色的“鹅湖城”，当地人通称为“乌城”（乌鸦城）。“鹅湖”也是诹访湖的雅称。

松本城昔名深志城。16世纪初，信浓国守护小笠原氏先在此地盖了宅邸，1550年遭甲斐国武田信玄侵攻，小笠原氏没落，武田信玄再大规模地重盖为城池形式，并建构了城下町。1582年，织田信长歼灭了武田氏，但随后信长也在本能寺毙命，信浓国陷于混乱。之后小笠原氏在德川家康的支援下，收复了旧有领地，把城池改名为松本城，并将城下町区分为武士住宅区和町人住宅区，这才形成了近世城下町的规模。

然而，丰臣秀吉平服了小田原的北条氏，统一天下后，德川家康被赶到穷乡僻壤的东国，小笠原也被移封至下总国古河（茨城县），城主换为石川数正，也就是日后的信浓松本藩初代藩主。

在德川家康成为今川氏人质的少年时代，跟在身边同甘共苦的股肱正是

石川数正，他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德川家臣团总管。只是在家康与秀吉对打的小牧·长久手合战之际，肩负和解交涉重责的石川，不知是听了秀吉的甜言蜜语还是另有苦衷，竟然带着所有家臣投奔至秀吉门下，导致德川军深受打击，不得不将军制改为武田流。总之，石川数正是在变节之后两年的1590年，以十万石战国大名身份进入松本城。

石川数正成为松本城城主后，打算重建城池与城下町，无奈奉秀吉之命于两年后参与侵略朝鲜的文禄之役，结果病死在肥前国（佐贺县）名护屋阵地。长男石川康长继位后，才正式动手建筑城池并营造城下町。

关原合战时，石川康长虽然附属德川军，跟随德川秀忠攻打上田城的真田氏，却由于德川家臣团忘不了他父亲的叛变，待1613年发生“大久保长安事件”（金山贪污事件）后，基于石川家跟大久保家是亲戚关系，家康便以大规模营造不合身份的城池、领地隐匿罪为由，把他放逐至丰后国（大分县）佐伯。

继任藩主是之前的小笠原，三年后，藩主又换人……直至1633年，家康的孙子松平直政（家康的次男松平秀康的三男）成为藩主后，由于直政跟三代将军家光是堂兄弟，不用顾虑德川家的眼光，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重建城池。目前的松本城大小天守和各座橹都是在松平直政藩主在任期间完成。

明治四年（1871）“废藩置县令”实施后，筑摩县（长野县和岐阜县各一部分，1876年被消灭）于翌年公开拍卖松本城天守，结果由个人以二百三十五两价格得标。明治四年正是实施新货币制度那年，一两大约新货币一圆，而根据《名古屋新闻》，当时的一圆可以买二斗九升米。再来看看明治时代政治家的薪水到底有多少：

岩仓具视：明治四年至十六年，任职右大臣，月薪六百圆。

板垣退助：明治四年至八年，任职参议，月薪五百圆；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任职内务大臣，月薪依旧是五百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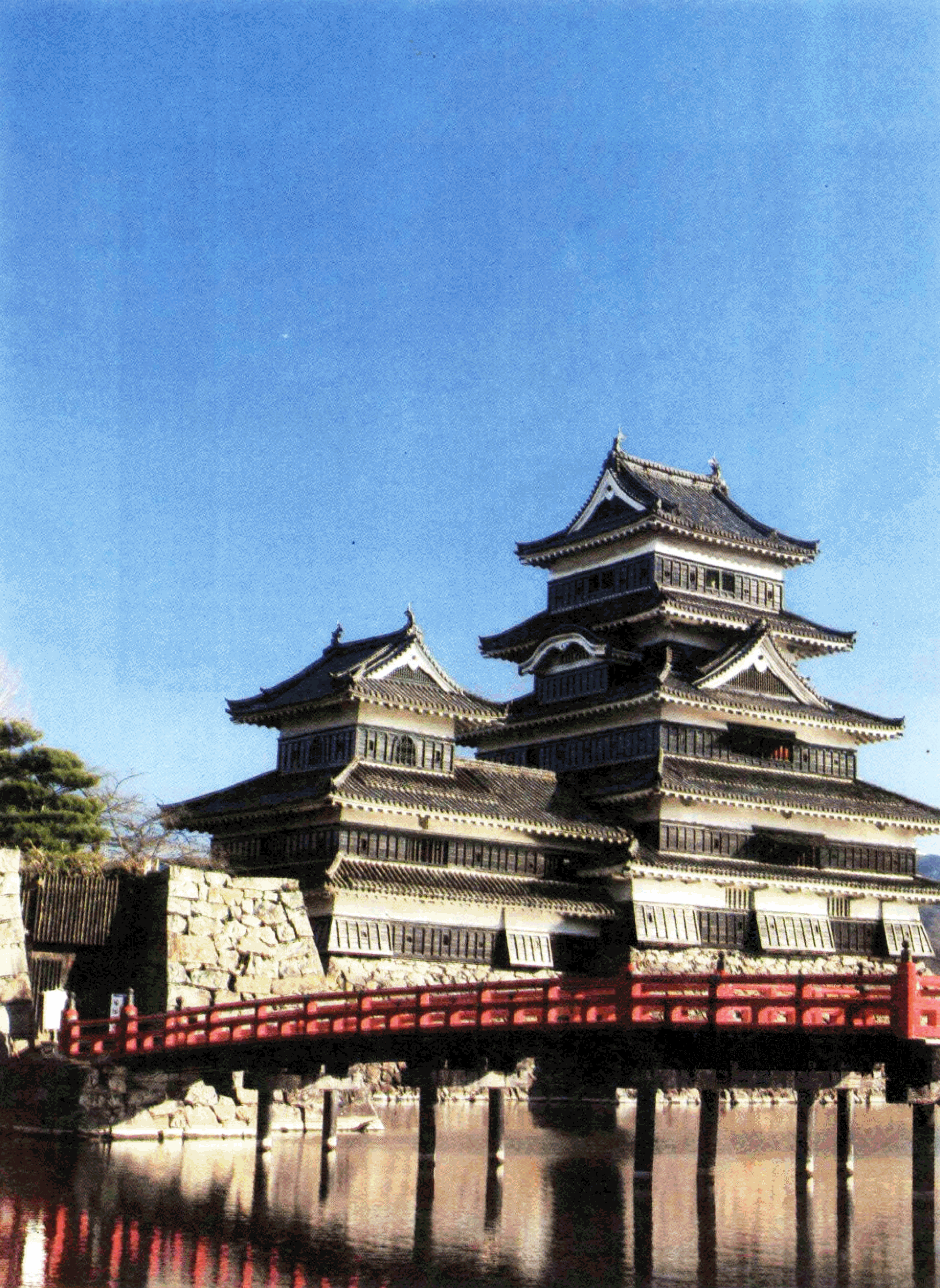


松本城每一层城郭外都挖有护城河。

伊藤博文：明治六年至十八年，任职参议，月薪五百圆；明治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任职总理大臣，月薪八百圆。

至于庶民呢？当然依职业有别，不过平均月薪大约是十圆。由此看来，那位松本城天守阁买主是位有钱人。不过新主打算拆掉天守阁，这时有人站出来呼吁“失去城池，松本等于被阉割了”。这人正是民权运动家市川量造。

市川量造出生于松本下横田町里长家，幕末时期曾到江户深造，回松本后创刊《信飞新闻》（长野县最初的日刊新闻）。他拜托买主暂缓拆城计划，花了三年在本丸举办五次博览会，借此收益买回松本城。日后，他成为长野县





“五重六阶”的天守阁是日本现存中历史最悠久者。

议员，终生致力于松本市的产业振兴。然而，当时只是区区一名里长的市川量造，虽然尽力保住松本城天守阁，却没钱修复已荒废不堪的城郭，因此本丸沦落为果树园，天守阁也朽烂得很，看似随时都会倒塌。

直至明治十八年（1885），当时的松本中学（深志高校）第一任校长小林有也把本丸当做学校操场，并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创立了“松本天守保存会”，四处募集捐款，两年后开始修复。其间因日俄战争而中断工程，最后在1913年竣工。1936年，松本城被指定为国宝。

战后，美国GHQ（统治日本的美军总司令部）的美术顾问建议最好能完全修复松本城，昭和二十七年（1952）才开始拆卸修复工程，五年后竣工，正是目前的松本城。松本城黑门一旁有上述两人的浮雕像，若有人到松本城观光，可以顺便找一下他们两人的功绩记载。

有时候写文章提及明治政府时，我内心总会萌生一股很复杂的感慨。明治政府确实令日本脱胎换骨成为新兴国家，但同时也破坏了许多有形的传统建筑与无形的传统文化。例如松本城，明治政府根本不管，完全是庶民身份而且并非有钱的个人挺身而出，才有今日的世界文化遗产（姬路城）或国宝。我私下认为，明治政府的成功，使得代代执政人居功自傲，才导致昭和时代的失败，让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下一代必须置身于“环日本海均是恨海愁波”的环境中。

话又说回来，大家知道松本城天守阁的守护神是谁吗？是“二十六夜”月神。

日本自古以来便有“二十六夜待”信仰，据说在阴历1月与7月的26日夜晚拜月神，可以在月光中看到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尊像。不过，“二十六夜”的月亮大致在深夜两点半左右才升起，形状跟右侧发光、傍晚升起的新月恰好相反，是左侧发光。大概只有夜猫子才能瞻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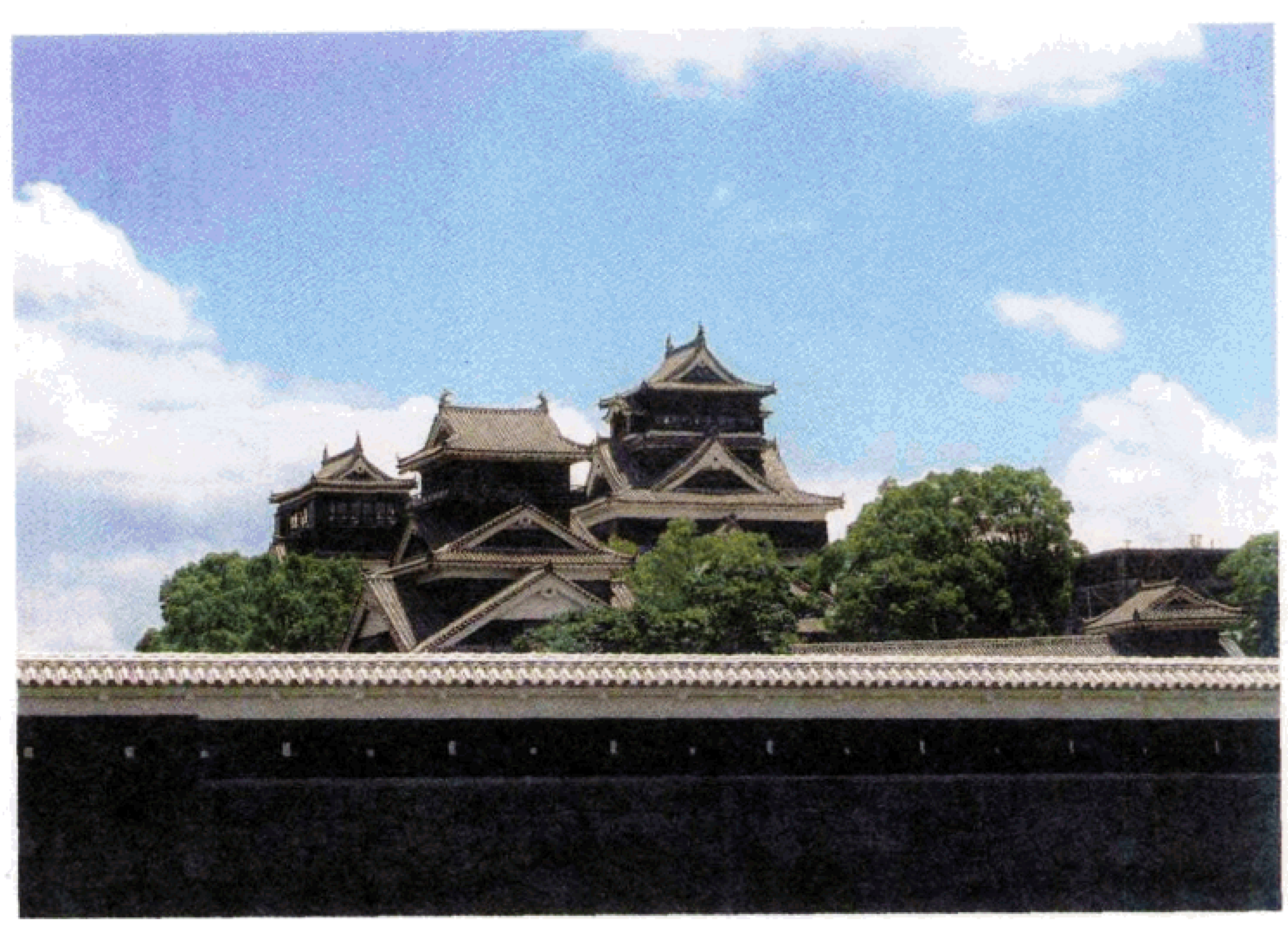
熊本城

熊本城、大阪城、名古屋城是日本三大名城（江户城不算在内），其中尤以筑城名人加藤清正建筑的熊本城更为牢不可破、坚不可摧。清正公手下有一团名匠，在朝鲜半岛历经西山浦倭城、蔚山倭城、安边倭城……累积众多经验，最后的筑城技术结晶正是熊本城。

明治十年（1877），以西乡隆盛为总帅的三万余士族（旧武士阶级）兵，因不满新政府对明治维新有功的士族实施阶级瓦解政策，举兵起义，这就是日本史上最后的内战——西南战争。西乡隆盛攻打固守在熊本城内的四千人官军与其家族，整整包围了五十多天仍攻不下，最后只得撤军鹿儿岛。当时西乡隆盛说："我不是败在官军手下，而是败给了清正公。"

也就是说，加藤清正筑城二百七十年后，由明治新政府证明了熊本城确实是座攻不破的坚城。四百多年后的今日，熊本城依旧是"火国"的象征。"火国"是熊本县别称，火山很多之故。

加藤清正是丰臣秀吉的家臣，生于1562年，故乡是爱知县名古屋市。母亲跟丰臣秀吉的生母是堂（表）姐妹，九岁起便在秀吉身边当家僮，立下许多武功。二十六岁成为二十五万石大名，以熊本城为根据地。清正公成为半个肥后



绵延的城墙更加强了“难攻不破”的印象。

国领主后，本来打算修筑居城，却因奉命侵略朝鲜，迟迟无法开始。秀吉过世后，大约在关原合战前后才动工，1607年落成，这时才把原有的古城名称“隈本城”改名“熊本城”。由于在关原合战立了功，德川家康赏给他整个五十二万石肥后国（熊本县）。而熊本城竣工时，清正为了纪念，种下两株银杏树，因此熊本城别名是“银杏城”。

加藤清正生前对丰臣秀吉忠心耿耿，在秀吉死后一直扶助其遗孤秀赖，但1611年3月于京都二条城完成家康与秀赖会见的任务，归国途中发病，6月24日病逝熊本，享年五十。清正过世四年后，德川家康便歼灭了丰臣家。

继任的是年仅十一岁的次男忠广，但二十年后，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抄家、没收领地，沦落为俸禄一万石、身边只有二十多名家臣的软禁身份，五十三岁病殁。之后忠广的长男与次男均自尽，俸禄全被没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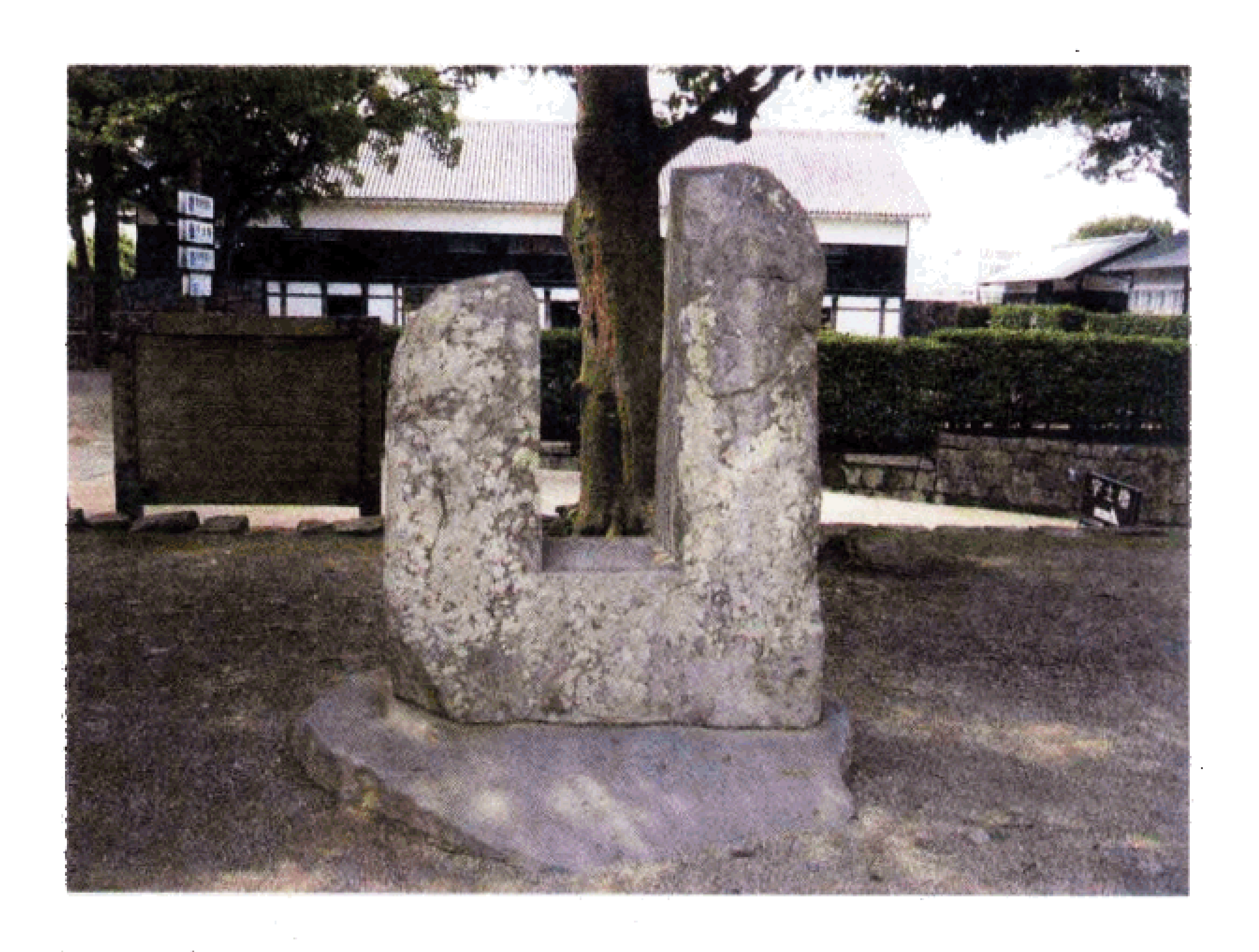
规模仅次于大、小天守的宇土橹亦属于重要文化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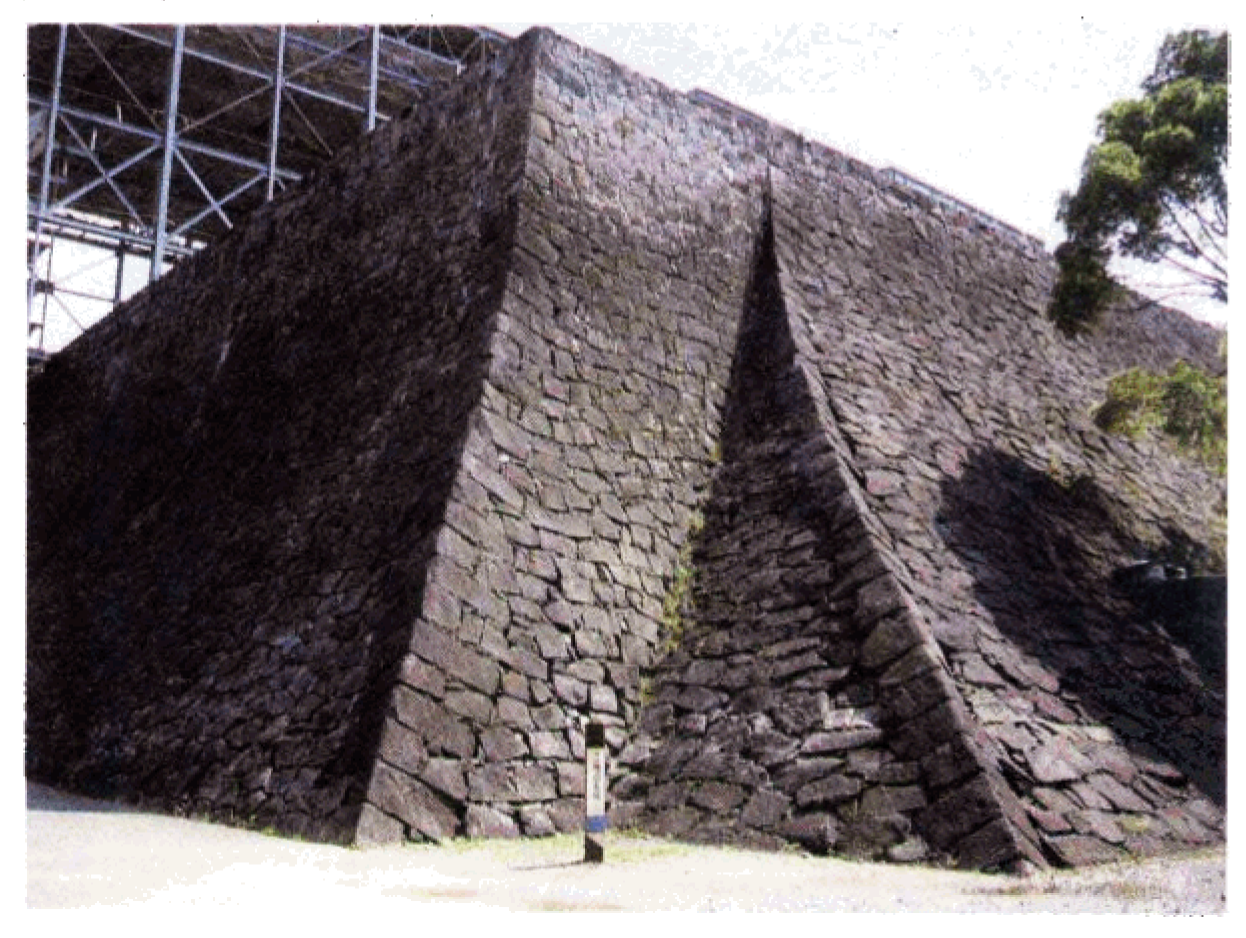
熊本城筑城传说中最有名的是“横手五郎的首挂石”。城墙石块均取自JR熊本车站西边的花岗山，据说当时有块凹形大石块，几个大男人合力也搬不动，最后由一个名叫横手五郎的大力士把石块挂在脖子上，轻而易举地走了两公里。

这人很勤快，从不发牢骚，总是埋头苦干。某天同伴问他：“你那么努力工作要干吗？”五郎回道：“想到将来这座城是我的，再苦也无所谓。”

这对话传到筑城奉行（监督）耳里，细查之下，得知五郎为报父之仇，假扮石工，打算伺机暗杀加藤清正。众奉行一听觉得大事不妙，便将五郎换到挖掘水井岗位。

熊本城内有一百二十口水井，最深的达三十九米。五郎奉命掘井，挖到深处时，奉行们命人掷下大石块。然而无论抛进多少块，五郎总是毫不费力接住垫在屁股下，如此一来，石块丢得愈多，五郎随之跟着上升。众奉行苦思恶





上图：横手五郎的首挂石。

下图：城墙愈往上愈垂直，能有效阻挡敌人攀爬。

想，才想出掩埋方式，于是命人抛进大量细沙，终于把五郎活活埋死。横手五郎的“首挂石”目前仍留在城内，是重一点八吨的花岗岩。

横手五郎的父亲是木山弹正，木山是肥后国南边天草豪族之一。简单说来，当时肥后国北半边是加藤清正的领地，南半边是小西行长的领地。小西行长在建筑宇土城时，央求当地五豪族协助，却遭拒绝。天下人丰臣秀吉认为这是造反行为，命加藤清正协同小西镇压天草叛乱。

清正与木山弹正单骑对打时，日头已下山，四周昏昏暗暗。弹正压着清正躺在地面，某士兵分不清到底谁是主人，开口问缠在一起的两人：“主人是上是下？”被压在下面的清正大喊：“从上面一口气刺下！”士兵听命用长矛一口气刺穿两人。结果长矛刺死了木山弹正，却停在清正的盔甲腹部，清正好不容易才摆脱困境。横手五郎说要为父报仇，正是基于上述理由。

五郎是否真埋在井内，不得而知，五郎日后成为清正的家臣倒是事实。我想，“首挂石”传说可能是真的，但五郎被埋在井底的传说则是后人创造的。

另外还有一段传说。木山弹正有位名叫阿京的侧室，听闻丈夫战死的消息，亲自率领二三十骑娘子军闯入加藤军阵地，打算砍下清正头颅。没人看出马上的武者是女人。阿京武功不错，就在骑马奔向清正之际，眼前突然出现挡住去路的梅枝，阿京趴在马匹上躲过，不料树枝挑起阿京的头盔甩向一旁。

头盔下出现一个皓齿朱唇的美女，加藤军看得目瞪口呆，纷纷大喊：“是女人！”于是本来围在四周观看的小卒全蜂拥而上，把阿京拖下马匹，用长矛刺死。阿京断气前死不瞑目地大喊：“可恶的梅花！这梅树日后即便开花，也将永远不会结果！”

自那以后，人们便把它取名“兜梅”。这株树龄五百年、高三米、根部圆周约二米、东西树枝长约十一米、南北树枝长约六米的卧龙梅（白梅），目前成为熊本县指定天然纪念物，位于天草市延庆寺后院。据说每年都会开花，却不会结梅子。

金泽城

对日本战国史稍有涉猎的人应该都知道前田利家这号人物吧。他是尾张（爱知县）人，先后侍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而逐渐出人头地，最后成为所有大名中势力最强的百万石加贺藩（石川县）藩祖。

前田家在明治时代是华族中仅次于公爵的侯爵地位，目前也是日本名门中之望族，不但献出江户时代宅邸成为今日的东京大学，战后又将驹场宅邸改建为近代文学馆，连位于镰仓的别墅宅邸也捐赠给镰仓市。前田家不愧是名门中之望族，无论战前战后，始终是日本的文化贡献者。

金泽城是前田利家建造的居城，跟丰臣秀吉的大阪城一样，本来均为一向宗（净土真宗）寺院遗迹。在织田军歼灭一向宗之前，加贺国是一向宗门徒统治的领地，足足统治了百年之久。

利家与阿松是战国时代典型的夫唱妇随鸳鸯，夫妻膝下育有二男九女，是日本战国史上生育率最高的夫妻。他们与丰臣秀吉、宁宁（北政所）夫妻感情甚佳，秀吉还收利家女儿阿豪（后为宇喜多秀家的妻子）为养女。丰臣秀吉过世后，利家也在翌年离开人世，当时德川家康以第二代城主利长欲谋反的罪名，打算削弱前田家势力，利长只得将母亲送至江户当人质，摆脱窘境。日后



金泽城正门（photo by © 田中十洋）。





金泽城箭楼。

又让异母弟利常娶了二代将军秀忠的女儿珠姬（三代将军家光的姐姐）为正房，加强前田家与德川家之间的纽带。

利长过世后，阿松才结束长达十四年的江户人质日子回到金泽城。第三代城主利常虽是利家与阿松侍女生的孩子，但非常孝顺这位第一夫人，并尽其所能厚待其他异母姐妹。

目前金泽城一旁的大名庭园兼六园，是十二代藩主前田斋广的退隐居所，占地约三万坪（十万平方米），与冈山市的后乐园、水户市的偕乐园并称日本三大名园。

金泽城别称“火难城”，换句话说，经常遭遇大火。城堡右方是浅野川，左方是犀川，形成天然护城河，远方有潟湖，临日本海。虽是风光明媚的要害之地，却因日本海特有的焚风气象，时常遭火难。

前田利家1583年4月进城，登上城主宝座后，城中心的本丸大厅即遭落雷，当时利家的长男利长待在现场，落雷击中他一旁的柱子，差点丧命。1602年10月，天守阁又遭落雷烧毁，火势蔓延至本丸御殿，连为珠姬建筑的新婚宅邸也化为灰烬，加上火药库爆炸，一直延烧至城下町。

当时天守阁的斗拱虹梁是砍掉邻町小滨神社的神木而制成，大火当天刚好是宇贺祭，城下町的男女庶民都在街上欢闹，是个风势很强的雪天，死伤惨重，日后众人都说是神木作祟。在那以后，金泽城便不再建筑天守阁，而以三层橹代替天守阁。天守阁落雷事件前五个月，城内发生一件惨事，详情记录在加贺藩史书《三壶闻书》。

据说，利长身边有位一万石俸禄的重臣，名叫太田长知。这人某天在自家宅邸院子捉到一只小狐，太田用各种方式折磨至死，其间母狐一直在围墙上哀号。之后每天夜晚那只母狐都会出现在围墙上悲啼。过了几天，城内举行能乐宴会，利长的侧室都在垂帘内观看能乐。其中有位侧室对太田一见钟情，不专心观赏能乐，眼光频频望向太田。其他侧室见状，向利长密告此事，导致这位

侧室失宠，夜夜孤眠独宿。

某天夜晚，这侧室偷溜至城外去找太田，之后两人瞒着主君男欢女爱了几次。消息传到利长耳里，利长命其他重臣在城内走廊杀死太田，尸体搁在串联本丸和二之丸的极乐桥畔示众。侧室和五名侍女也遭残酷拷问凶死。事后众人都谣传是母狐为小狐复仇的果报。五个月后，天守阁就遭落雷而引起大火。反正那个时代只要有天灾或人祸，庶民便会沸沸扬扬地谣传这类怪谈。

十八年后的1620年12月深夜，本丸大奥又起火，所幸这时只烧毁藩主夫人公馆而已。接下来是十一年后的1631年4月，寺院门前町失火，这场大火烧掉两个町，也延烧至城内本丸，据说至少烧掉一千户人家。

总而言之，直至幕末时期，金泽城总计遭遇了五十六次火灾，其中规模最大者更烧掉一万五百多户人家，称其为“火难城”确实也不为过。

松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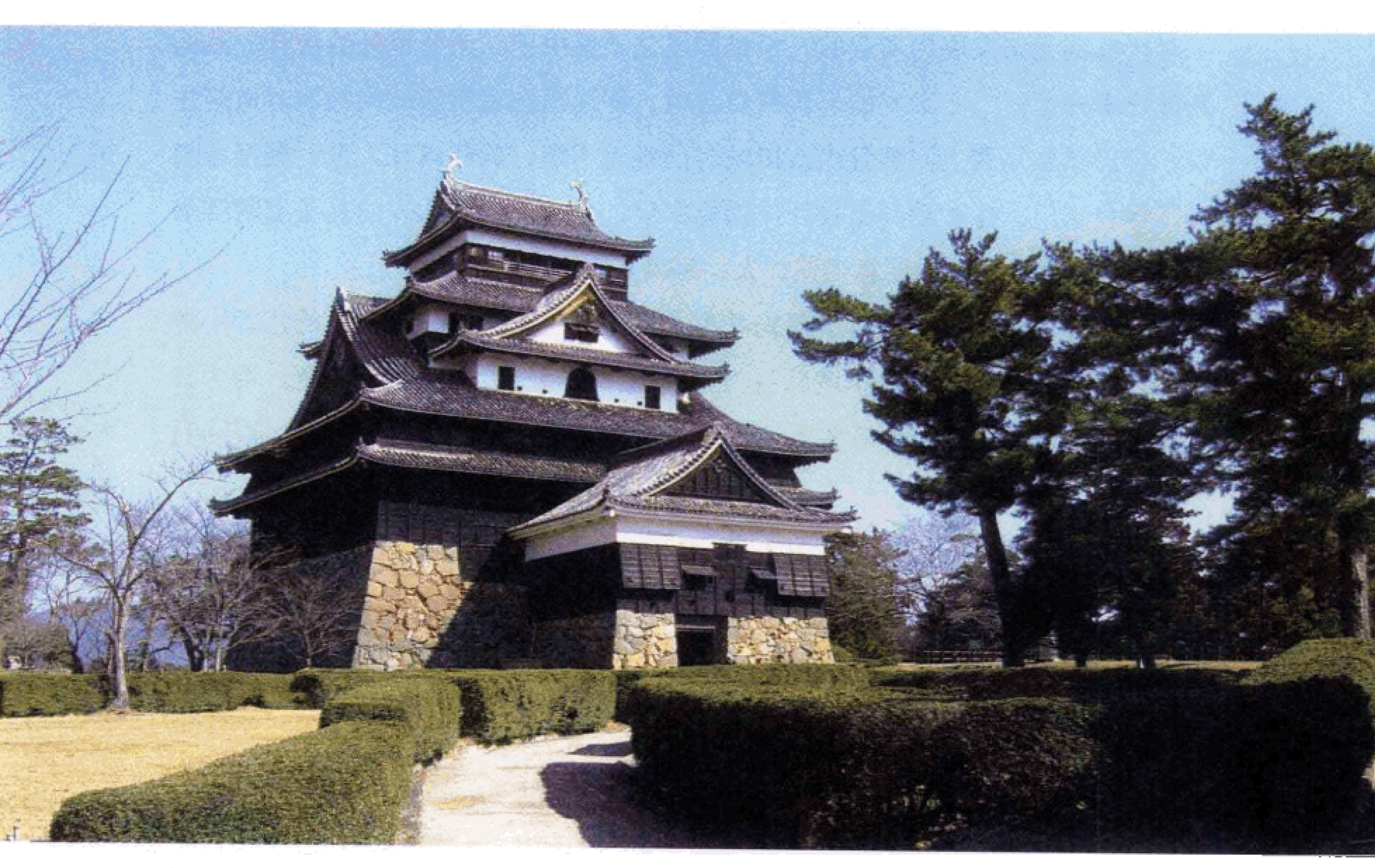
松江城位于岛根县松江市，是日本国家重要文化财，也是目前拥有“现存天守”的十二座古城之一，别名“千鸟城”。

第一代城主是堀尾吉晴。堀尾原本是尾张国丹羽郡御供所村（爱知县丹羽郡大口町）豪族家长男，因父亲的主君与织田信长敌对，主君家灭亡后，堀尾成为浪人，躲在深山当猎人。丰臣秀吉奉织田信长之命攻打岐阜城时，偶然在山中认识了堀尾，由他当向导，引领丰臣一行人走兽径，从背面攻下岐阜城。之后成为丰臣政权重臣之一，是远江国（静冈县）滨松城十二万石领主。

秀吉过世后，堀尾归附德川家康，五十五岁时退休，让次男忠氏继承领主地位。家康赏赐了越前（福井县）府中五万石给堀尾作为养老金。关原合战前，德川军攻打会津（福岛县）上杉景胜之际，堀尾吉晴也报名从军。但家康命令堀尾回府中监视大阪情势，只带忠氏进军。

堀尾回府途中，在三河国池鲤鲋（爱知县知立市）与挚友刈谷城主水野忠重相聚。忠重与家康生母是同父异母姐弟，算是德川家康的舅舅。凑巧西军的加贺井秀望（重望）也在场，三人便进行了一场吴越同舟酒宴。

不料加贺井是西军石田三成派来刺探东军情势兼说服水野归附的耳目，吴



松江城的天守阁依旧保持着木造结构。

越同舟酒宴变成杯酒戈矛惨剧。酒过三巡，议论演变成面红耳赤的拍案怒骂，加贺井拔刀当场砍死水野，再砍向堀尾。堀尾侥幸逃过刀口，也拔刀迎击砍死了加贺井。

水野的家臣闻声赶来，看到堀尾握刀呆立现场，误以为是堀尾砍死两人，二话不说便围攻堀尾。此时堀尾身负十七刀，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因此他无法参加两个月后的关原合战，所幸儿子忠氏代父奋战。战后，家康为了表彰父子俩的功绩，将堀尾父子移封至二十四万石的出云富田（岛根县安来市）。

月山富田城是标高一九七米的山城，战乱时是难以攻陷的要塞，但在和

平时代反倒无法发展为商业城，于是堀尾父子看中了二十公里外的松江。然而新城还未开工，二十七岁的忠氏突然去世，据说是在视察新城候补地时遭蝮蛇咬，忠氏趴在马背上回到月山富田城时已昏迷不醒，就此离开人世。堀尾吉晴为了保住家门，急忙动身前往江户谒见家康，恳求让年仅六岁的孙子忠晴继藩主位，而身为祖父的他愿意当监护人。家康答应了。

1607年开始筑城，设计者是医学家兼《太阁记》、《信长记》的作者小濑甫庵，堀尾吉晴自己担任筑城总监督。堀尾吉晴跟加藤清正并驾齐驱，均为日本史上的筑城名人。四年后冬季，松江城竣工，但总监督堀尾吉晴却在同年6月撒手尘寰。

松江城竣工前曾发生两起女人悲剧。德川幕府1603年允许堀尾父子建筑新城，藩主和众家臣闻讯后都春风满面，精神抖擞，月山富田城内洋溢着喜气。第二代藩主忠氏有个小七岁的妹妹小那姬，因妇科病白带日渐恶化而落寞寡欢，决意自杀。

小那姬和乳母于秋季某个月黑夜，偷偷离开富田城，来到城外二公里远的池子，小那姬打算投水自杀。乳母本来要一起寻死，却遭小那姬阻止，她命乳母在池畔盖草庵陪伴她的灵魂。如今那座草庵已成为廿原堤神社，信徒多为妇科病患者。而藩主哥哥忠氏在翌年骤逝。

年仅七岁的小藩主忠晴继任后，忠氏与小那姬的姐姐胜山、姐夫野野村企图篡位，让自家十三岁的儿子登上藩主宝座。事件发生在忠晴九岁的1607年，藩主监护人兼筑城总监督的吉晴正忙着工程，同妻子一起住在工地带头指挥。这期间，月山富田城暂且交给女婿野野村代为掌管。野野村夫妇认为机不可失，将小藩主连同乳母禁闭在房内，起初欲将之毒杀，却被乳母识破，接着又打算派刺客暗杀。

所幸胜山有个贴身侍女和乳母交情甚深，事前警告乳母。野野村的家臣中也有人基于同情而伸出援手，小藩主和乳母便于某个风雨夜逃离富田城，连夜赶往松江，并派遣快递信使向吉晴求救。





上图：小泉八云旧居。

下图：“武家屋敷”是江户初期中级武士的宅邸，目前所见者为1733年大火后重建。

住在二十公里外的祖父吉晴得知消息后，当场派家臣前去迎接，二者在半途相遇，小藩主和乳母才得以平安抵达松江。日后，野野村被流放至隐岐岛，在该地奉命自杀。儿子逃到京都，翌年死亡。胜山虽保住性命，却日夜过着悔恨日子，十年后去世。忠晴在三十五岁那年过世，由于正房、侧室都没有孩子，堀尾家就此断后。

第四代城主京极忠高，是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四女婿，但他只当了四年藩主便病逝。接下来的藩主是松平直政，亦即德川家康的孙子，直至明治维新为止，松江城藩主持续十代都是松平氏。

现代人到当地旅游时，除了欣赏松江城雄姿外，千万别忘了到北边的小泉八云旧居去看看。参观完小泉八云旧居和纪念馆后，顺着马路向东，还有江户时代的武家宅邸值得观看。再往东走，也就是鬼门方位，便是松江城镇守寺院普门院。普门院前有座十米长的木桥，搭乘护城河游览船时会通过底下，通过后一仰头，就能看到河畔有个无脚女幽灵雕像正在俯视着你——这是小泉八云撰写《怪谈》的灵感原点。

小泉八云是爱尔兰（父亲）、希腊（母亲）混血儿，四十岁时来到日本，第一处定居地正是岛根县松江市。他自普门院住持口中听闻寺院后院的小豆洗桥传说，日后写下《燕子花幽灵》怪谈故事。如今桥已不存，只是现代人仍把普门院前的木桥视为传说中的小豆洗桥。

故事大意是，自古以来传说在小豆桥上唱谣曲《杜若》（燕子花）会遭遇横祸。某天夜晚，有位熊心豹胆的武士故意在桥上朗声唱了《杜若》，结果没发生任何事。武士得意洋洋凯旋。不料自家大门前站着一位女子，看到武士回来，递出一个盒子，对武士说："有位夫人托我送盒子过来。"说毕，女子消失踪影。

武士纳闷地打开盒子，盒内装着个幼儿头颅。武士慌忙冲进自家，只见客房成了一片血海，血泊中躺着个没有头颅的幼儿尸体，正是武士的儿子……

名古屋城

荣登将军宝座的德川家康，于1609年决定让当时年仅十岁的九男德川义直掌管尾张国（爱知县西部），命二十余家西国旁系大名（关原合战后才归服的大名）协力建筑名古屋城，奉命的有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前田利光、毛利秀就、细川忠兴、浅野幸长、福岛正则、藤堂高虎……其中最需要高度技巧的天守阁石墙正是筑城名人加藤清正的职分。

名古屋城位于织田信长出生的那古野城城迹，信长搬到清须城后（1555），那古野城便成为废城。关原合战结束时，掌握天下霸权的德川家康考虑到丰臣秀吉遗孤秀赖和其母亲茶茶仍守在大阪城，而名古屋又位于全日本的中央，是交易和资讯汇集地，认为名古屋是德川家往后的主要据点，因此把丰臣秀吉的近臣，也是清须城城主的福岛正则扔到安芸国（广岛县），再让自己的四男松平忠吉搬进清须城（清须城紧邻名古屋市）。

不料二十一岁的忠吉七年后病逝，家康便让九男义直接手清须城。两年后又命义直迁移至名古屋，同时向西国诸大名下令：必须建一座比清须城更巩固的城池。

老奸巨猾的家康命西国大名筑城的目的，当然是想削减这些丰臣旧部的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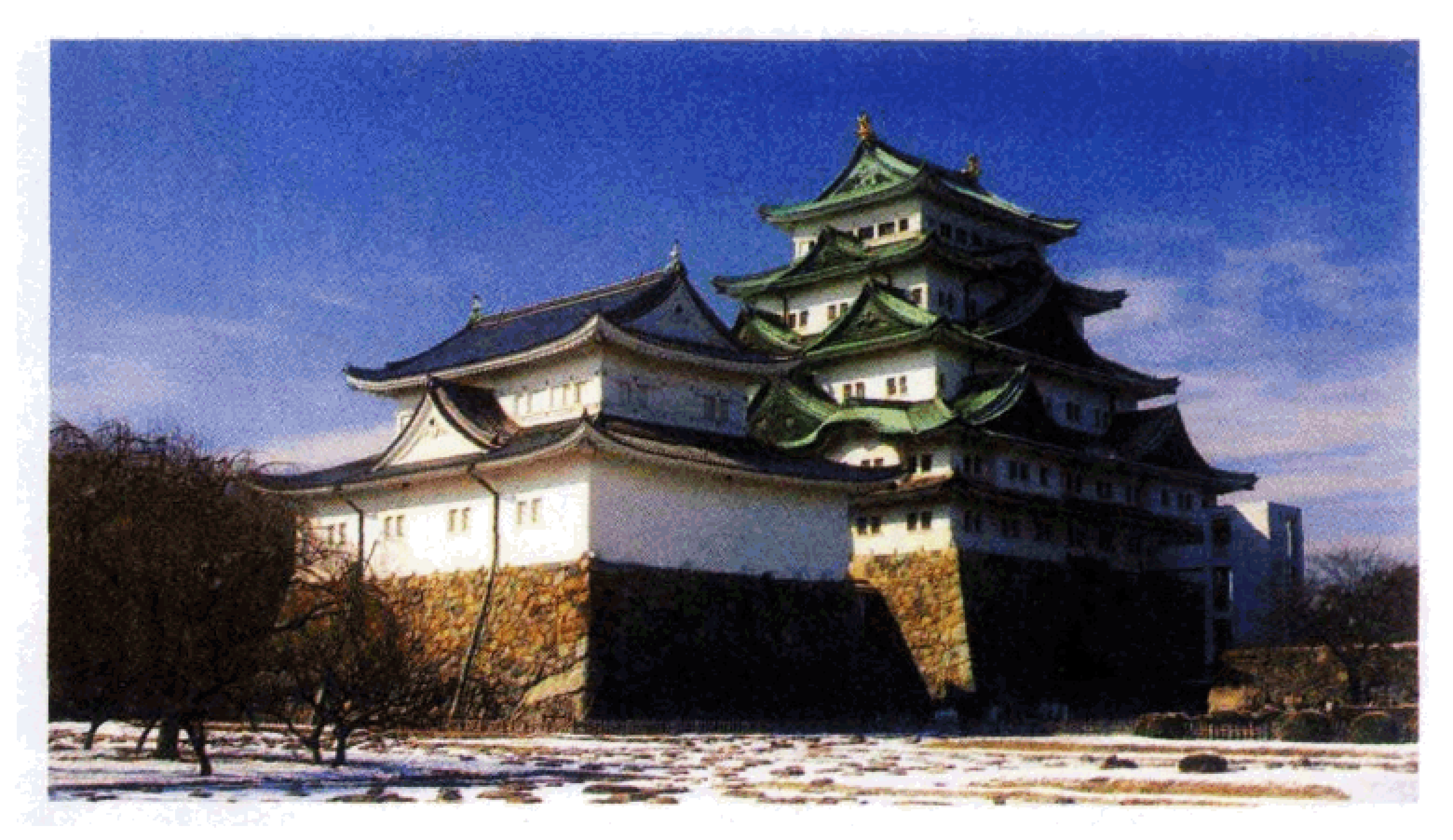
空袭前的名古屋城。

力。福岛正则接到命令后抱怨说："老是叫我们做牛做马，我们这些旁系大名总有一天会破产。"加藤清正回他一句："不想筑城的话，你干脆回故乡准备招兵买马吧。"意思是说，不听命就得准备跟德川幕府打一仗。福岛正则听后也只能噤若寒蝉。

不过，加藤清正大概也吞咽不下这口气，他在石墙四个角落的大石刻上负责工程的家臣名字，其他大名也在自己苦心搜集堆砌的石墙上留下类似象形文字的刻印，一直留存至现代。

1610年开始筑城，两年后完成大天守。再过两年，壮阔的三之丸竣工，名古屋城变成可以拥有大量士兵的实战城池。三个月后的10月，家康发起大阪冬之阵，彻底杀绝了丰臣家。而当时十五岁的尾张藩初代藩主德川义直，也是在此时初次上阵。

名古屋城的象征是大天守屋顶那对阴阳"金鯱"，即中文建筑中的"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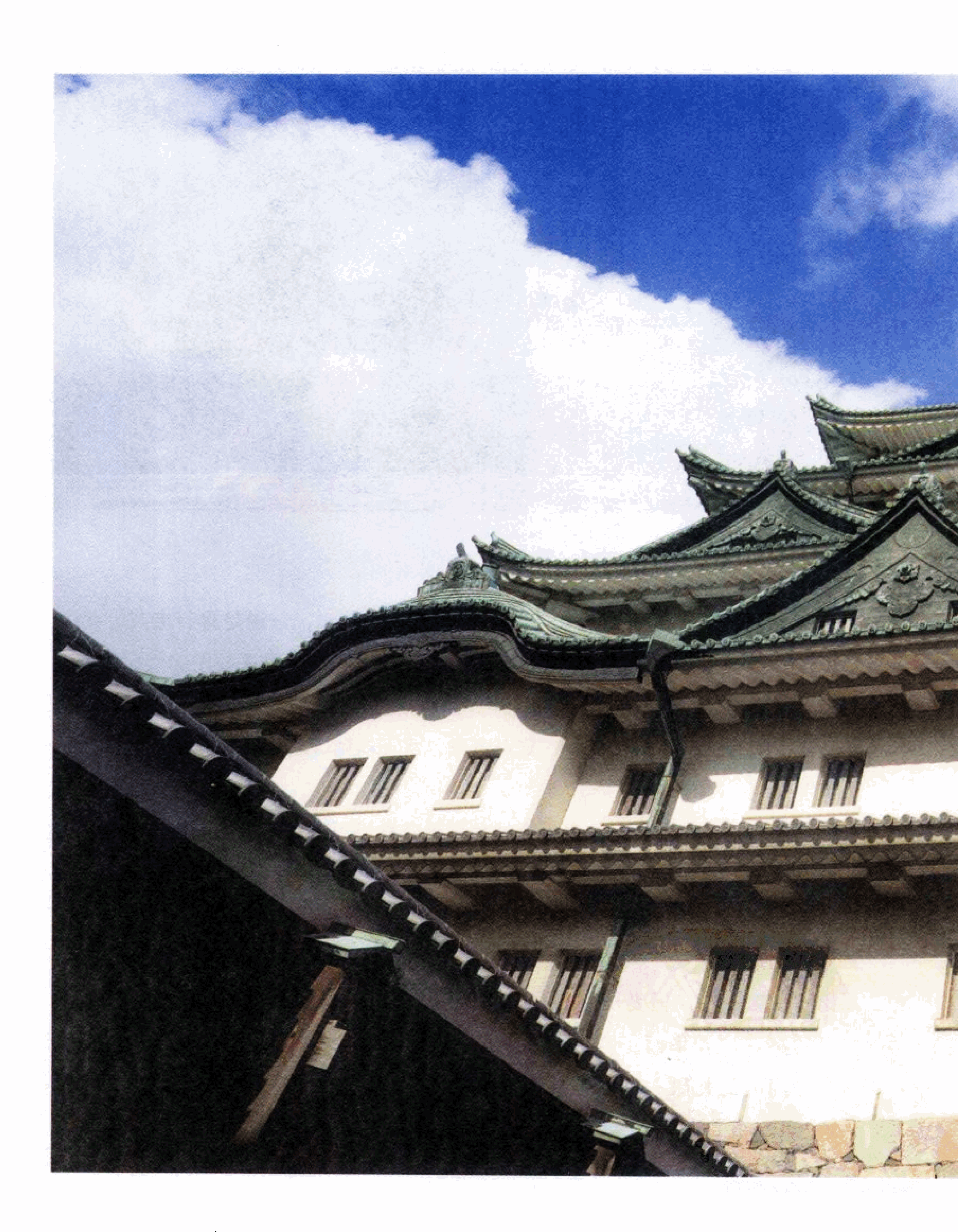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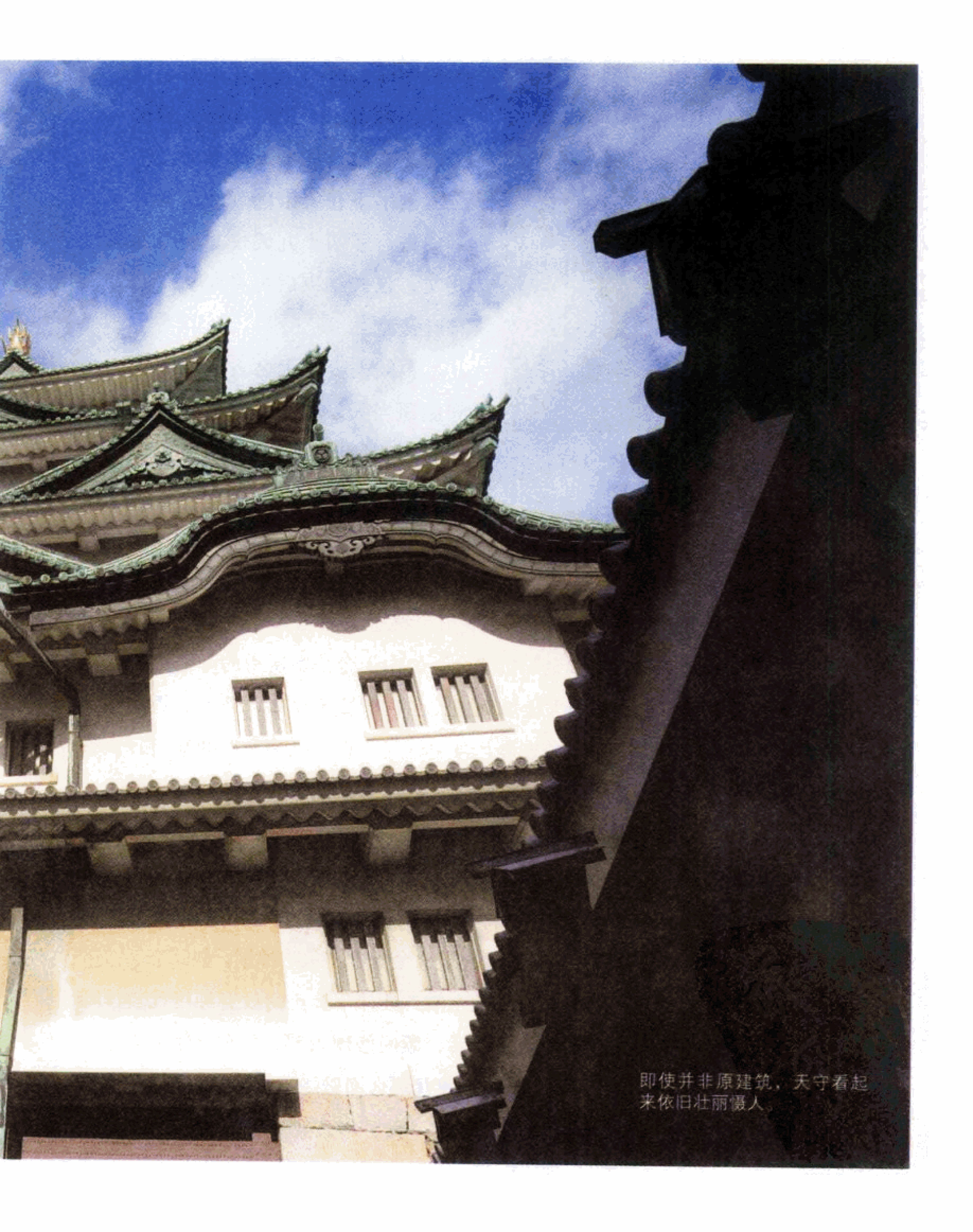
重建后的名古屋城。

尾”、“吻兽”。据说是龙神所生的九个儿子之一，一说是排行老二，另一说是排行老九。《司马相如列传》中有这么一段：“于是乎蛟龙赤螭，鰅鰫鳒离，鰅鳙鰬魠，禺禺鱋魶，揵鳍擢尾，振鳞奋翼，潜处于深岩；鱼鳖欢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浩汗，丛积乎其中。”

到底是兽还是鱼，浅见寡闻的我直至今日仍不得答案，反正在日本是一种据说能灭火的虎头鱼身神物。而名古屋城大天守屋顶的这对金鯱夫妇也可以说是名古屋人的精神支柱。

北边是身高二六二厘米的雄鯱，南边是身高二五八厘米的雌鯱，妻子比丈夫矮一些。但妻子身上有二三六片金鳞，丈夫只有一九四片，果然是妻子的穿着比较华丽。心脏是木制的，肉体的材质是铅板、铜板，最后穿上金光闪闪的礼服。这两件礼服在当时花了一千九百四十枚大金币，相当于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五两小金币，换算成纯金，重约二一五点三公斤。





即使并非原建筑，天守看起来依旧壮丽慑人。



虎头鱼身的名古屋名物也成为护身符的一种了。

据说，德川家康在这对金鯱夫妻体内暗藏了降伏丰臣秀赖母子的咒文。是怪僧天海奉命派七位密教手下在美浓国（岐阜县）深山进行了四十九天仪式所得的咒文，仪式结束后再将咒文交给幕府忍者。

金鯱夫妻登上名古屋城大天守屋顶当天，大阪城内的秀赖也同时不明所以地病倒。秀赖的母亲茶茶唤来纪州（和歌山县）一位著名修验道修行者，诵经护摩火供之后，得知东方有一股非凡妖气。继续进行仪式后，查出是名古屋城大天守屋顶的金鯱夫妻在作怪。

那位修验道士建议把丰臣秀吉建筑的金茶室移至大阪城天守最上层，让秀赖睡在里面。简单说来就是以“金”抗“金”。由于金茶室所用的金箔量比金鯱夫妻身上的礼服还要多，加上大阪城天守比名古屋城天守高，秀赖真的在四五天后恢复了健康。倒霉的是金鯱夫妻，身中返咒，在无风又无雷的某天，双眸同时起火，夫妻俩变成盲金鯱。德川家康听到此消息，暗叫不妙，赶忙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攻打大阪城，这便是大阪冬之阵。

同年寒冬某夜，一群资深修验者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名古屋城大天守，将金鯱夫妻体内的咒文换成另一张。翌年4月，德川家康吃了鲷鱼天麸罗后，突然说腹痛，口中梦呓般的喃喃自语：“金鯱起火了，金鯱被鲷鱼吃掉了。”

百余年后，名古屋藩由于财政危机，把金鯱夫妻卸下，重新换穿纯度比较低的金礼服。执行任务的官员在拆掉金鳞片后，顺便修理内部，发现金鯱夫妻体内各有一张写着外星人文字的兽皮，但已因年代悠久而破烂不堪了。

先说在前头，上述这段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我可不负文责，大家听听就

好，千万别来同我对簿公堂。倒是根据史料，江户时代的名古屋藩确曾为了拯救财政，三次换掉金鯱夫妻的礼服，分别是1726年、1827年、1846年，最后让厮守两百余年的金鯱夫妻落到只穿一件单薄金外衣的惨状，甚至还要套上铁丝网，以免经不起风吹雨打（应该说是见不得人）。

金鯱夫妻既是名古屋的象征，也是名古屋人的自豪，那么，为了拯救自家财政而脱下豪华礼服换上单薄金衫、套上寒酸铁丝网，倒也无所谓。但世上就是有些爱钱如命的家伙竟然想偷夫妻俩身上的金鳞。

最有名的是江户时代中期正德年间（1711～1715）名叫柿木金助的大盗，乘着大风筝飞至大天守屋顶剥下三片金鳞。当然这是虚构创作，是初代“怪盗作家”并木五瓶的剧本作品《倾城黄金鯱》。怪谈作家冈本绮堂也曾和另一位剧本作家共同创作了《金鯱·噂·高浪》剧本，在东京歌舞伎座演出，获得好评。不过，柿木金助是真实存在的大盗。

明治维新后，名古屋藩最后一代藩主德川庆胜决定拆毁城池和金鯱夫妻，换成现金补助失去世袭俸禄的众藩士，让他们可以获得资金从商或务农。就在金鯱夫妻面临危机前夕，听到风声的驻日德国公使挺身阻止，市民也强烈反对，德川庆胜只得改变主意，干脆将整座城池和金鯱夫妻都纳献给新政府宫内省。

明治五年（1872）起，可怜的金鯱夫妻开始过着分居生活，丈夫在国内各个博览会会场巡回演出，妻子则被迫前往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抛头露面。归国时据说船在伊豆海上遇难沉没，在国内掀起一阵轩然大波。事后才知道妻子在香港换船，平安无事回到日本。

回日本后，妻子在东京博物馆休息，丈夫依旧在国内各地拼命巡回演出赚钱。分居了整整八年，名古屋财界人士联名向宫内省请求归还，金鯱夫妻这才总算松了一口气，又回归到名古屋城大天守屋顶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无奈好景不长，昭和十二年（1937）1月出现一名“昭和柿木金助”，

竟然在元月初四自中午就躲在大天守内，待夜晚再爬到屋顶自丈夫身上剥下五十八片金鳞。妻子见状气得跺脚大喊：“要么就剥我身上的，干吗把我丈夫脱光？”

雄鯱身上是一九四片金鳞，剥掉五十八片，等于赤裸着三分之一肉体。当时名古屋城正在测量尺寸，天守阁四周架着梯子，第二代“柿木金助”才有办法爬到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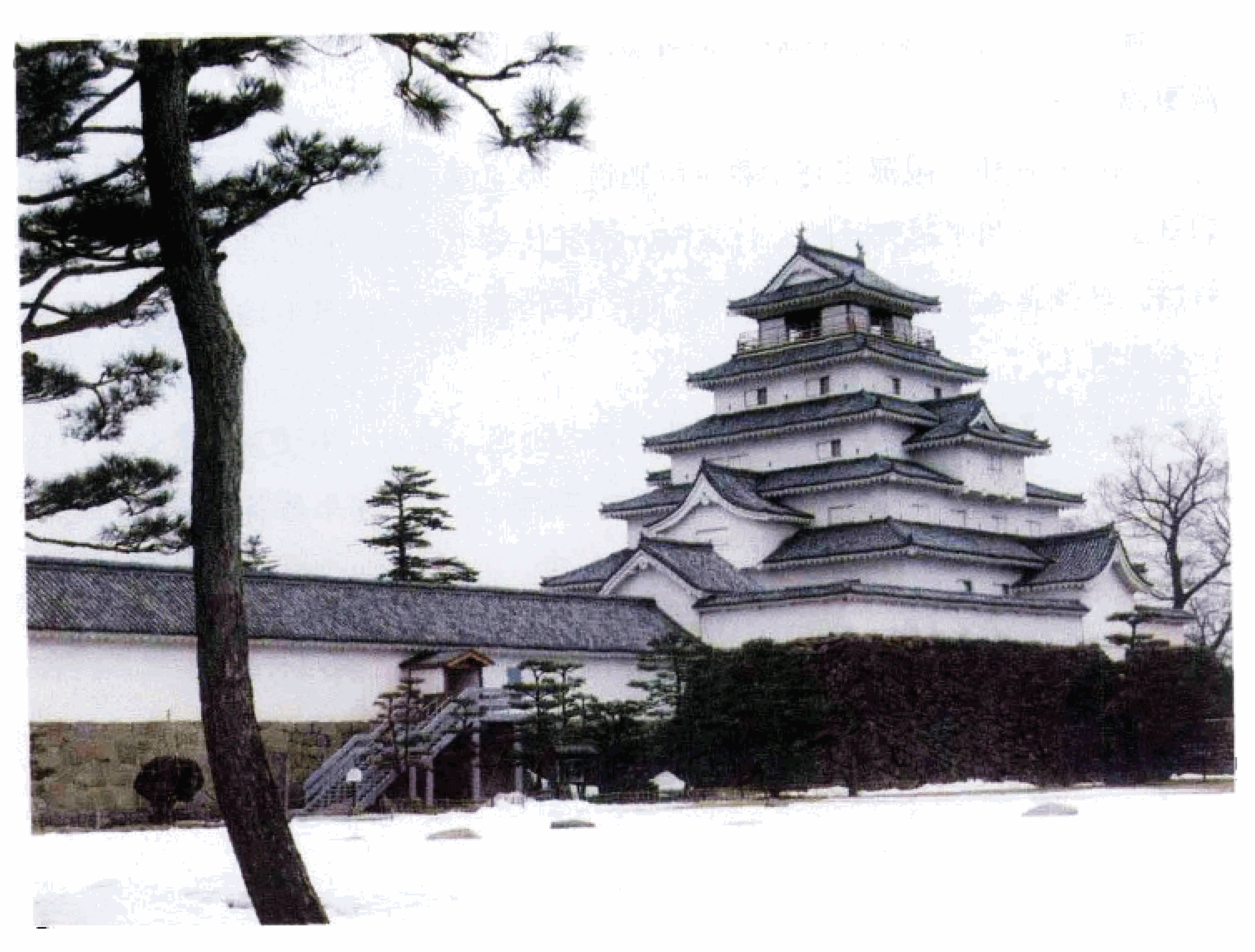
元旦假期过后，工人初七才发现丈夫金鯱衣衫褴褛。由于宫内省在昭和五年（1930）将整座城池归还名古屋市，并指定为国宝，所以名古屋市长慌了手脚，对媒体下了缄口令，经过一个月秘密侦查才逮捕了大盗，市长也因此而引咎辞职。由于大盗将金鳞片铸成金块四处卖给银楼，名古屋市只得再度买了金块为丈夫补丁。

然而八年后的昭和二十年（1945）五月，美军屡次空袭名古屋，市长为了维护国宝，便先将妻子金鯱自屋顶卸下。正打算也让丈夫逃难时，5月14日下午三点，美军进行大空袭，大半名古屋市化为焦土，金鯱夫妻也同时在城内阵亡。17日的大空袭更摧毁了整个名古屋市。

因为妻子先一步自屋顶避难，所以虽然光荣阵亡，仍残留着金块燃渣尸体，暂时成为美军阶下囚，美军事后再还给日本政府。昭和四十六年（1967），日本政府将金鯱妻子尸骸还给名古屋市，其中一部分成为名古屋市旗的竿头装饰，其他重新铸造成两个金锅子。

目前的名古屋城天守阁是昭和三十四年（1959）重建的，复原的第二代金鯱夫妻没有初代那么豪华，穿的是18K金礼服，丈夫身上有一一二片金鳞，妻子身上是一二六片金鳞，纯金重量总计约八十八公斤。比起初代的二一五点三公斤确实单薄许多。反正现代是地球暖化时代，穿少一点也无妨，重要的是目前仍在扩建家园本丸御殿，第一期工程预计在2020年完工。

好笑的是，当时以四亿日元（此价格完全不计成本）承包建筑工程的“间组”建筑公司社长，本来打算模仿加藤清正在二代金鯱夫妻眼睛上嵌钻石做刻



会津若松城天守上也有一对银鯱。

印，却遭阻止，所幸他的心愿在会津若松城（通称“鹤城”）实现。会津若松城天守阁屋顶的银鯱夫妻，嘴巴和牙齿是纯金，眼睛正是钻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名古屋城二丸庭园西北方有座“埋御门迹”石碑，位于二丸茶亭附近。这是让藩主在敌方攻进城内时可以紧急避难而设计的安全门。往昔是一道高耸石墙，临难之际，只要藩主穿过这道门，顺着石阶、绳梯抵达护城河，便能搭船逃难到对岸。

守护这扇安全门的护卫被称为“御土居下同心”，总计有十八家，是世袭忍者集团，代代刻苦学习家传剑术、马术、柔术、弓术、泳术、炮术、兵

法、儒学、汉诗、书法、吹笛、茶道等，文武两全，本领大概比现代的特种部队更高。

他们的存在只限藩主与少数重臣知道，而且基于保密，代代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无奈和平时代长达二百多年，连后代藩主也忘了他们的存在。明治维新后，这些忍者集团奉还“忍斩子”时，末代藩主还莫名其妙地问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些忍者集团于江户时代也出现过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儒学者，只是世人不知道他们是忍者家系而已。明治维新后，十八家忍者各自离散，代代相传的忍者技艺大概也就此失传，实在很可惜。

上衫谦信有一句名言是“武运在天，铠甲在胸，功勋在脚下”，Miya把它“不正经”地歪想成“织田是武运，丰臣是铠甲，德川是功勋”。对于德川家康的好耐性，Miya则从饮食上溯源——他很爱吃麦饭，因为小麦的钙质比白米多七倍，如果平日三餐钙质足够的话，就不会易怒、急躁，家康这才能平心静气地等信长和秀吉揉好天下糕……

诸如此类灵机一动、视角独特的解读，专属于Miya。她在本书里继续用诙谐轻松且不乏考据的文字，将只有百余年历史但却风云际会的日本战国时代之大丈夫小女子传神勾勒——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战国第一美女市姬、浅井三姐妹等跃然纸上。而有趣好玩的战国风情、传说、饮食、城池之轶事，也在Miya亲切细腻的笔下活灵活现。



ISBN 978-7-5633-9894-2

9 787563 398942 >

定价：36.00元